



DUZHE

点击下方访问 读者阁 获取更多杂志

duzhege.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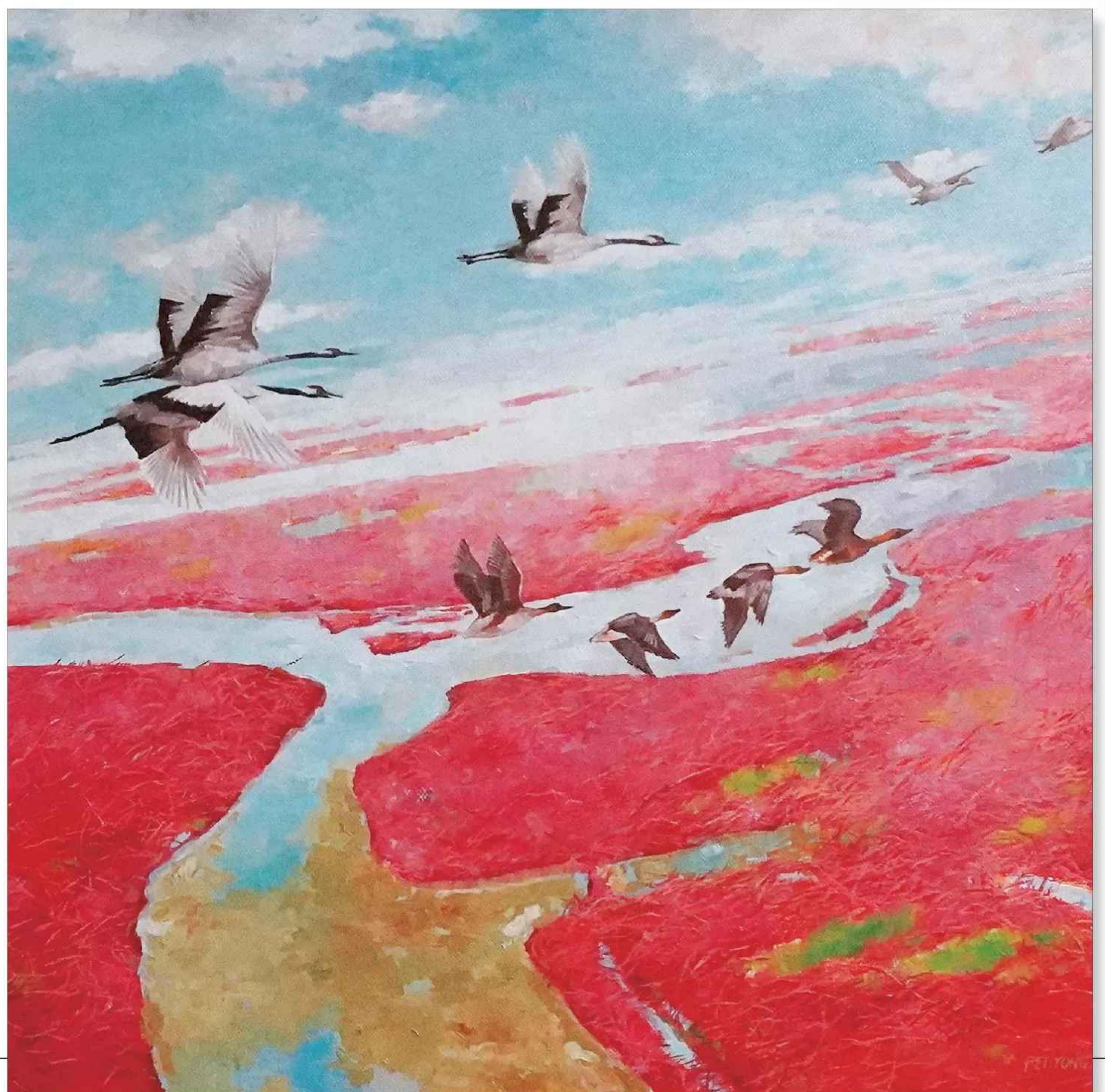
读者®

长空之王

猫

我有我的一盏灯

相信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33



读者微信



读 者

2023 · 13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86 期 七月上



永恒的联结

●慕 明

我在哥斯达黎加旅行时，得到一个启示。

在雨林深处，我跟随当地向导，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同行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但没有谁能像向导那样，仅凭枝叶的轻颤就辨认出盘在树上的绿色巨蟒，一眼看到数十米外树冠上的树懒，通过瓶盖大的沙洞口发现塔兰图拉毒蛛。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观者，习惯了动物园和博物馆，在面对古老自然时却仿佛失明。

有人问向导：“你受了什么训练才能如此敏锐？”肤色棕黑的他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说：“这些都是人们从小就有的能力。我们的祖先在这样的森林里生活了千百万年，如果看不见，不是饿死就是被杀死。你们只不过是失去了本来拥有的能力。”

21世纪初是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但观察力、判断力、耐力，这些让森林古猿进化成人的能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已一点点离我们而去。

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让我们迈上了

从猿到史前人类的道路，人与自己所创造的环境间的互动则描绘了最近一万年的世界图景。人们抱有一种朴素的信念：科技、文化与社会的各方面都必然随着时间推进而进步。几乎所有教科书都以时间轴来标示文明进程，只有极少数摆脱了思维惯性的人，意识到线性模型的天真。他们从某个角度感知到未来的形状，并以身心实践信念，但在同时代人眼里，超前的真实往往被当作虚无的想象。

如今我们知道，神话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们精准捕捉到人的永恒处境。在世界的绝大部分仍被笼罩在未知中时，我们的祖先相信人与人、人与物、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界线，天地间的一切是一个共同体，所有部分都可以互相沟通，甚至互相转化。他们重视、维护这种联结，并从中得到最初的智慧、力量和慰藉。

（字字锦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宛转环》一书，赵希岗图）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 1981 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梁朝阳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10 日、25 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祎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马逸尘
编 辑 南衡山 周广挥
张 妍 王 丹
美术编辑 孟 钊
版 权 尹 莲 2130213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2130196 / 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 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 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颉慧雄 2130113 雷 博 2130132
韩 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 宁 2130173
传 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 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 购 白熠峰 2130250

目

2023年第13期（总第786期）

专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 | | | |
|----|------------|---------|
| 20 | 长空之王 | 何 森 |
| 68 | 十年繁星 | 虢 雪 |
| 1 | 永恒的联结 | 慕 明 |
| 4 | 猫 | 伊恩·麦克尤恩 |
| 17 | 归于泥土 | 耿 立 |
| 19 |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 于尔克·舒比格 |
| 38 | 迟桂花 | 肖复兴 |
| 58 | 耗子 | 萨 基 |
| 72 | 被修改的事物 | 冀 北 |

人物

- | | | |
|----|-----------|---------|
| 10 | 我有我的一盏灯 | 陈 娟 王燕灵 |
| 41 | 无根之兰 | 田玉彬 |
| 50 | 达尔文和他的拖延症 | 大卫·奎曼 |

杂谈

- | | | |
|----|------------------|--------|
| 12 | 消失于互联网时代的那些事 | 帕梅拉·保罗 |
| 28 | 科技的功过占比 | 凯文·凯利 |
| 32 | 为什么身份证号尾号会出现“X” | 郭园园 |
| 42 | 语言的力量 | 李方圆 |
| 60 | 影视剧里的坏人，为什么都爱吃甜的 | 梅姗姗 |
| 65 | 冰箱咏叹 | 梁 爽 |

话题

- | | | |
|----|-------------------|---------|
| 26 | AI 时代，职场人如何建立竞争力 | 脱不花 |
| 62 | 顺着 IP 地址，他们能找到我家吗 | 睿 悅 biu |

人生

- | | | |
|----|----------|---------|
| 8 | 人生莫问来处 | 宽 宽 |
| 14 | 相信 | 蔡 磊 |
| 23 | 碎暖留痕 | 全 笠 |
| 30 | 穿妈妈的衣服 | 黎 戈 |
| 44 | 蝴蝶宝贝 | 左 橙 |
| 52 | 她像鸟飞往她的山 | 小 小 程静之 |
| 66 | 父亲的哭泣 | 么书仪 |
| 71 | 名字与痦子 | 俞晓群 |

生 活

- 18 受邀的名单中，也有他
29 我与小店的黄金时代
48 一只树懒的自我关怀
55 喜剧收场
67 晴耕雨读

张晓风
戴 蓉
蒂姆·柯林斯
雪小禅
冯 杰

文 明

- 24 班婕妤的化妆盒
35 秋天的两种指向
46 闻树的方式
59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63 高铁上为什么信号不好
64 在秦朝考“驾驶证”需要几步

镜 子
穆 涛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许 晖
曾 喆
孙琬璐

悦 读

- 22 言论
36 幽默与漫画
56 献给毕业的你

格兰特·施耐德

意 林

- 9 不要永远深陷于一场大雪
31 生命之河里的石头
43 孤犊之鸣
49 我的独特性是一个幻觉
61 鸡问
61 观人

侯小强
米奇·阿尔博姆
侯美玲
切斯瓦夫·米沃什
黄永玉
刘 塘

点 滴

- 7 尽我所能
13 得一物以摄之
16 谷物中国
25 绿植生活
34 春洗
34 夏天的样子
40 两种爱情
47 带着书的男人
51 微书摘

罗曼·罗兰
艾 林
崔 凯
桑飞月
林 深
松下幸之助
伊·安年斯基
林 丁

封 面

欣荣（油画作品）

裴永贞

联系 我们

电 话 (0931) 2130258
传 真 (0931) 2130422
文 摘 投 稿 duzhe@duzhe.cn
美 术 投 稿 duzhe.ms@duzhe.cn
原 创 投 稿 ycjp@duzhe.cn
通 信 地 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 牌 发 展 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 体 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 电 话 4007631166
通联 邮 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 商 总 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联系 电 话 4001005353



读者天猫旗舰店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读者抖音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 年 法 律 顾 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彼得早上醒来后，总是闭着眼睛，直到回答了两个问题之后才睁开双眼。这两个问题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摆在他面前。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哦，对，彼得，年龄十岁半。然后，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今天是星期几？那么，他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一座大山一样实实在在、不可改变的事实：星期二，还得去上学。

真是太残酷了，他要把自

己暖和而且困乏的身体拖出被窝，摸索着穿上衣服——再过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会哆嗦着走去车站。有时候在他看来，他这辈子做过和将要做的事，只是醒来，起床，去上学。所有人——包括大人——都得在冬天早上天麻麻亮时起床，要是他们都赞成停下来该有多好，那么他就可以停下来了。可是地球照常转下去，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周而

复始，每个人都照样得起床。

厨房有点儿像从他的床铺到外面广阔世界之间的中途客栈。这里空气凝滞，有烤面包片的烟、水壶的蒸汽和火腿味。这儿暖和，几乎跟床上一样暖和，可是不如那里平静，耳畔尽是伪装成问话的责备。

“谁喂的猫？”

“你什么时候回来？”

“谁拿了我的公文包？”

随着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混乱程度又加剧了。家里四个人前后左右地跑，拿着脏盘子和燕麦片盒，不时撞在一起，而且总有人在嘟囔：“我要晚了，我要晚了！”

然而，家里的第五位成员从不慌张，对这番忙乱也视而不见。他卧在暖气片上方的一块搁板上，半闭着眼睛，偶尔还会打个哈欠——那是个让人忌妒的大哈欠，嘴巴张得让人能看到他干净的粉红色舌头。然后，他舒服地打一个战，从胡子传到尾巴：猫儿威廉准备开始度过这一天了。

彼得抓过书包，在跑出家门前最后扫一眼时，看到的总是威廉。他头枕在一只爪子上，另一只爪子随意地垂在搁板边上，在升腾的温暖空气中一探一探的。现在，滑稽的人类快走了，猫可以打上几个小时的盹儿。彼得迈出家门，走进寒冷刺骨的北风中，想起这只打盹儿的猫，感到很忌妒。

威廉的岁数比彼得和凯特的年龄加起来都大——十七岁。还是只小猫时，他就认识他们的妈妈维奥拉·福琼了。



猫

〔英〕伊恩·麦克尤恩

◎孙仲旭译



他跟着她去上了大学，五年后又出席了她的婚宴。他不出声地观察着福琼夫妻生活中的一切悲伤和欢乐。这对父母还是狂野的小两口，住一个单间时，他就了解他们。现在他们没那么狂野了，住在他们三居室的房子里。猫儿威廉也没那么狂野了，他不再把老鼠和小鸟带回家放在不知感激的人类面前。他满十四岁后不久，就不再打架，也不再自豪地捍卫自己的地盘。很快，邻居家的公猫占据了整个院子。

对自己不再充满力量的事实，猫儿威廉肯定也感到难过。他不再跟别的猫待在一起，而是独自蹲坐在厨房里，回忆，沉思。有时候你一坐下，他就会过来找你，跳上你的膝盖蹲坐在那儿。接着他有可能抬起头，凝视着你的眼睛，“喵”地叫一声。只是叫了一声，你就知道他在跟你说一句重要而且有智慧的话，只是你永远也不可能明白其中的奥义。

冬日的下午，彼得最喜欢做的，莫过于躺在客厅里的壁炉前面，在猫儿威廉旁边，把脸贴近猫的脸。他一走近那只猫，深沉的、隆隆作响的呼噜声就会响起，那声音是如此低沉有力，地板也随之颤动。彼得知道，猫是欢迎他的。

就在这样一个傍晚，刚巧是星期二四点钟，天色已在变暗，窗帘被拉上了，灯也被打开了，彼得舒服地躺在地毯上紧挨着威廉，炉火正旺，火苗卷着一根粗大的榆树木柴。彼得用手指轻轻地在威廉胸口的

短毛中间搔动时，呼噜声更大了，大得让这只老猫的每根骨头都咔嗒作响。这时，威廉把一只爪子伸向彼得的手指，想把手指往高处拉，彼得由着他牵拉自己的手。

“你想让我搔你的下巴？”彼得低声说。可是不对，这只猫想让他碰的是喉咙根部。彼得感觉那里有个硬硬的东西，碰到时，它会往两边移动。为了看仔细一些，彼得用肘部撑起身子。一开始，他以为看到的是一件饰物，一块小小的银牌子。他捅捅这样东西，盯着它仔细看，才发现那是块被磨得溜光的骨头，呈椭圆形，中间被磨平了，最古怪的是，它贴在猫儿威廉的皮肤上。彼得用食指和拇指捏着这块骨头，顺手拉了一下，猫儿的呼噜声更大了。彼得再往下拉，这次，他感到拉动了。

他用指尖分开软毛，低头往软毛中间看，他看到这只猫的皮肤上开了个小口子，就好像他手里捏着的是拉链柄。他又拉，这时猫肚子上出现一道黑色开口。威廉的呼噜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彼得想：也许我能看到他的心脏跳动。有只爪子又轻轻地推他的手指，猫儿威廉想让他继续。他也这样做了。他把这只猫从头到尾全拉开了。这时猫的身子里有了动静，从软毛中间的口子里，透出一道粉红色的光亮，并且越来越亮。突然，那光亮从猫儿威廉身体里爬了出来——它由粉红色和紫色光安静、优雅、弯曲有致地裹在一起。

“你肯定是威廉的灵魂。”

彼得大声说，“要么你是鬼？”

那团光亮没发出声音，但是他听懂了。他好像要说——并非真的吐出话语——“灵魂和鬼，都是，而且远不止如此。”

完全从猫身子出来后——猫还仰卧在壁炉前面——猫的灵魂飘到空中，飞到彼得的肩膀那里停住了。彼得感到那个灵魂的光照在他脸上，然后到了他的脑袋后边，看不到了。他感觉那个灵魂碰了一下他的脖子，一波温暖的震颤感掠过他的背部。猫的灵魂抓住他脊柱顶端的一个圆形把手之类的东西往下拉，一直顺着他的背部拉下来。全身都被打开后，彼得感觉屋里的冷空气侵扰了他体内的暖意。

爬出自己的身体后——这感觉古怪至极，彼得看到自己的光亮，是紫色加白色的。两个灵魂面对面地悬浮在空中。这时彼得突然知道自己想干嘛，必须干嘛了。他飘向猫儿威廉的身体，停在空中。那个躯体还开着口，就像一扇门，看着很诱人，让人很想试一试。他降下来，走了进去。把自己装扮成一只猫多棒啊！他抬眼看过去，看到猫儿威廉的灵魂飞入了男孩彼得的身体。

彼得用爪子把身体上的开口拉上，然后站起来走了几步。用四只柔软的白色爪子走路，多过瘾啊。他能看到自己的猫须从脸边支棱开去，也感觉到自己的尾巴在身后卷着。他走路时脚步很轻，他的软毛就像最舒服的旧套头羊毛衫。



随着他当猫越当越快活，他心花怒放，喉咙深处发麻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居然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彼得在发出呼噜声。他是猫儿彼得，在那边的是男孩威廉。

那个男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一句话也没跟脚边那只猫说，就快步走出客厅。

“妈，”彼得听到他以前的身体在厨房里说，“我饿了，晚上吃什么？”

那天晚上，彼得心里太不平静，太激动了，猫性太足，睡不着。快到十点钟时，他从猫洞溜了出去。凛冽的夜风刮不透他厚厚的软毛外衣，他悄无声息地走到院墙那儿。墙耸立在他面前，可是他动作优美地轻轻一跃就上去了。他在巡视他的领地，查看黑暗的角落，感受吹在他猫须上的夜间空气的每一丝颤动。午夜时分，彼得看见一只狐狸从院子里的小路走来，在垃圾桶里翻拣，他自己却是隐身的，这感觉多么惬意啊。

之后不久，他在温室那边的高墙上巡行时，跟另外一只猫狭路相逢。这个闯入者浑身都是黑的，所以彼得没能早点儿看到他。他就是邻居家那只公猫，一只健壮的家伙，块头几乎是彼得的两倍，脖子粗，四条腿又长又结实。彼得想也不想地弓起背，奓起身上的毛，好让自己显得壮点儿。

“嗨，小猫，”他发出咝咝的声音，“这是我的墙，你上来干什么！”

那只黑猫看样子吃了一惊，他露出微笑：“以前是你的，老

爷爷，现在你想怎么着？”

“滚蛋，趁我还没把你扔下去。”彼得感觉自己很强壮。这是他的墙、他的院子，他要把不友好的猫赶走。

黑猫又露出微笑，冷冷地说：“老爷爷你听好，这墙已经好久不是你的了。我要走过去，你给我闪开，要不我扯掉你的毛。”

彼得寸步不让。“你这个小东西，再敢走一步，我就把你的胡子缠到你的脖子上。”

黑猫不屑地长笑一声，弓起有力的脊背，又低吼了一声。

彼得知道自己已经做过了头，没有退路了。他张开爪子牢牢站在墙头。“你这只肥老鼠，给我听好了，这是我的墙头！”彼得一直是个很有礼貌的男孩，此刻说出这些骂人的话，真是太爽了。

“你会给鸟儿当早餐的。”黑猫警告道，然后往前迈了一步。彼得深吸一口气。为了老威廉，他得打赢。他正想到这儿，黑猫抬起一只爪子猛地挠向他的脸。彼得的身体是一只老猫，可是他有一个小男孩的头脑。他躲开了攻击，感觉到那只爪子“嗖”的一声从他耳朵上方掠过。他正好看到那只猫暂时只用三条腿支撑着身子。他马上纵身向前，用两只前爪狠狠推了那只公猫一下。猫打架时，不会用这种动作，那只猫猝不及防，骇得大叫一声，往后滑了一下，脚步不稳，翻下墙，头朝下砸穿了下面的温室。猫叫声、碎玻璃的脆响以及花盆坠地的声音刺破了冰冷的夜空，然后周围又陷

入一片沉寂。过了一会儿，彼得在黑暗中看到那只公猫跛着脚逃走了。

第二天早上，彼得卧在暖气片上方的搁板上，头枕着一只爪子，其他三只爪子在升腾的热气中随意耷拉着。在他周围，大家都在赶时间，乱作一团。凯特找不到书包，粥煮糊了，福琼先生情绪不好，因为咖啡喝完了，而他需要喝三杯浓浓的咖啡，才能开始一天的生活。厨房里杂乱不堪，杂乱不堪的东西之上，笼罩着粥煮糊的烟雾。“晚了，晚了！”

彼得把尾巴卷起来围着身子，尽量让自己发出的呼噜声别太大。在厨房的那一头坐着的，是他以前的身体，里面是猫儿威廉，那个男孩得去上学。男孩威廉看样子迷迷糊糊的。他穿上外套，准备出门，可是他只穿了一只鞋，另外一只怎么也找不到。

猫儿彼得半闭上眼睛。他打架胜利后，感到精疲力竭。这一天正像他希望的那样过去了：打盹儿，舔食一盘牛奶，再去打盹儿，用力嚼着吃了点儿猫罐头，然后再打盹儿。他完全没注意到，外面的天色已经变暗，小孩们放学回来了。

在教室里上课，在操场上打闹，这样过了一天后，男孩威廉看样子累坏了。男孩猫和猫男孩一起躺在客厅壁炉前。猫儿彼得想知道男孩威廉对新生活满不满意，可是从那个男孩的脸上，他什么也看不出来。

这天晚上晚些时候，男孩威廉把猫抱进客厅。“别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男孩悄



声说，“我怎么说你怎么做。翻过去，肚子朝上。”

猫儿彼得没有别的选择，因为那个男孩一只手按着他，另一只手在他的软毛里摸索。威廉找到那块被磨得光溜溜的骨头，把它往下拉。彼得感觉到冷空气进入他的身体，他从猫的身子出来。那个男孩伸手在自己的脖子后面找东西，这时，一道真正属于猫的粉红色和紫色光从男孩的身体里滑出来。两个灵魂——猫的和男孩的——在地毯上空面对面地悬浮着。在他们下方，他们的躯体静静地躺在那儿，就像在等待乘客的的士。空气里有种伤感的氛围。

尽管猫的灵魂没说话，可是彼得感到他在说：“我得回去了。我要开始下一场冒险了。谢谢你让我当了一天男孩，我已经学到很多东西，以后会对我有用，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替我打赢了最后一架。”

彼得正要开口，可是猫的灵魂已经钻回自己的身体。

“时间紧迫。”那个灵魂好像在说。彼得飘向自己的身体，从脊柱顶端滑了进去。

彼得躺在那里，努力习惯自己的旧身体时，留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火苗还在卷着同一根榆树木柴。他望向窗外，天色正在转暗——没到晚上，还是黄昏。从椅子旁边放着的报纸来看，还是星期二。这时，他妹妹哭着跑进客厅，跟着来的是他的父母。

“哦，彼得。”凯特哭着说，“出了件可怕的事。”

“是猫儿威廉。”福琼太太

解释道，“恐怕他……”

“他走进厨房，”福琼先生说，“爬到他最喜欢的暖气片上面的搁板上，合上眼睛就……死了。”

“他根本没怎么受罪。”福琼太太安慰他们说。

凯特还在哭。彼得意识到他的父母正不安地看着他，看他听了这个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一家人中，数他跟这只猫的关系最亲密。

“他十七岁了。”福琼先生说，“他活得够意思了。”

“他这一辈子活得不错。”福琼太太说。

彼得慢慢站起身，两条腿好像支撑不住他。“对，”他终于开口了，“他现在要开始另一场冒险了。”

第二天上午，福琼一家把威廉埋在了院子最南面的花园里。尽管他们都会迟到，但全家还是一起来到墓坑边上，最后几锹土是两个孩子撒上去的。就在这时，一个发出粉红色和紫色光芒的球体从地里升起并悬在空中。

“看！”彼得用手指着说。

“看什么？”

“就在你们面前。”

“彼得，你在说什么？”

“他又在做白日梦呢。”

那团光亮又飘高了一些，直到跟彼得的头一样高。当然他没有开口说话，但彼得还是听到了。

“再见，彼得。”他说，“再见，再次感谢你。”

(千秋岁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梦想家彼得》一书，戴晓明图)



尽我所能

● [法] 罗曼·罗兰

◎傅雷译

你得对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诚的心。别去想一年、十年以后的事，只想今天。不要空谈理论，若不去实践，理论就很有可能是对人有害的。别强行挤逼人生，先过了今天再说。你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

你得爱它，尊敬它，尤其不能侮辱它，妨碍它的发荣滋长。便是像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你也得爱它。你不用焦心。你先看着。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了，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像它那样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如果你是好的，一切都会是顺当的。如果你不行，如果你是弱者，如果你没成功，那还是应当快乐，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了。干吗为你做不到的事而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然后竭尽所能。

(田龙华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书)

2014年女儿出生后，我请了一位阿姨帮料理家务。

阿姨姓王，40多岁，半辈子待在农村。她家有20亩薄田。晋北土地贫瘠，20亩地里全种了玉米，丰年时，全家年收入4万多元。来我家打工，是她第一次走出农村，她是他们村里第一个敢独自出来打工的女人。她这么勇敢，是为了挣钱供女儿上学。她供大女儿念完大学，花光了全部积蓄。小女儿快初中毕业了，王姐狠了狠心，决定出来打工，给小女儿挣大学学费。

村里人说：“女儿都是给别人养的，你这么做不划算呀。”她不听，“我不图娃们以后养我，我只求她们有个好前途，以后过得比我好”。每次说到这里，她都免不了抹几把眼泪，说自己无能，不能给女儿们更好的条件。

这股不听劝的倔劲，让王姐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王姐只读到初中毕业，听说上学时是个好学生，奈何家里太穷，没法读下去。她20岁出头嫁人，夫家赤贫，还欠了不少外债，但她看上丈夫“人好，还是个工人”。离开农村，是她年轻时最大的心愿。

王姐那时就成天琢磨，怎么从这地里多打点儿粮食，多换点儿钱。夏天地里浇灌，一般人家浇一到两次，她和丈夫勤快，盯得紧，一季浇三四次。秋天收割，同样是20亩地，她家打的粮食能卖4万多元，比别人家多出一万元。

晋北土地大多只种一季庄稼，但因为村里观念保守，有些人宁肯在家喝稀饭，也不愿出去打工挣钱。王姐说，她最看不惯家里穷得缺吃少穿，还有心思去打麻将的人，她也不爱扎堆儿聊人是非。她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琢磨怎么赚钱，怎么脱贫上。冬天农闲了，王姐就去村里的理发店打工，一个月能挣800元。一天从早忙到晚也只能赚这么点儿，很多人都不稀罕赚这辛苦钱。王姐不嫌少，“年前忙几个月，能赚3000多元，过年的花销就挣出来了，孩子们的新衣服也能穿得齐整些”。

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条件时，就只能比别人更勤奋，以此获得最初的成长条件。靠着每年多赚一点儿，零敲碎打地省钱攒钱，王姐在婚后第7年时，盖起了自己家的大瓦房。盖房，是一个庄户人家穷其一生的追求，不是每个女人都有这样的志向和魄力。王姐勤劳，还倔，认定的事决不妥协。

王姐坚信，只要有钱了，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生活从不会如此纯粹。生活中的苦难，何曾特意放过谁？

村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打斗，王姐的父亲无辜受连累，在一天出门挑水时，被误伤猝死在井边。父亲过世后那两年，王姐的眼泪都流干了。在深深的绝望过后，王姐无视任何人的阻挠外出打工。保守的村子里流传着她抛夫弃女的种种故事，她充耳不闻，决绝地要为自己的家人谋个好日子。

王姐来我家一年多了。成日里我忙于照顾孩子，把大半个家交给她，日常采买全由她打理。



人生莫问来处

●宽



◎侯小强

不要永远深陷于一场大雪

人生是由一个总的“悲剧”和无数个“小确幸”组成的。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珍惜你的每段历程。

一个人可以在某个时刻深陷于一场大雪，但不应该在每个时刻都陷入一场大雪。即使在一场

旷日持久的大雪中，也永远不要忘记欣赏触手可及的风景。即使面对的是呼啸而过的过山车一样的人生体验，你也要学会感受尖叫的与众不同。

（金明春摘自台海出版社《靠谱：成为人群中的前5%》一书）

每天的花销，她都会仔仔细细地记在一个小本上，精确到角，每个月结束时拿给我，固执地叫我一定要好好看。我从来不是精打细算的持家高手，过去也常不屑于此，可还是为王姐所掌握的这项技能感到震惊。全家一个月的吃喝花销，竟然不到500元，并且我要给孩子喂母乳，每日吃的看上去并不俭省。王姐持家，绝不会浪费一点儿食物，她会细细观察每个人的食量和偏好，坚持菜样多、分量少，每道菜、每餐饭都力求恰到好处。

王姐好学，对新的生活方式抱有十分开放的态度。看我做过一阵烘焙，她便也要学，回家后也让她丈夫和女儿尝新鲜。她上网查阅各种配方，一一试做，并把中意的配方抄在自己的小本上，没过多久就把蛋糕做得有模有样。

打工让王姐家的收入成倍增长，半年后，她开始大刀阔斧地“遥控”丈夫改革生活方式。她用打工挣到的钱，给家里买了烤箱，给卧室贴上壁纸，买了吸尘器。嫌烧炉子烟尘大，她大手笔地拨出一笔“巨款”，把家里的取暖设施改成土暖气——在村里，她家是第一家。

她给丈夫打电话说：“家里得有花，地里那一片片的野花，咱也采些插在瓶子里，好看。”

她放假回家，第一次烤蛋糕，村里人来围观，她端着盘子房前屋后地送。那小小的蛋糕，连同家里的变化，一扫人们的偏见。王姐家成了村里日子过得最红火的人家。村里的妇女都有些眼红，争相托她帮着在外面找找打工的门路。

改造完生活方式，王姐在精神上的追求也迅速展现出来。

她干活利索，上午干完活，下午就没事做了，又不爱到小区里跟其他阿姨聊八卦，我就给她选书看。后来无须我推荐，她看完一本就从满墙的书架上自己挑选，看得如饥似渴，看完总要跟我讨论一番。有一天，她忽然对我说：“我发现书是个好东西，能让人变得有见识、有能耐，还能解烦恼。”她脸上有一种对自己特别满意的神情。我知道，从那天起，无论她未来的生活境遇是好是坏，她的心都不再容易干涸。王姐不再是原来的王姐了。

我从来没把王姐只当保姆看待，每个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都会给我们带来启发。她让我看到，一个原本身处所谓“底层”的人，纵然负债起家（连白手起家都算不上），还是可以凭借勤奋、能吃苦、勇敢、好学这些最朴素的品质，获得更好的生活。

王姐说过一句话：“横竖饿不死，怕个啥？”这句话，真有股豪迈的气势。

后来，我搬到大理，我们俩朝夕相处的缘分便尽了。再后来，我听说她回村了，买了收割机，秋收时到邻近村子里去帮别人收割赚钱。她还想开个小蛋糕铺子，卖自己做的蛋糕、奶茶。如今，我偶尔会看到她发微信朋友圈——“干活累了，煮个下午茶”，配上她自己做的蛋糕和奶茶的照片。

想拥有更好的生活，除了有求好的决心，一靠勤奋，二靠折腾，三靠学习，这是我在王姐身上学到的。这个道理适合我们大多数人。

（离萧天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36岁，人生半熟》一书，沈璐图）



我有我的一盏灯

●陈娟 王燕灵

蔡皋的家在顶楼，当年她特意选了这里，看中的是楼顶可以改造成花园。耄耋之年的她，生活依然很忙碌，每日除了画画、读书、写作，还和先生细心打理着楼顶的花草。“和花草打交道，它们不会辜负你。”蔡皋站在紫藤架下说，“在藤下读书，有一种紫色的香味拂过，书也香，字也香，心思也就有了淡紫色的香味。”在这座“秘密花园”里，她关照花草，也关照自己的生活。

蔡皋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我的作品是什么？经过思考，她找到了答案——“它像一泓清水，不大不小刚好照见我的天光和云影，照见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我的作品与儿童，与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蔡皋喜欢民间，将民间精神总结为“对生活的大肯定的精神”：看待生活的悲欢离合，都是欢天喜地的，都是喜剧。因为民间多凶险、多悲苦，需要化解。那种不屈不挠，那种积极抗争，正是民间精神最宝贵的地

方。蔡皋就这样不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找故事、找力量，“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只是需要去深挖，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创新”。

“我要做的是让孩子看到文本精神，而不是看到故事就完了。”她笑着说。像她最著名的作品《宝儿》的封面——一个小孩举着一盏灯，她说：“这盏灯很重要，举高一点儿，人就看得远一点儿。我不可能像孩子那样元气满满，但至少我有我的灯，向他们举起一盏灯。”

没有沉重，何来轻盈

蔡皋凡事不喜欢计划和筹谋。“但凡计划，一定不好，我只能去遇见。不经心是最好的，来得越自然越朴素越好。”

她开始画画，并走上艺术之路也是如此——这要归功于全家的宽容。小时候，外婆、母亲、姨妈都是戏迷，常常带着她一起去看戏。她的一个远房舅妈，还是湘剧团里的角儿，她们经常去捧场，《逼上梁山》《天女散花》《九件衣》等蔡皋都看过。看完戏回来，蔡皋就照着记忆画画。一开始是从床底摸找松软的木炭，在一扇扇门背后的粉墙上涂鸦，画的大都是戏里的人物，乱七八糟的，家人既不骂也不擦。后来胆子大了，她开始在课本上画，连同学的课本也遭了殃。那时的她，痴迷画画，纯粹就是觉得好玩。

蔡皋真正意识到画画是一门艺术，是在多年后。20世纪70年代，蔡皋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边读书边画画，有时画墙报，有时给刊物画插图。毕业后，她在株洲县（今株洲市渌口区）文化馆工作，画了一年宣传画。有一次，湖南著名水彩画家朱辉画大壁画，她坐在下面支起画架画小画。朱辉时不时低头看看她的画，冷不丁说了句：“哎哟，色彩天才。”蔡皋说，那一刻她像被天上掉下来的苹果砸中了脑袋。

一年后重新分配，蔡皋被分到乡村小学教书。学校在太湖水库附近的一个“寺村”，是株洲县最偏远的地方。上课时，她站在台上讲课文、诗词；下课后，她放下粉笔，砍柴、担水、打坝、修水塘，还有春插秋收。“在艰苦的生活中体味人生深层的喜乐，思想境界渐趋明朗，生活也‘日日是好日’地好起来。”蔡皋主教语



文，也教音乐和美术。与孩子们朝夕相处，她发现孩子是质朴的、简单的、无忧无虑的，“云来了、风来了、雨来了，他们都会快乐”。一有工夫，蔡皋就拿起画笔，写生、画速写，也画彩色连环画。

之后，她被调到小镇教书，依然没有放下画笔。36岁，她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从事儿童图书编辑工作。再后来，她重新拿起画笔创作，一直到今天。

蔡皋至今还记得到出版社报到那天的场景，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刻。接到调令后，她花了半天时间办完所有手续，第二天就去单位报到。她走进出版社的院子，走到一棵树的绿荫底下，突然觉得自己很轻，走路像风一样，“脚下有一种很轻盈的感觉，几步路走下来，我有点儿害怕。我对自己说，不要着急，慢一点儿，要享受一下。我走了这么多年，终于走到了这条路上”。

后来，蔡皋悟到了当时自己何以如此：没有沉重，何来轻盈？

把最好的东西给童年

蔡皋的人生底色是暖色调的。

每每忆及童年，她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都与外婆有关。外婆没怎么念过书，但充满智慧，生活精致、干净，虽然条件有限，但“把朴素的生活过得很有味道”。

外婆会做甜酒，会做坛子菜，最拿手的是针线活，搓麻线、打衬、剪鞋样、纳鞋底、用楦头给鞋定型，样样精通。她经常边做针线活边讲故事，有时也教蔡皋唱童谣。“外婆讲的话都很妙，是从生活中得来的民间智慧。”蔡皋说。派她出去打酱油时，外婆说要“牛一样地出去，马一样地回来”，意思是别贪玩，做事情要让人放心；让她做家务时，外婆说要“眼眨

眉毛动”，意思是做事要机灵点儿，注意观察别人的表情；当她领着二妹去上学时，外婆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

“家庭教育就该这样潜移默化、不露痕迹，外婆在做，妈妈在做，爸爸在做，你觉得那个行为、那种生活方式很美，就接受了，它们慢慢就变成你自己的了。”温暖、健康的幼年时光，给了她审美，也给了她勇气——热爱朴素日常，善于在困难中看到鲜花。

2001年，“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找蔡皋画《桃花源的故事》。她首先想到的是6年乡

村教师生活——那段艰苦但快乐的岁月，那些茶亭、小路、老者、耕牛……都被她从记忆里“拖”出来，画进书里。在故事的结尾，渔人要离开桃花源时，收到两件礼物：一件是花

种子，另一件是拨浪鼓。这是蔡皋的一个“小心思”。“给渔人种子，其实蕴含了渔人对理想生活的盼望，他向往桃花源那种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安详自然。我希望也给看故事的小孩种下一颗桃花源的种子。”她要把最好的东西给童年，“你不给童年，会耽误多少人一辈子呢”。

如今77岁的蔡皋，还在用画笔记录生活、追忆童年、捕捉日常。她记录一棵树如何死去，被砍掉，再萌芽，花十几年的时间自己包裹住伤痕。她说：“摸摸它，我就有力气！”

“所有这些，不管是创作体验，还是人生经历，包括那些遇见的瞬间，都是你的一部分，没有废的地方。像我外婆做鞋，边角料都用来做鞋底了。你手里有一根魔法棒，或者说一根缝衣针，把所有的碎片连接起来，重新拼接、组合，这样的人生拼图一定很美。”蔡皋说。她很幸运地遇上了画画，并把人生中的那些经历放在了画里。

（海棠春摘自《环球人物》2023年第9期，本刊节选）



蔡皋作品《隐形叶子》



消失于互联网时代的那些事

● [美] 帕梅拉·保罗 ◎ 张勿扬 译

美丽邂逅。你认识多少对情侣最初是在电梯上邂逅的？又有多少孤独的“单身狗”是在别人的婚礼上找到另一半的？现在，一切都迁移到了线上。交友网站网罗了整个互联网的约会信息。很快，互联网就变成了电梯，变成了电影院门口的长龙，变成了百货商店，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地点——互联网成了我们与他人产生联系的主要地方。现在，我们根据预先设置好的标准来选择“完美对象”。我们都遵循着深藏在互联网背后的陌生“码农”团队设计的算法和公式。对“单身狗”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选

择哪个交友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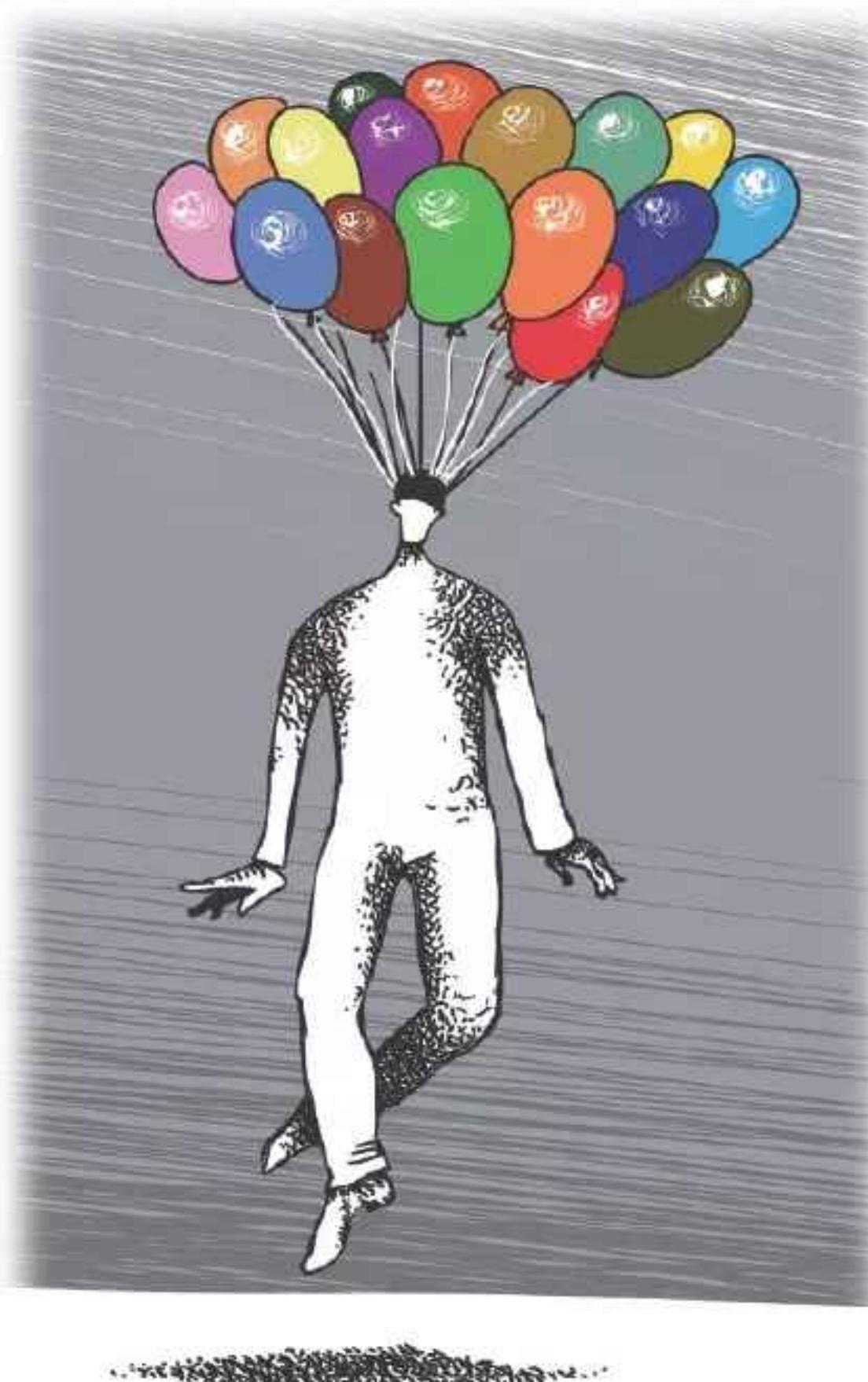
独自旅行。以前，当你独自旅行时，你会填满一个背包，并和亲朋好友举行盛大的告别会，因为你知道你将有两个礼拜，甚至两个月都见不到他们。那时的你全靠自己。独自旅行，并不意味着在整个旅途之中，既不看世界，也不和世界交流，而是意味着你没办法让信任的人推荐饭店，也没人知道你在哪里——他们无法定位你、追踪你，也很少联系你。你没有任何束缚，你是自由的。出门在外，你可以表现出另一面，那是熟人在场时你不会表现出的一面。当你在前

互联网时代独自旅行时，你的眼睛是看向四周的，而不是往下看的。你可以看到、注意到其他人，其他人也能看到你。这种疯狂的自由，如今已不可能存在。

望向窗外。20世纪70年代，孩子们在旅行车后面无事可做，只能望向窗外，提醒自己这世界还有其他美好之处。你望向窗外，观赏风景。当你在想你的目的地时，你会数里程，或者看不同车道之间的虚线。假设关系不错，你还可以和兄弟姐妹在方形游戏板上玩宾果游戏、玩幽灵游戏、猜地名。不过人们现在已经不会盯着窗外看了，就算他们在开车，也不会一直看向窗外了。车子里的每一个人，乘客也好，司机也罢，都在看更加有趣的东西，哪怕只是用余光一瞥——看架在空调通风口的手机，看放置在大腿上好不容易找到平衡的平板电脑。现在很少有人会要求靠窗坐，因为那会让他们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屏幕反射恼人的阳光。

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尤其是与其他一起活在当下——不管是共同惊叹于一场烟花秀，抑或是在体育场上的摇滚音乐会现场随着最后的返场歌曲摇头晃脑。那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感觉，人潮涌动，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边界，大家都沉浸在长长久久的情绪体验之中。你看着身旁的人，你们彼此交换眼神，说：“我知道，你懂的。这样不是很棒吗？”然而，当巴黎圣母院于2019年起火时，





在北宋哲宗时期，有一位叫葛延之的人长途跋涉，一路追踪被贬到儋州的苏轼，想向他请教“作文之法”。苏轼答：“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如今像ChatGPT这样强大的人工智能可以基于语言模型帮我们抓取全人类的“经、子、史”。但是，即使都抓取来了、整理好了，我

得一物以摄之

●艾 林

们也无法将其“为己用”，除非我们能“得一物以摄之”——这一物就是“意”。

在我看来，“意”是个体独立精神的终极彰显，是个体经历生活、认识世界、学习成长后得来的深刻体会，是一个人忘记所有知识型信息后，最终仍存留在灵魂深处的东西。这也是为人最珍贵的东西，是无论多少个“未来已来”后都应当被妥善保护、悉心滋養的东西。

（应长天摘自《解放日报》
2023年2月27日，本刊节选）

驻足停留的人们彼此交换悲伤眼神的时间还没超过几秒钟，就已经忙着上网了。大部分人目睹巴黎圣母院的火灾，都是通过手上握着的手机——一边拍摄一边看，还有一些人，他们脸朝下，看着手上的手机，不停地浏览其他人的体验。现在不管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沉浸其中，因为当你总是以数字形式在线时，你是不可能做到活在当下的。

注意力时长。“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了什么？”“我在听，稍微等一下。”“过去这一个小时里，我都不知道干啥了。”“我刚刚在查什么来着？”“不不不，我听到你的话了。我发誓。你只需要重复一下最后那部分。”

“抱歉”。你可以径直说“抱歉”，爱说几遍就说几遍，不过没人会注意。别人都太忙

了。别人正在听播客，别人都沉浸在群聊中，你没办法仅仅用一句道歉来打破这种过度沉浸。人们的头发或帽子里面藏着耳机，耳机里的内容将他们牢牢抓住。你要是撞到了谁，没必要说“对不起”，也没必要说“不好意思”，因为没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会挨骂。我们没必要自讨没趣，不过我们一直在自讨没趣。

生病的日子。如果你年纪够大，你肯定记得以前请病假的日子。那时候你会给领导留下一条低沉而沙哑的电话留言，然后爬回床上去，睡几个小时，醒来后吃几片面包，然后再缩进被窝。你对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并对此心怀感激。但现在你不能像以前那样生病了。“病假”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跟着“工作日”的概念一起消失了。七成的成

年人说他们下班后还在用手机工作，如果他们说的是实际情况，那么你休病假时也别想摆脱工作群中的群通知了。

句号。这个招人烦的小点，本职工作就是让你完全停下来。现在，句号没用了，或者用当下流行的说法：要在线结束话题，句号充其量就是个可选项。句号的问题不在于它本身是什么，而在于它本身不是什么：句号不是感叹号。感叹号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孩童般热情的爆发，或是间歇性的特别强调，而是变成温暖与真诚的传递符号。所以当感叹号缺席，你将情不自禁地感到失望。当对方在邮件里只写了“谢谢”或者“酷”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一定不喜欢我的想法”。

（孤 鸾摘自中译出版社《消失于互联网时代的100件事》一书，喻 梁图）

相信

○蔡 磊



蔡磊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妻子的照料



蔡磊携家人出席慈善活动

“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2019年9月30日，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在那一天，我的人生被劈成两段。前半段的41年，我一直以为人生本该如此：上学，立业，成家，奋斗……直到坐在我面前的樊东升医生说：“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他说的是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但同时也将我未来可能性抹杀殆尽。他虽然没有说出那几个字，但我们心照不宣。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而他是全国最权威的渐冻症专家之一。他用双手在桌上比画出一段大约20厘米的线段，然后说：“你的生存期有这么长。”随即他的左手迅速向右手靠近，两只手掌几乎合拢，中间的距离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还有这么长。”

母亲站在我侧后方，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在桌子上投下一小截晃眼的光影，

正如刚才樊医生比画的长度。几秒钟前，那条光影还闪着金边，饱满热烈，现在却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了无生气。

这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了。我要死掉了。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站起来走出那个诊室的，母亲一直跟在我身后，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必她也一样。这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40多岁就失去丈夫，辛苦抚养两个孩子长大，一辈子就是为孩子而活。现在，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刚刚成家，刚刚有了自己的儿子，却被宣判只剩两三年的光景，她还能说什么呢？

“家”这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爱、归属、责任和担当，而今天命运竟然要一手毁了它。夫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走进小区的楼门，看着电梯上的箭头闪动着向上走，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夫人作为家中的独生女，从小生活优渥，十指不沾阳春水，没吃过什么苦。如今我们

才结婚一年多，我就得了不治之症，她要怎么办？

回到家，我直接说：“我快死了。”我永远学不会委婉和铺垫。“说什么气话！洗手吃饭。”夫人没搭理我——这半年来我隔三岔五去医院，她也没少查资料，她已经猜到结果了。

那天晚上家里安静至极，没有人说话，只有儿子的咿咿呀呀声。那时他刚能冒出一些简单的音节，也正尝试扶着床栏站起来，跃跃欲试地要迈出他探索世界的第一步。这个世界正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我想我该给他写一本家书，把自己短短40多年有限的人生经验留给他，他长大后哪怕不记得爸爸的模样，我们也能有这份联结。2021年下半年，我同意开始接受视频记录采访，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儿子记得我。如果我没有办法陪他长大，当他有一天看到这些记录，也能知道，他的爸爸是个认真努力的

人。

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不受控制地跳来跳去，颠三倒四。时间仿佛一滴水落入海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抬眼，窗外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第二天，我们终于坐下来，认真面对“未来”。

“基本确定了是渐冻症，过几天去住院。”毫无新意的开场白之后，我几乎一口气说了10多分钟：疾病的情况，医生的诊断，未来的财务安排，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前一晚在我脑海里涌动的那些念头排着队从嘴巴里冒了出来。起初语言还算有条理，但随着夫人抑制不住的哭声越来越大，我就越说越乱，说一句停顿半分钟，直至完全沉默。

最终我还是说出了前一晚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的那句话：“我们离婚吧。”

渐冻症的致残率为百分之百，随着病情恶化，人的身体将不能动弹，最后呼吸都必须借助呼吸机，需要24小时护理。家人根本照顾不过来，必须请护工。不菲的人工费、昂贵的护理设备，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风险，会让整个家庭陷入绝望。

我体会过那种绝望。1997年，我上大三，父亲肝硬化晚期，来北京301医院治疗。我跟学校请了假，和母亲、哥哥24小时轮班照顾父亲。那时，父亲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为了避免长褥疮和减轻疼痛，每20分钟我们就要给他翻身、按摩，还要帮他接大小便。我们几乎彻夜不眠，白天又睡

不了觉，连续几个月，所有人都已逼近身体的极限。但是父亲的病还是一天一天在恶化，他瘦得皮包骨头，浑身疼痛难忍，脾气也变得暴躁，动不动就骂人，话说得很难听。

被父亲骂的时候，我会控制不住闪过一个念头：我们都死了算了，让这一切赶紧结束吧。那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和精神上的折磨，而现在，我就要成为那个拖累家人的人。我不想让夫人承受这些，我不想考验人性。

夫人已经泣不成声，她抬起头，直视着我。我想起向她求婚的那天，她也是这样直视着我，眼睛透亮，笑吟吟地说“好啊”。从小到大，我习惯了一切靠自己，而说出离婚的那一刻，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不安全感。我害怕她不答应，年纪轻轻就被我拖累；更害怕她答应，丢下我，转身离去。

夫人用手背抹了把眼泪，吸了吸鼻子，瓮声瓮气地说：“你想都不要想！”接着又放平语气补了一句，“结婚不就是为了相互提供后盾吗？现在，我就是你的后盾。”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几日连同这半年来积攒的无措、困惑、愤怒和不甘，也瞬间化成哀伤涌了出来。

最初的晨曦，最后的晚霞

“什么是希望？”媒体采访中，我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也与一位渐冻症患者交流过，他说：“彩虹有时会被狂风暴雨遮蔽，这时，我们可以点亮一盏灯，让光明照进暴风雨，编织我们自己的彩虹。这

就是希望。”说这话的是一位特殊的病友——英国机器人科学家彼得·斯科特-摩根。科技和医疗是与病魔抗争的利剑。彼得选择从科技的路径拥抱渐冻症，设法提升患病后的生活质量，而我则从科研的角度反抗，努力去干掉这个病。

随着这两年和科学家的不断交流，我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要想推进基础研究就需要真人的病理样本。到目前为止，关于渐冻症的重大发现几乎都是在渐冻症患者遗体的标本上发现和验证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患者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的科研样本。所以，我还有最后一颗“子弹”，就是自己的身体。

其实遗体捐献这个想法我从生病之初就有。医学科研需要的是大数据，只有一两个样本远远不够。所以光我一个人捐还不行，我必须发动足够的病友在去世后捐献出自己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我在覆盖上万名病友的群里正式发布了这条倡议，呼吁大家捐出自己的身体，为渐冻症的攻克做最后的贡献。

2022年7月11日下午，我的助理小马收到一条消息：“我丈夫去世了，我们想捐献遗体，该怎么做？”

这是一位黑龙江病友的家属。病友才40多岁，发病3年。捐献脑组织和脊髓组织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高，家属没有时间整理心情。虽然之前做过决定，但是在亲人突然走的那一刻执行起来还是非常艰难，而这位女士在巨大的悲痛

谷物在中国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

常用汉字中有133个字以“米”为偏旁。“精”字的本义是“精春过的上等白米”，而后被升华为一种精神文化，延伸出以下词语：精彩、精英、精神、精髓。词典里有很多与谷物有关的成语：五谷丰登、救命稻草、脱颖而出……

时至今日，很多人仍把工作和谋生称作“饭碗”和“糊口”，程序员的绰号是“码农”，创

业之初叫“种子期”，
秀恩爱被说



下还能遵照丈夫的遗愿，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这种决心让人动容。

接到消息后，小马来不及询问家属更多，马上翻找联系人。即使再难过，我们也需要赶紧行动，这样逝者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才有希望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有条件接收遗体、进行解剖并获取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的机构，主要是高校，特别是中国人脑组织库协作联盟规范化建设的19个“脑库”，它们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等12座城市的医科大学里。按照一般的捐献取样本的流程，患者去世后需立刻被送到当地的“脑库”，由专业人员解剖、取样，并妥善保存，然后交给“脑库”留存，以供后续其他研究者使用。而这位患者所在的黑龙江省还没有建立“脑库”。小马联系到了有解剖和取样能力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恳请他们接收遗体并取样。

成“撒狗粮”，升职要感谢领导“栽培”，企业家倡导“行业深耕”，公益活动被誉为“播撒爱的种子”，股市里“满仓”意味着大家有信心，套牢赔钱会“关灯吃面”。

谷物 中国

● 崔 凯

成的一样”，宋庆龄说：“它比金子还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实现丰衣足食了。”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谷穗画到国徽上。”1950年，这一想法成为现实。

（武陵春摘自上海三联书店《谷物的故事：读解大国文明的生存密码》一书）



当天晚上，
我们得到消息，逝者
捐献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取样
完成，遗体也一并捐给了医学
院校，成为“大体老师”。

病人去世后，脑组织必须在24小时内，最好在6小时内被取出，否则脑组织会自溶，失去科研价值。在整个捐献过程中，患者家属的支持和配合至关重要。他们要在自己亲人刚刚去世甚至是弥留之际，就和我们团队成员围绕“如何运送”等问题进行商讨、想办法。在患者去世后，亲属们与其共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在这极短的时间里，极度悲伤的家属需要用理智压制情感，与我们讨论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细节。其中哪怕

有一点儿动摇或不配合，都难以完成捐献。

截至2023年1月，渐冻症患者遗体捐献已完成9例，成功保存脑组织和脊髓组织8例。这些愿意捐献遗体的病友都是英雄，就像国家发育和功能人脑组织资源库简介中的那句话：“最初的诞生，和最后的死亡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一样，都会光照人间。”

虽然我这个故事的结局不一定圆满，但我相信未来别人的故事一定会圆满。

（万年斯摘自中信出版集团《相信》一书，本刊节选）



归于泥土

◎ 耿立



泥土是乡村的子宫和襁褓。

不能亏待土地，你亏待了它，它就报复你，收成不好，炊烟不起。土地和与它厮守的人，都清楚彼此的脾气秉性：哪块泥土性硬，你就多掺点儿肥料，多给些水；哪块泥土绵软，你就让它歇一茬、歇一季。泥土是有灵魂、有记忆的，你伤了它，它就给你脸色看。

木镇计量时间的方法，是用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来计算生命的长度。有了一茬庄稼，就多了一茬念想；送走了一茬庄稼，就多了一次沉稳收获。庄稼的茬子是无穷无尽的，而人的一生是有尽头的，但在泥地上劳作的人也是无穷匮的。即

使乡村都起了高楼，即使乡村的路面都铺上了柏油，农民和泥土也还是亲昵的。那时，庄稼还是一茬又一茬，还是有播种就有收获。

我在童年时，曾和父亲在田野里为生产队护秋，我和父亲睡在一个由秸秆和草搭成的窝棚里。有一天晚上，我赤条条地走出去，看到满地都是白的，像银子，我感到浑身冷飕飕的。当我爬进被窝，父亲给我一个烤焦的地瓜，他说霜降了，明天那些庄稼的叶子都要耷拉头了。

霜降那夜，整个木镇都那么静，像要迎接什么。天地有大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是

泥土洞彻了这季节的玄妙？

到了天明，庄稼的叶子开始没了精神，颜色发暗，树的枝条开始删繁就简。删繁就简三秋树，那删繁就简的手，是霜降，是节气。

霜降过后，父亲说，泥土也该躺倒睡一会儿了，谁不累呢？泥土也要歇息一下筋骨，与泥土厮守的人要讲良心，让泥土安静地睡一觉，不要打搅。泥土睡觉的时候，连木镇的狗也会噤声。有时土地有了鼾声，那雪就会覆盖下来，鼾声就成了白色的。

（山渐青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消失的乡村》一书，本刊节选）

补 白

儿子高考在即。一天，我在打扫卫生时偶然看到儿子为高考后的暑期所列的待办清单。看后，我莫名感到有些想哭。清单如下：

1. 买个手机，好点儿的；

2. 买台笔记本电脑，内存大点儿的；

3. 把牙补好（他掉了一颗牙，高中功课忙，一直没时间去补）；

4. 考驾照；

5. 打一个月的零工；

6. 和同学去苏州旅游

几天；

7. 这个暑假要乖，要多陪爸妈，跟他们好好说说话；

8. 找时间给爸爸洗一次脚，就选父亲节那天吧；

9. 妈妈爱漂亮，用攒好的钱给妈妈买条裙子，给她一个惊喜！

（土豆爸爸摘自“宇妈妈讲故事”的头条号）

我去参加一个晚辈的婚礼。

五六十年前，如果有人要结婚，好像必须先去照相馆拍几张结婚照，立此存证。四十年前，开始流行“美美的婚纱照”。到十年前又不一样了，新人会在现场提供“微型电影”，男女主角当然是新郎新娘啦！

那一天，电影快结束时，镜头中穿着婚纱的女主角忽然念起她的动人台词来：“啊，人生的路程是这么艰难而漫长！要是有一天我走不下去了，怎么办？”

当下，男主角勇敢挺身应承，说：“走不下去，还有我——”

镜头中他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抱起新娘，往小路的尽头走去。新郎并不十分壮硕，但也总算走了十步。摄影师照的是他的背影，如果照正面，我心中暗忖，天知道准新郎当时是否龇牙咧嘴、额头冒汗……

面对这么动人的爱情宣言，我竟掩嘴偷笑了。

我想说：“喂，小妮子，你人生的路如果走不下去，你只好靠老天，或者靠自己，要想靠丈夫抱着你渡过灾厄，那——嘿，嘿，可难了。”

“他现在抱得动你，十年后就很困难了（因为他老了一点儿，而你又重了一点儿）。二十年后叫他抱你，他会闪到腰。四十年后

受邀的名单中， 也有他

● 张晓风

你叫他抱你走三步，他会跌跤。五十年后，他会说：‘你神经呀，你没看我自己都走得颤颤巍巍的，你要我跌死呀！’六十年后，唉，六十年后他可能已逃跑到不知何方的他方去了。”

婚礼影片中的男主角并没有撒谎，但他那句大话根本不像真实的话。照我看，他像在“吹牛”——或云“膨风”，或云“侃大山”。其实，他应该说：“亲爱的，人生实难，但我若有能力背你就会背你；背不动，就搀扶你。如果我有一天连搀扶你的力气也没有了，那我就用好言好语劝慰你。如果我更衰弱了，说不定反而要你来护着我——总之，人生很艰辛，我们既然上了同一条船，海情又如此凶险，就同舟共济相互壮胆吧！”

眼前这位年轻的新郎，其人英挺、忠诚，且有他对生活的自信，加上他对前途的理想，他不知不觉就把话说得太满了。其实，这一生，任何人，如果叨天之幸，没有遇见大型地震和大型水灾火灾，没有遇见大小彗星擦撞地球，没有遇见瘟疫，没有遇见战争，当然，“经济崩盘”最好也别碰上，而且，自己和家人也没患上什么疑难杂症，儿孙晚辈也没染上什么坏毛病……那么也就算走在康庄坦途上了。

却有一样，是谁都躲不掉的，那就是老。

那天，“婚礼电影”中的男主角虽是个诚信君子，却于无意中说了吹牛式的谎言，而新娘居然也笑眯眯地、傻乎乎地接受了他的明显可看穿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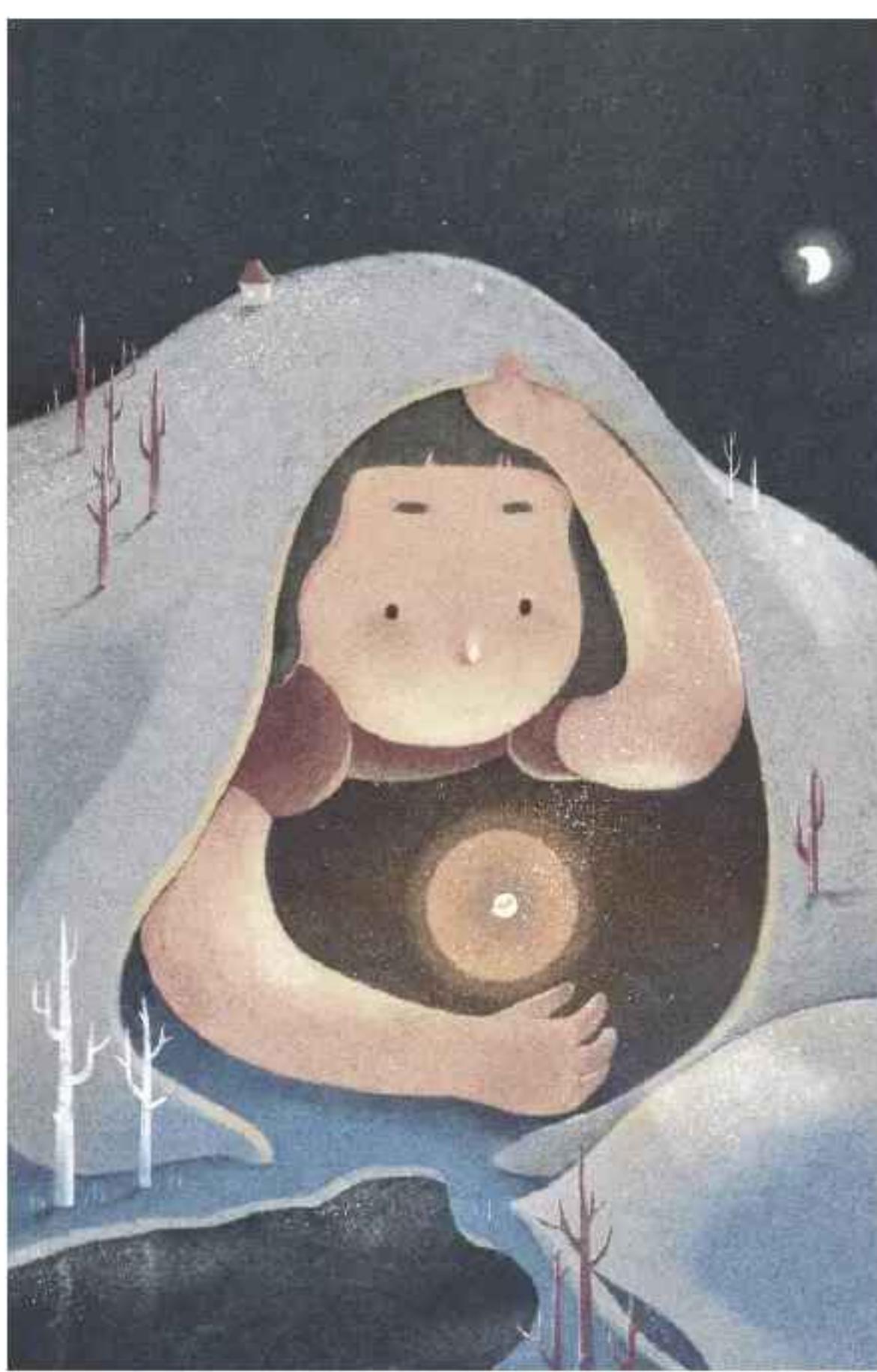


发明

当第一个人来到地球上的时候，他觉得这世界好空。他四处走，直到走累了为止。他想，这里好像缺了点什么。对了！缺一个有四只脚，人可以坐在上面的东西。于是他发明了椅子。太好了！他坐在上面，看着远方。很好！但是，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对了！一个有四个角，人可以把胳膊肘撑在上面的东西。于是他发明了桌子。这时从远方渐渐袭来一阵风，还带来了乌云。啊，开始下雨了！他想，还缺了点什么。对了！一个有盖子，可以挡风遮雨的东西。于是他发明了房子。

他把桌椅搬进屋，然后坐在椅子上，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面，透过窗子看着外面的雨。太好了！

这时，他看到有人正朝房子走来。“我可以进去吗？”那个人问。“请进！”第一个人客气地说。他向来客展示了他所有的发明：用来坐的椅子、用来撑胳膊肘的桌子、有四面墙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 [瑞士]于尔克·舒比格

◎林雅莉 译

和屋顶用来挡风遮雨的房子、进出用的门、用来看远方的窗子。

当来客把所有发明看完、试完、赞美完之后，第一个人问：“您呢？好邻居，您可有什么发明？”

其实，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位宾客，他也正在眯眯笑呢，他的名字叫作“老”。

“老”，也在出席婚礼的宾客中。但这对新人不知道。他们忘了，婚姻的定义之一就是“偕老”。主婚人主婚时，“老”就拄着拐杖站在新人背后，而他们两个人却浑然不知。

他们此刻太快乐了，所以没听见“老”说的话，“老”说：

“小孩子啊，你要信口开河就信口开河吧！如果谎言让你们快乐就说谎言吧！我也知道真话是不好听的，但要知道我老人家在你们身边是须臾不离的呢！我会灭你的气焰、长你的智

慧，我会增广你的见闻、扩大你的度量，但我也会脆化你的骨骼、松懈你的肌肉、昏眩你的眼睛、劳损你的耳朵。今日席上所有的贵宾吃完最后一道甜点后，霎时间就会风流云散，唯独我会留下来，跟着你们一路走，一路走，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时，音乐忽然响起，婚礼仪式完成了。新郎新娘在观礼宾客掷来的如密雪般的彩纸中快步穿过甬道匆匆离去。

“老”，赶上他们，一路同行。

(柳色新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麝过春山草自香》一书，王青图)

来客顿时沉默不语，他实在不敢告诉第一个人，风和雨是他发明的。

邀 请

夏天，在花园里的一棵梨树下，一群昆虫一边飞舞一边哼着歌，我也跟着哼。我替锦葵撑了支架，拔除了一些杂草。我整理着花园，偶尔也停下来休息。

这时，一只蜜蜂飞过来，对我说：“今天我们的女王要结婚，我们正在找主婚人，我们选中了你。”

我搓掉手指上干了的泥巴。“谢谢，”我说，“这样的场合我该穿什么衣服？”

“翅膀。”蜜蜂说。

成 长

洋葱、萝卜和番茄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它们认为那只是空想。

南瓜默默不说话，它只是继续成长。

(何满子摘自贵州人民出版社《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一书)





长空之王

●何 森

“马上跳伞！”“下面有人群，再等等，马上到无人区了。”

“左机翼颤振折断，我回不去了。”

“兄弟们，我回不去了，拜托替我照顾好父母。爸，妈，对不起……”

“转告我老婆，我已无法返航，等儿子出生了就叫八一……”

“81192 收到请回答。”“81192 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

这些飞行员在飞机失事前最后时刻留下的真实录音，是他们留在世上最后的声音，是爱意，是愧疚，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使命的践行。鹰击长空的战机，是试飞员在一次次危险乃至献出生命的试飞基础上换回来的，试飞员因此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

飞出极限

一架战机从设计制造到列装部队要经历好几个阶段，其中周期最长、要求最多、风险最大的便是试飞。新飞机在设计和研制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缺陷，有些缺陷甚至会危及飞行安全。试飞，就是发现和暴露这些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试飞员要探索一架新飞机的极限和采集各项未知数据，而未知带给人的常常是恐惧。

最早的时候，没有专业的试飞员，新飞机大都是由飞机设计师或工程师自己试飞。试飞

的项目和过程也比较简单，能保证其基础功能正常运行即可。随着战机结构愈加复杂、先进，专业的试飞员应运出现，试飞的难度和要求也陡然增加。1994年4月1日，中国试飞员学院在西安阎良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中国成为继美、俄、英、法之后，第5个拥有试飞员学校的国家。

试飞是项系统性的工程。在新型飞机首次离地试飞前，工程师要对飞机进行地面试验，检验其各项工作性能，并对试飞队伍进行培训。此外还要对飞机进行低、中、高速的地面滑行测试，以确保飞机在各种状态下的滑行功能正常。其中，高速滑行最为危险，滑行速度达到200~240千米/时。

做完上述测试，新型飞机便可进行首飞。首飞后，再进行调整试飞和定型试飞。调整试飞相当于新型飞机的“摸底考试”——对其可能存在的设计缺陷和试制问题进行一一排查，其后的定型试飞更加重要，好比“毕业考试”——为飞机进行全面的体检，对最基本的飞行性能到航电系统、机载武器系统等进行全面测试。

定型试飞一般在国家飞行试验研究基地进行，这个阶段试飞风险最大、耗时最长、科目最多。一位歼-10功勋级试飞员曾提到，歼-10转场到飞行试验研究基地后，进行了近4年的定型和补充试飞。这期间，仅他一人记录的各



类故障就有2000余起。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试飞员需要去探索新型飞机的极限和安全边界——业内将其称作飞机的“包线”，如最快飞多少时速不至于解体，最慢飞多少时速不至于坠落，最高飞多高，最大迎角是多大，最大过载值是多大等。这些测试都是在危险的边缘进行试探，甚至是越过极限边缘，在死神的眼皮底下做试验。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全面且极限的检验，飞机才能列装部队，被安心地交给飞行员。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试飞员在用自己的危险换取之后飞行员的安全。

一把骨灰都没有

试飞工作探索飞机未知和极限的要求，注定了它的危险。

从1952年组建人民空军飞行组至今，70多年里，中国空军试飞员成功试飞180余型、22000余架国产飞机。但在其背后，是500多次重大险情和不计其数的故障，是32名试飞员献出的宝贵生命。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2岁，他们是别人的父亲、丈夫、儿子。从他们进入机舱，驾驶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刻起，生命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危险常常是毫无征兆的，随时可能来临。“每往前飞一步，死神就离你近一步。”英雄试飞员李中华曾如此描述试飞的危险。

1993年8月28日，试飞员刘刚同往常一样驾机升空试飞。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动机在空中突然停车（停止工作）。刘刚没有慌，他是老试飞员，拥有近1800小时的飞行经验。他一边向地面做报告，一边试图挽救飞机。在这之前，他刚经历过一次空中发动机停车的险情。那一次，在3000米高度时，他化险为夷重启了发动机。这一次，他做了同样的操作，放弃了逃生机会，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恢复动力，但幸运没有再一次降临，飞机在空中解体

爆炸。

作为试飞员，他们知道危险，但更明白自己所驾驶的飞机的重要性，尤其是试飞数据的重要性。所以很多时候，就算出现致命险情，很多人也不愿意弃机逃生，而是尽最大努力试图保住飞机和试飞数据。

2011年7月，年轻的试飞员余锦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空中发生特情，你会不会选择跳伞？”“不会。飞机摔了，损失的是国家的巨额财产，是千万科研人员夜以继日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作为试飞员，只要有一线机会，我就要想办法把飞机开回去。”他如此答道。3个月后，2011年10月14日，余锦旺在驾机进行低空飞行时发生险情，他没有跳伞，而是跟战机一起融入蓝天，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余锦旺牺牲后的第3年，试飞员卢志永和温智平驾驶一架全新的歼轰-7A2“飞豹”歼击轰炸机，进行了一场超低空高速突防试验。在做一组机动动作时，战机发生解体故障。当时，战机正经过渭南市一座村子上空，为了防止战机坠落误伤村民，卢志永和温智平驾驶战机继续飞行，从而错过跳伞时机，最终机毁人亡。

更悲惨的是，因为坠机事故后的大火，试飞员牺牲后或许连一把骨灰都没有。当年，试飞员刘刚驾驶的战机在空中爆炸解体后，战友

们在事故现场四处搜寻，只寻回他的一小块没烧尽的肩章。后来安葬时，刘刚的妻子在骨灰盒里放了一架飞机模型。

这对家属而言无疑是残酷的，他们连最后的安慰都无法得到。可尽管如此惨烈，试飞工作并未因有人牺牲而停下。余锦旺牺牲后，战友李吉宽整整守了两天灵。李吉宽的妻子劝他：“转业吧，咱不干了，行吗？”“飞，还是要飞的。这是我的工作！”李吉宽说。

长空之王

中国空军试飞员不停地飞，换来了中国飞



抗美援朝的空战英雄成了试飞员



争吵是有限的游戏，婚姻是无限的游戏。

——有限游戏是为了赢，有明确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无限游戏是为了继续玩下去，目标是使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最大化

婚姻，不能问；工作，不宜问；住处，不便问；其他，心领神会。再劝一杯。

——参加同学聚会时的自觉

技术带来的挑战，多是对人的惰性的挑战。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挑战，人们应该培养持续学习的能力

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菜，三是听爱人讲

机的不断进步。

“航空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以试飞员技术的突破为基础，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试飞总师周自全曾如此肯定试飞员的重要性。

1956年，试飞员吴克明驾驶第一架国产歼-5飞机，冒死飞出8个G的过载，完成一次试飞3次发动机空中停车等极限项目，最终试飞成功，助力中国航空迈入喷气时代。7年后，汤连刚、张海等8名试飞员，首次在空中完成3机对接加油，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空中加油技术的国家。而回想1959年，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刚成立时，学校里连加油车都没有，大家只能端着脸盆，一盆一盆打油送到加油口。再到1999年4月，试飞员李中华和战友试飞三角翼失速尾旋项目，这曾是世界公认的“死亡禁区”项目。当时，中国的航空专家在经过数十年的科研攻关后，在试飞理论上已经取得突破，但一直无人敢验证，直到李中华和战



言
论

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语出林语堂。幸福人生，无非四件事

从开开心心地熬夜变成提心吊胆地熬夜。

——当年轻人看了网上所说的熬夜的坏处后，能做出的最大改变大多如上。悔则悔矣，改是改不了的

失败从来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深夜和自己的懒惰、软

弱、违背的誓言、被浪费的才华挤在一张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面对失败，或许你可以践行胡适所言“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切莫思量，更莫哀。从今往后，怎么收获，怎么栽”

能不能不做？能不能交给别人做？能不能明天做？

——面对突如其来的额外工作，许多人都想问这“灵魂三问”

1. 平等地“瞧不起”所有人；2. 多睡觉；3. 多晒太阳；4. 多散步；5. 只对喜欢的人撒娇；6. 不爽就大叫。

——“猫咪生活法则”，人也不妨试一试

(如一、虫儿飞等摘)

友成功完成了失速尾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不仅如此，从战机研制开始，试飞员就会参与其中，并提出相应建议。李中华在歼-10研制过程中，提出了10多项改进意见，均被采纳。运-20的座舱布局、控制板、显示器、机组操作手册等方面的设计，也有试飞员邓友明的深度参与，其建议也被设计团队充分采纳。当下的试飞员，不只是靠勇气和技术在长空搏击的孤胆英雄，也是兼具高超技术、扎实理论、创新思维以及高学历的专家型人才。不少试飞员在佩戴上一枚枚闪亮军功章的同时，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科研奖项。

正如试飞员李吉宽所言：“一名优秀的试飞员，不仅是科学的冒险家，还是航空理论的探索者、飞机设计的参与者和飞行的先行者。”

他们无愧为“长空之王”。

(太平令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某个春日的午后，我着手整理杂乱的书架。忽然，一张字条从一本书里滑出，掉落在地。

字条已经泛黄，是从超市购物小票上撕下来的一截，上面不甚工整的字迹让我心头一暖：“今天悄悄买了几瓶梅酒，我藏在冰箱里，等你回来一起喝。”这温暖的字句，一下子撞开了岁月深处的某扇门，这是我先生十年前写给我的。那时候，我初入职场，工作经常连轴转，半个月才休息一天。好不容易盼到了休息日，我总是待在家里躺着看电影、追剧。有一次，看到剧里的男女主角在花树下一边喝梅酒一边欣赏春日盛景，我内心颇感艳羡，不禁叹道：“啥时候我也能尝一尝梅酒的滋味？”先生听到后便铭记于心，默默地跑去超市买了回来。字条上的只言片语，让我觉得时光走得那么轻缓。

朋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关于“片片银杏寄相思”的故事。平凡的夫妻俩，晚饭后总要出去散步。每到银杏叶泛黄时，他们都会在树下驻足徘徊。可不巧的是，丈夫在某个秋日去世了。此后的十年里，每年秋季，妻子都会在他们经常散步的路上拾起一枚银杏叶，写下“想你，五周年”“想你，六周年”“想你，七周年”……后来妻子也去世了，女儿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那些银杏叶。那些镌刻在叶片上的思念，是妻子余生的慰藉，细碎而温暖。

我坐在一堆书中间，沐浴着暖暖的阳光，任思绪飘飞于往事之中。在老宅的五斗柜里，我曾经看到过一沓父亲写的家书，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安香吾妻，接连台风，十亩苗田

尽毁。你下个月汇3000元来，我要再次播种育苗。家中儿女，还望周全。我很好，勿念。1993年10月12日深夜。”关于这封信，母亲曾经对我说起，为了支持父亲，她偷偷地将自己为数不多的金银首饰都当掉了，还差的钱，是靠卖家里的口粮凑齐的。我曾问母亲：“如果当年父亲种菜没有回本，是不是来年秋收之前，咱们都得去找亲友讨米吃饭了？”母亲摇了摇头，轻声说道：“不会的，我相信你爸。”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那淡然的容颜背后，深藏着她对我父亲的信赖与笃定。

父亲写于1993年的信件还有很多，有的内容很简单：“收成不错，我给你汇1000元，冬天置办年货，尽量丰盛些……”“冬天天冷，替人缝补衣服时要点上火盆。你自己当心身体，我很好，勿念……”

父亲的家书讲的都是家务和生计，没有任何浓情蜜意的语言，有的只是细碎的商议、嘱咐和叮咛。每封信抬头都是“安香吾妻”，结尾都是“勿念”，一直是这样淡淡的。我现在想起来，却有点儿眼湿鼻酸。幸好，家书落款后的日期，将父母亲当年努力劳作的日子串了起来，让我窥见了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爱。

这些用笔墨镌刻的爱和思念——无论是在购物小票上、银杏叶上，还是在泛黄的信纸上——虽然琐碎，但是拢起来，就是聚沙而成的塔，在岁月里熠熠生辉。置身塔内，那点点滴滴的温暖，时刻包围着我们，生活也因那些碎暖而留痕。

（小重山摘自《广州日报》2023年4月18日，陈 曦图）

碎暖留痕

●全 篓





打开现代女性的化妆包，粉底、粉饼、口红，这几样化妆品出现的概率十分大，其次是眼影、眼线笔、腮红、睫毛膏、修容饼等。那么在古代，女性的妆奁中是否也有这么多化妆用品呢？

班婕妤在一篇名为《捣素赋》的汉赋中写道：

调铅无以玉其貌，凝朱不能异其唇；胜云霞之逐日，似桃李之向春。红黛相媚，绮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两靥如点，双眉如张，颓肌柔液，音性闲良。

“调铅”的“铅”大概为涂面的铅粉，又称“铅华”“胡粉”等。汉代刘熙在《释名·释首饰》中注解了胡粉：“胡，糊也，脂和以涂面也。”“凝朱”为朱红色的口脂。“凝”为凝固、凝结的意思，“脂”即凝固的状态，所以古人把口红称作“口脂”。“红黛”代指红唇黑眉。“黛”又称“石黛”或“黛石”，即以石墨制成的画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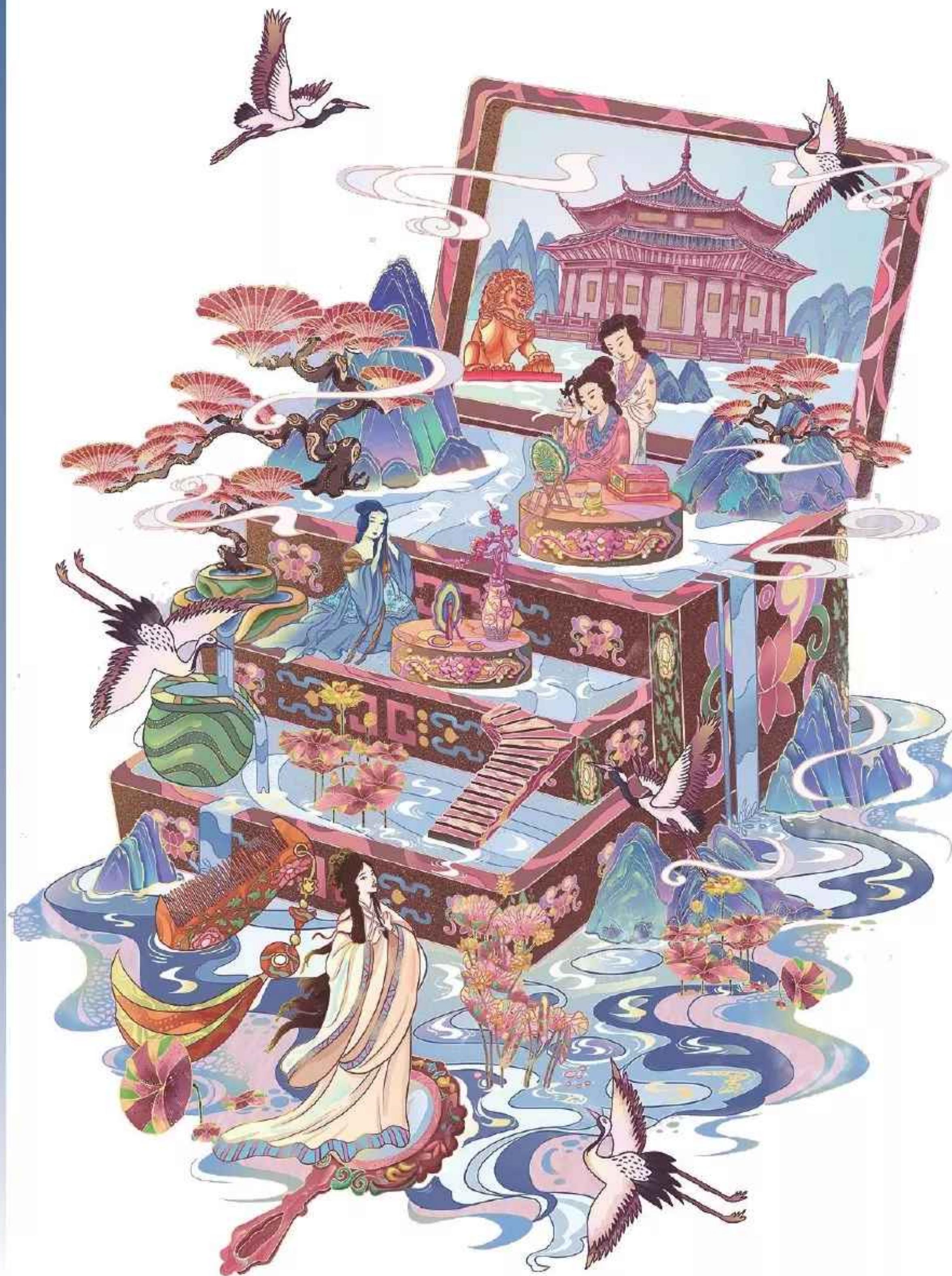
一篇汉赋中蕴藏了这么多与美妆相关的信息，它不仅表达了作者的情感，也刻画了当时宫廷女子的音容美貌。除了眉黛脂红，文中的“两靥如点，双眉如张”，将女子的妆容也描写了一二。

古代女子对底妆有什么要求

打底妆是化妆的第一步，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底妆会直接影响最后的成妆效果。那么，什么样的底妆才算优秀呢？按照现代要求来讲，必须色白皙、能遮瑕、易上妆、慢

班婕妤的化妆盒

● 镜子



氧化、不脱妆。古代女子对于底妆也有色白皙和易上妆的要求。东方的审美一向以白为美。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之《二十四桥风月》中记载：“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这段话点明了妆粉能使人变白的美颜效果。好的底妆除了增白，还要讲究令肌肤细腻具有滋润感，就如清代叶绍本的《金缕曲·晚浴》所言：“肌滑凝脂巾易拭，疏雨梨花娇受。”

最初，人们用米粉来敷底

妆。米粉的颜色甚白，符合人们对于美白的追求。《说文解字》中注解：“粉，傅面者也。”《释名·释首饰》中也有注解：“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这是较早的有关米粉妆效、用途的文字记载，因此米粉大概是我国最早的“粉底”。不过这种底妆涂抹在脸上容易脱妆，后来人们又在里面加入油脂，改良成了米粉膏。米粉膏比米粉细腻，上妆后面部肌肤较之前滑嫩。膏状底妆的出现大大地改善了脱妆的问题，后世便一直沿用混入



油脂的方式做化妆品。

古代的粉底有哪些

以米粉作为粉底的效果并不理想，粉末无法很好地吸附在脸上，也不太容易上妆。虽然后世将其改良成了米粉膏，但人们对此并不满足，因此又研制了它的替代品——铅粉。此粉为铅、锡、铝等金属烧化后碾磨而成。它的优势除了易上妆，其细腻程度、质感，以及吸附性等也都远胜米粉。

除了米粉和铅粉，古代还有一种叫“紫粉”的化妆品，相传是魏文帝的宠妃段巧笑所做。晋代崔豹的《古今注》记载：“魏文帝宫人绝所爱者……巧笑始以锦衣丝履作紫粉拂面……”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则记载了紫粉的做法——用米粉、胡粉、葵子汁等加工而成，呈淡紫色。紫粉

就是因其颜色而得名的。在制作紫粉的过程中，需配有一定比例的胡粉。“不著胡粉，不著人面”，即不掺入胡粉，粉末就没办法附着在人脸上。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铅粉的稳定性。

紫粉的作用主要在于提气色和去黄，人们用后面部肌肤会变得洁白光亮，整体精气神也会显得更加饱满。这主要是葵子汁在发挥作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落葵子，悦泽人面，可作面脂。”落葵子“取子蒸过，烈日中暴干，接去皮，取仁细研，和白蜜涂面，鲜华立见”。同样，我们现代人在上妆时，如果气色不佳或面部有黄斑，在上粉底前也会先用紫色隔离妆前乳进行调和。

此外，还有檀粉。檀粉诞生于唐代。它由胭脂和胡粉调和而成，颜色为檀红色，使用

时可直接涂抹于面颊上。唐代杜牧的《闺情》有言：“暗砌匀檀粉，晴窗画夹衣。”檀粉是“檀晕妆”的精髓，其颜色为浅红色，将其涂抹在脸上有提升血气的视觉效果，使皮肤看上去细腻红润。这大概是古代粉底中的“粉调王者”，一度为爱美的女性所追捧。到了宋代，檀粉更是风靡一时。宋代苏轼在《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其九》中就写道：“皎绡剪碎玉簪轻，檀晕妆成雪月明。”更有诗人形象地以荷花的颜色比喻檀粉的颜色，并称赞用檀粉涂面，大有出水芙蓉天然晕色之美，如宋代杜衍的《雨中荷花》：“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真珠零落难收拾。”

(点绛唇摘自福建美术出版社《中国古代妆容100问》一书，李少丽图)

那天下午，我路过卖花摊时，目光突然被一丛浓绿吸引——那是一丛小小的龟背竹，准确地说是三棵，挤在一片五颜六色的鲜花中。没多考虑，我便把那丛龟背竹买回了家，并把它们移植到一个白瓷盆里。绿叶，白瓷，正相宜。

它们长势很好，不停地抽新叶，每一片新叶都有不同的裂纹，像一个又一个惊喜。新叶最初是黄绿色的，慢慢转为嫩绿，天长日久后，即变成成熟的葱绿。这不同层次的绿，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延续感，像不灭的希望。

因为喜欢，我对它们也颇为上心。得知龟背竹是热带植物，喜欢温暖湿润

绿植生活

● 桑飞月

的环境，我便把它们放在靠窗的位置，有阳光，但不会直射。每次去看它们的时候，我都会喷些水雾。它们便也好像懂得了我的心意，越长越漂亮。

梭罗说：“当你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宇宙的法则也会变得简单。”

一个人与其每天被各种信息裹挟着东奔西突，倒不如认认真真地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

有喜欢的植物和生活空间，对其投入精力和时间，打造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活。这样想着时，再看我的龟背竹，它们亦越发显得青翠与可爱了。

(朵 朵摘自微信公众号“博爱杂志”)



AI时代，职场人如何建立竞争力

● 脱不花



前两天有人问我：“当AI（人工智能）可以在这么大幅度上替代人的时候，人的价值、人的竞争力还能体现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关键的、不可替代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简单来说叫作“你是个人”。

在今天这个背景下，我们要重新理解人的能力。人身上的所有不可被替代的能力，都源于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能理解全面的信息，能理解那些说得出口的、说不出口的信息；我们能够管理自己的人生目标，能体察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我们能让每一场沟通都有温度。

一个年轻人从初入职场，一直到走上中高层管理者的位置，整个过程通常发生在15

年之内，也就是25岁左右到40岁之间。面对职业奋斗最重要的这15年，我们是否能破解职场背后的规律？我们是否可以避开前面无数人犯过的错误，一次就做对？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把职业生涯分为4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作“从大多数变成前20%”。

绝大多数人进入职场之后，都沿用着自己在学生时期、在家庭中所形成的习惯和经验，在处理工作时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更不知道怎样成为被优先晋升的那个人。从“大多数普通人”成长为一名前20%的优秀员工，你要闯过很多关，包括怎么接任务赢得信任、怎么表达不同的看法、怎么回应批评、怎么做好沟通

提升效率，以及怎么通过请教打造自己的职场好人缘等。

第二个阶段叫作“职场冲锋点”。

管理学上有一个研究发现，当你已经成为优秀员工一两年之后，斗志会跌到谷底——现有的工作你已经熟悉了，新的挑战却还没有来。但是很少有人会告诉你，其实在这个阶段，你的领导正在考察你。领导会从员工中选拔出优秀且具备管理潜力的那些人，着重地观察和培养他们，给他们提供轮岗的机会、接手项目的机会。

第三个阶段叫作“管理转身”。

恭喜你通过了“冲锋阶段”的考验，一咬牙挺过来了，成了一名管理者。但是在当上管理者那天你会发现，领导似乎对你不满意了。原因非常简单，当员工时你练的是长跑，当上管理者之后你练的是跨栏。你在长跑阶段积累的能力不是没有用，但这是两个比赛项目。所以，在成为管理者之后，你必须做好身份转换。成为管理者，你会发现遇到的都是新问题：向下沟通难，向上沟通难，发展也难。

第四个阶段叫作“职场突破”。

突破，意味着你要在胜任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职场天花板，成为中高层管理者。对很多人来说，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面对著名的“35岁陷阱”



了。到了35岁，整个职场会对你提出全新的要求，你要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职场突破点。

4个阶段如何破局？

第一个阶段，优秀关。

其实在这个阶段，领导对你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靠谱。什么是靠谱？就是交付确定性。你要在职场链条中，做一个稳定的、确定的环节。

在职场中要想让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觉得你靠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满足这么几个要求：工作水平稳定，按时、按质、按量地交付工作结果；工作状态稳定；工作边界稳定，能管理好任务的优先级，能上下跑动平衡关系。到这里你会发现，别人看你的视角，和你看自己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看自己，都是连续的；而别人看你，是一个一个的片段。所以，你要管理好一个一个的片段，才能真正让别人看到你的优点。

那怎么管理呢？主要靠沟通。在职场上，每一个你和外界接触的触点，其实都是通过沟通实现的。从接任务，到干活，再到任务交接，最后到展示自己的成果，都要靠沟通完成。其实，成为优秀员工的这一关，通关起来并不难，做好沟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就够了。

第二个阶段，冲刺关。

到了这一阶段，你将面临更复杂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你得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拓展能力。以前你只需要管理好自

己手头这点事儿，但是现在你需要思考得更全面。你必须在部门里，在领导面前，在同事中，显示出自己的领导力，让领导看到你的管理潜质。

怎么显现？还是靠沟通。不管是领导布置一项复杂工作，你要拆解好目标分配给别人，还是组织会议，和跨部门同事建立共识，面对这些复杂的人和事，你往往只有责任，没有权力。所以你更需要通过沟通让所有人看到，你能够按时、保质地捋清复杂工作中的各个相关方，并最终交付任务成果；让领导看到，事情能在你这里完成“闭环”，矛盾能在你这里得到调停，同事也能在你牵头的项目里获得成长。多想一步，多做一点儿，用沟通助你顺利通过职场冲刺关。

第三个阶段，管理转身。

对一个职场人来说，最怕的是你已经步入社会，但还带着学生思维。什么叫学生思维？就是将所有事务都看作闭卷考试——我不能问，不能作弊，我要自己默默备考——缺乏调动资源，跟别人合作的能力。对一个管理者来说，最怕的是你已经是领导了，却还带着员工思维。什么叫员工思维？就是我有边界，我把我的活儿努力干好，组织就应该看到我。什么叫管理者思维？就是我的工作没有边界，我能力的边界是我向外探索得来的。

成为管理者之后，你必须学会自我赋能、自我扩权，否则你什么事都干不成。在这里，我给你8个字的口诀，叫“轻薄短小、高大威猛”。

“轻”就是轻管理。你要善于用立规矩，而非惩罚的方式处理下属的问题。“薄”就是薄架构。面对团队士气不高、凝聚力差的问题，你需要理顺团队脉络，摸清团队的“信息墙”在哪里，并把它破除掉；打薄团队架构，让团队中的信息以你为核心流动起来；跟每一个下属建立高度连接，让团队有凝聚力。“短”就是短里程。你需要用一套科学的工作布置法，把复杂任务切短，让下属拿到手里的都是短短的、一定能干成的目标，这样他们才能一次把事做对。“小”就是小目标。你需要以目标为核心，进行激励和批评。好的激励，不仅能激发员工在工作上的内在动机，而且能让他们认可你这个人；好的批评，不仅不会让下属记仇，还能让他们进行反思，变得干劲十足。

“高”是指高频汇报。通过高频汇报，你可以更好地理解领导的想法和诉求，工作就更好做。“大”是指大处对齐。成为管理者之后，面对的指令会越来越模糊，你需要主动跟领导对齐。成为基层管理者之后，对于细节你的领导肯定不那么关心了，你只需要在大处对齐，对齐方向、目标、资源，从而理解上级的真实意图，让他愿意给你更大的做事空间。“威”是指“狐假虎威”。如果你是一个基层管理者，你一定要明白，你的所有权威都来自上级对你的信任和背书。所以，面对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学会善意地“狐



假虎威”。“猛”是指勇猛精进。每一个基层管理者都会有面对关键任务、艰难任务的时刻，这是一个人获得职业发展，被领导高看一眼的关键一步。所以在这个关键阶段，你既要把工作圆满做好，也要让自己的成果被上级看到。更关键的是，我给你的这些方法只需通过沟通进行，而且体制内外都适用。

第四个阶段，职场突破。

当你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中高层管理者之后，你必须掌握一些复杂的管理手段。我也有一个针对中高层管理者的口诀，叫作“摸爬滚打，多快好省”。

“摸”是摸清家底，识人

看人。你要知道谁是你的核心干将，谁可能是你要淘汰的人。“爬”是“爬梳”人力。你要争取不断培养出A类的员工，你培养的A类员工越多，你的晋升机会就来得越早。“滚”是滚动强化。你要通过规律性的绩效面谈和绩效管理，让你的员工不松劲。“打”是指以打代训。在培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要懂得怎么练兵，让你的团队成为一支专业的队伍。

“多”是指多头沟通，也就是跨部门沟通。等你到了中高层阶段，多头沟通就是你的工作常态，每一件事情都要跟不同方向的人沟通。那么，你就要了解，怎么能不内耗，做

好沟通。“快”是指快速拉通，就是做好上传下达。为什么你会觉得团队的执行力不够？因为觉得自己已经部署过任务了，而你的团队成员根本不理解你要干什么。“好”是指做好你的个人品牌，提升个人行业影响力。你的个人品牌是不是同行中的专家级品牌？你是不是公认的行业领航者？如果是，那你的身价当然不一样。“省”是指反省，就是通过科学化、标准化的反思反省，让自己不断地积累经验、积累知识，在日常工作当中做出知识级别的成果。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本刊节选，王原图）

科技的功过占比

● [美] 凯文·凯利 ○潘小多 译

我一直站在科技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无论哪种科技，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就有可能引发多少问题。而且，科技引发的经常是全新的、未知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不断发生。

我对所谓“好的科技”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比如，原子弹绝对不是一项“好的科技”，因为它会剥夺人们的生命，剥夺人们选择的权利和所有可能。原子弹这种武器的主要目的，就是“抹杀一切”。

但是当原子能与发电联系起来时，人们就能借此获得更多的可能和选择。电灯会照亮黑夜，延长白天，电能孕育新的力量。手工劳动可以通过电力实现自动化，提高效能。数百万人会因此而产生新的创意，实现新的可能。

虽然原子弹与核电都来自原子能，但它们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科技。一个会抹杀所有可能，另一个会拓展更多可能。我在判断一项科技的时候，总会思考这项技术是否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无限的可能性。

科技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存在，它会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引发问题。二者比例看似各占一半，其实不然。科技带来的益处占比为51%，而它引发的问题占比为49%。虽然二者之间只存在2%的微妙差别，但是如果将这个比例放在时间的长河之中，我们就会看到其差别有多么大。

因此，所谓的进步，从来不是只看当下就能断言的，而是要结合历史才能看清。

（大椿摘自中信出版集团《5000天后的世界》一书）



我与小店的黄金时代

●戴 蓉



友人问起我身上的丝绒西装，要我给她分享店铺链接。我告诉她：“这是我20年前在曲阳路上的一家小店里买的。”

那时我几乎每周都会去曲阳路转一圈，逛逛那些有趣的小店。茶叶店里常年光线幽暗，老板娘几乎整日守在店里。古董铺子孤高神秘，门口有青色的石狮子坐镇。

我在古董铺子里买过一对福建金漆木雕花板。从金漆的氧化程度看，这花板应该是有些年头了。金漆木雕于我并不陌生，在闽南的一些老宅子里，窗棂、入户门、雕花床、箱柜上，雕花随处可见。雕着人物、山水、花鸟甚至诗词的花板布局繁密却不杂乱，每一刀都有章法。给花板配上框子挂在书架旁边的那面墙上，这一派古意并不让人觉得做作，因为它并非巧立名目的“新中式”，而是曾实实在在地镶嵌在某个宅院里。在花板旁边放一个淡青色的瓷坛，深秋插一大捧黄菊在里面，看了让人疑心是亦舒小说里的场景。

事实上，“70后”都市女性年轻时的审美，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亦舒小说中偷师来的。亦舒对我们的启发，其实并不只是着装品位，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观念——即便是普通人也要懂得享受生活，自己挣的钱花起来最心安理得。那时，我每次拿着做兼职挣的钱来这里买几样心爱的东西，都觉得是对自己的鼓励。

专卖瓷器的店铺门面非常小，老板是个中

年人，一开始态度有点儿冷淡，说起自家宝贝时却像换了一个人。他给我讲解那些杯盘碗碟的故事：“这两个咖啡碟，仿品的颜色暗淡模糊，叶子只是一团绿，真品却连叶脉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组马克杯是按照博物馆的墙纸设计的，图案陈旧发黄完全是忠于原物……”我说还是他自用的那款杯子最美，他骤然往下一退，仿佛被我窥破了秘密，随后有一道光从他眼镜后面闪过，他的表情慢慢转为赞美。

老式店铺有一种日常的市井味道。竹器店里摆满竹篮、箩筐和凳子，某日我从门口经过，瞥见竹编的鸟笼里立着一只鹦鹉。豆腐店门口有滋味浓郁的豆浆卖。布店里来了新料子，店员将它抖开来，直接披在顾客身上模拟成衣的视觉效果。

彼时物资已不再匮乏，传统店铺的销售模式尚未受到大型超市及电商的冲击。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我在上海街头巷尾的小店流连，真是见证了彼此的黄金时代。

可惜，曾经的小店已日渐消隐。我庆幸自己在奠定审美观的青春时代曾拥有过它们，在它们那里消磨过无数欢愉的时光。

事实上，我与它们并未真正作别。拥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这样的尝试时至今日仍是我的功课。

（好花时摘自微信公众号“时代邮刊”，陈岱青图）

穿妈妈的衣服

●黎戈



那年妇女节，我做最后一次产检，医生有意无意地说：“要是今天生就好了，正好可以出来过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怀的是个女孩，我心中满溢着幸福——我一直想要个女儿。

我迫不及待地想给女儿我曾经错过的一切，包括扮靓的野心。在我小时候，我爸爸极度重男轻女，他要求我不穿裙子、不留长发，也不许我流露出性格中的女性特质，以便成为他想象中的儿子。

成长中经历的创伤，让我步入了完全相反的育儿路径。出于某种补偿心理，我极力想给女儿皮皮我曾深深渴望的一切：温柔、尊重、轻声细语的交流、被呵护的女性身份、能自由舒展的自我意识、优美的精神生活、诗化的文艺氛围……

于是，我给皮皮买了很多小裙子——印着小碎花的、粉色系的、镶着蕾丝的。皮皮肤色很白，粉面桃腮，穿上这些裙子，就是一个行走的春天。我抱着粉嫩嫩的小公主，亲了又亲，我的女儿怎么这么可爱！但现实很快打破了我的梦境，事实是，一个满脸不耐烦的小胖子，硬生生被塞进一条娇黄粉红的蓬蓬裙，裙褶都被胖妞滚圆的小屁股撑走形了，行走的春天迅速变成移动的菜单——小裙子很快被嘴角滴落的饭菜油滴、画画时泼洒出来的水粉颜料，弄得斑斑点点。

等她长大以后，我发现，她倒是很喜欢穿我的衣服。我不止一次地建议她，去尝试花哨点儿的衣饰，也常带她去服装店感受时尚潮流。可我的女儿，总是潦草逛完一圈之后说：“妈妈，这商场的空气太污浊了，我们还是去江边吧，那里人少，安静。”

皮皮这种未经灿烂就归于平淡的心态，让我感到不安。

她的同学们在放假时偷偷染了头发，染过的发梢逸出暑假的余味，虽然开学前都被勒令染回黑色，但那追求美的顽强努力，就像20世纪60年代我妈偷偷从藏蓝外套里翻出的印花衣角，让我感到青春对秩序近乎哀艳的顽抗。

每次我问皮皮想买什么衣服，她都说：“像你身上那种。”具体说，就是黑色、白色、米色、藏青色或灰色，线条极简，无任何装饰性细节，直筒板型，中短款长度，穿脱、运动都利索，没有难伺候的麻料子，无须洗烫保养。但我认为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不应该这么寡淡，我觉得自己剥夺了她的丰富绚丽。

我忽然想起，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我也很喜欢穿我妈妈的衣服。我们一般高，混穿也很方便。我常常打开她的衣柜，一件件挑选她



的衬衫。妈妈那代人，青春期在美的匮乏中度过，中年后求偿般追求缤纷感。我妈有一排白衬衫，它们都镶着蝴蝶结、飘带、木耳边，我常挑一件配牛仔裤穿；花裙子若干，我反配单色衬衫穿，再选个色系相近的头花。彼时营养条件不及今日，我身体发育迟，没有曲线，穿不出衣服的风韵，那种隶属于20岁的风情尚未付诸身体，绽放的欲望却已早早到来，在裙摆发梢向世界探头探脑。

我也很爱穿我妈的黑色系衣服，因为年少，那黑色在我身上全无颓感，只有酷烈。夏夜的热风里，我飞蹬着自行车，腕上叮咚作响的朋克风银镯，让我恍惚觉得拿到了成人世界的门票。

每个小女孩是否都有过这个阶段？特别渴望触摸成人世界，包括拥有第一个可以上锁的抽屉、第一间可以反锁的房间，第一次偷涂妈妈的口红，第一次重心不稳地踩着妈妈的高跟鞋溜上街……她们也想穿妈妈的衣服。衣服是女性之间的悄悄话。

我认为中学生应该穿得天真、俏丽、活泼，这是否也是一种刻板思维呢？小朋友的心理也是深邃多元的，未必有固定格式的统一答案。我对母亲的身份有些紧张，步步小心，时时自省，唯恐给孩子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伤

害，求全是否也会累人累己？事实上，只要能确认父母的爱，孩子是有包容能力的，她更需要诚实呈现自我的人际关系。

经过重重考验，我渐渐学会放弃预设的幻想，努力看见对方，然后接受当下真实的彼此。我的爱进化成了这样的状态：

某晚，我在校门口等皮皮，突然下雨了……懊恼之下，我突发奇想，不如去文具店买两件雨衣，我一直想试试那种冬季外套一样的直筒雨衣。我选了件明黄色的，好看又潇洒，又给皮皮买了件白色的。这下我又开心起来了。孩子们放学了，我给走出校门的皮皮套上雨衣，我们嘻嘻哈哈地走向车站。回家后，我把两件雨衣晾起来，它们一黄一白，一前一后，像两个嬉戏打闹的好朋友——就像我们在路上一样。

我的爱，现在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进行的。今天送皮皮上学之后，我在归途上，立于雨雾中，惊见树芽在春雨中一寸一寸变长。我记得昨天它才刚萌芽，现在它已经长出掌状嫩叶，树的汁液似乎变成气体，让青色在空中流动，春天肯定对它做过什么吧？我只需知道，春天就在眼前，这样就够了。

(丁香结摘自微信公众号“黎戈”，本刊节选，曾仪图)



生命之河里的石头

● [美] 米奇·阿尔博姆 ○赵晓春 译



所有父母都会伤害孩子，谁都没法避免。孩子就像洁净的玻璃杯，拿过它的人会在上面留下手印。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脏，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裂，还有少数父母将孩子的童年摧毁成不可收拾的碎片。

父母很少会对他们的孩子放手，所以，孩子就对父母放手。他们向前走，他们向远处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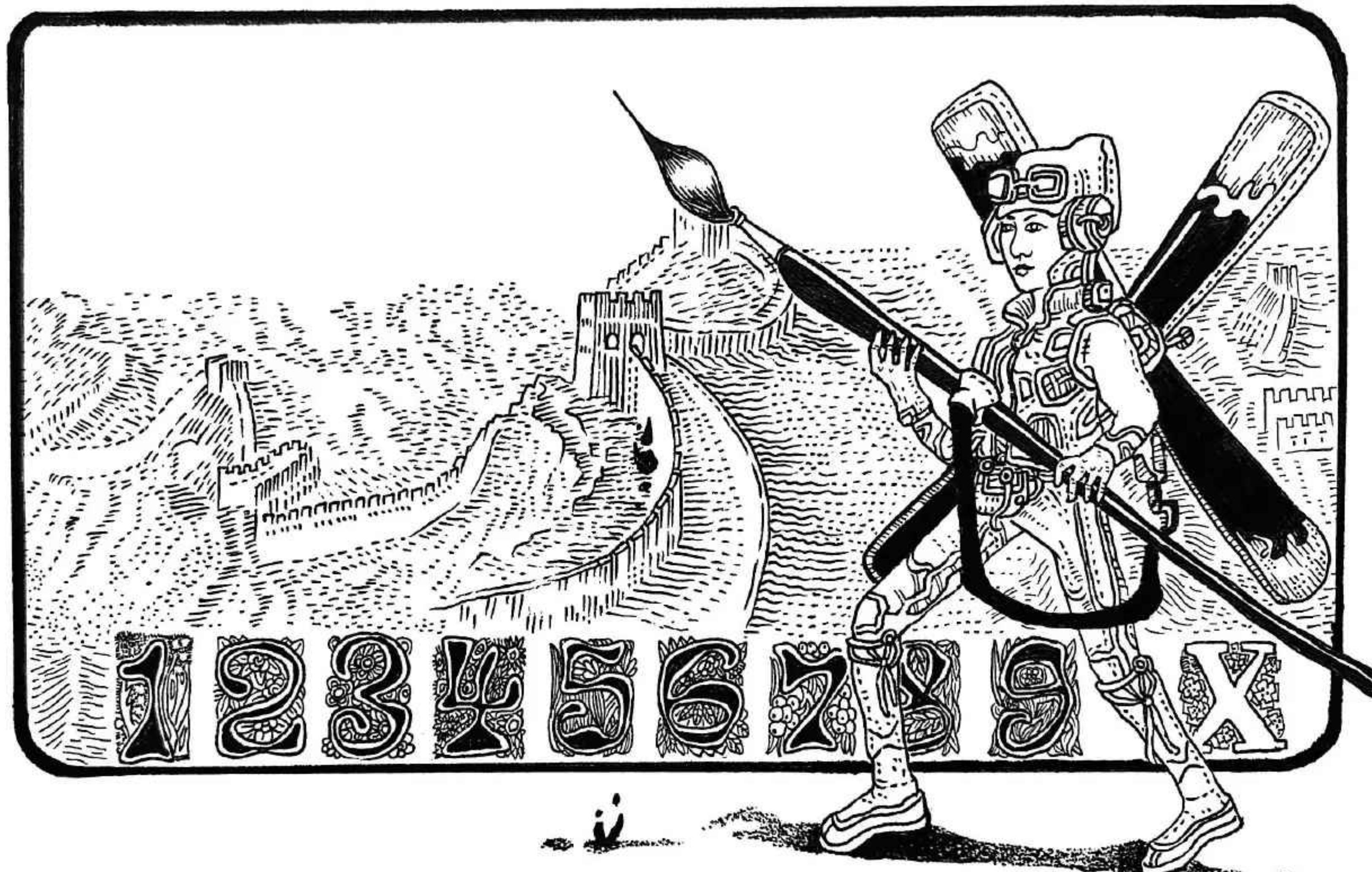
那些曾经让他们感到自身

价值的东西——母亲的赞同，父亲的点头——都已经被他们自己取得的成绩所替代。

直到很久以后，当他们的皮肤变得松弛了，心脏变得衰弱了，他们才会明白：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基于父母的经历建立起来的，就像生命之河里的石头，层层叠叠。

(嘉林秀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一书)





为什么身份证号尾号会出现“X”

目前我国居民身份证号码总共是18位，前17位都有具体含义：前6位是首次办身份证时所在的省、市、区的代码，中间8位是持证人的出生年、月、日，后面3位是申请户籍时派出所的分配码。唯独最后一位数字，是对前面的数字进行简单的数学运算后得出的，它是一个校验码。有的人会问：“为什么我身份证号的最后一位是字母X？”其实，这并不是字母X，而是罗马数字X。为什么不写成10呢？因为如果写成10，身份证号就变成19位了。在编码学中，不一样的数位不太容易存储和使用。那为什么最后一位的校验码会算出10呢？其实，这种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来自丝绸之路的数学

首先，我们来看一种古老

的算法：弃九法。

15世纪初，撒马尔罕城的统治者兀鲁伯格很爱钻研科学。他编订了《兀鲁伯格历》。这么喜欢科学的一个人，当然也很喜欢从帝国境内网罗各种数学、天文学人才。

阿尔·卡西是兀鲁伯格手下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兀鲁伯格天文台的第一任台长。当时的首席科学家不仅要帮助皇帝解决最困难的数学、天文学问题，还要给帝国境内的工匠、官员，还有儿童、青少年编订数学书。他编的这本书的名字叫《算术之钥》，就是算术的钥匙的意思。这本书囊括了跟今天小学和初中数学类似的内容：算术、代数、几何，书的第一卷讲的是整数的运算，比如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其中有一个算法很有意思，叫弃九法。

要了解弃九法，首先要弄

清楚什么叫弃九数。比如，数字3217，把它每一位上的数字连续相加，3加2加1加7等于13；继续把13的每一位上的数字相加，1加3等于4。直到得到个位数字4为止，这个4就是3217的弃九数。其实这个弃九数就是3217除以9之后的余数，只不过这种连续相加的方法是一种快速算法。

弃九数有什么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检验运算是否准确。比如，现在要检查3169乘以732等于2319708是否正确。如果没有别的方法的话，只能把它重新算一遍。但是用弃九法，首先把3169的弃九数求出来——1，再算出732的弃九数——3，接着算出2319708的弃九数——3，最后我们核验一下1乘以3等于3，结果是正确的。这就是古人的验算方法，其中充满了智



慧。大部分的数学知识，对普通人来讲就是为了应用。

阿尔·卡西作为首席科学家辅佐兀鲁伯格制定天文历法的时候，需要进行大量运算。为了达到高精度的运算，阿尔·卡西也需要检验。作为一流的数学家，他在思考高维问题的时候比普通人具有优势，但如果只是比纯粹的加减乘除运算，数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其实并无差别。

从弃九到同余

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阿拉伯的许多算法传到了欧洲。而从明朝开始，西方的数理科学知识大量传入我国，形成西学东渐。

在弃九法发展的过程中，数学家们又逐渐认识到弃七法、弃十一法、弃十三法等。这些方法都属于今天初等数论中的同余理论。同余理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应用是什么？答案是计算校验码。

和我们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校验码就是身份证号尾号。平日里，我们经常需要在手机或者电脑上输入身份证号，输入这么长的数字很容易输错，有了第18位校验码，就能及时发现错误。只要一个小小的校验码，就可以保证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

那它是怎么算的？主要分3步：首先身份证号码总共18位，把前17位号码依次乘以指定的系数，第一位乘以7，第二位乘以9，第三位乘以10……这在数学上叫作加权因子；然后，把这17个乘积相

加；最后，用所得和数除以11，看余数是多少。

某一个很大的数除以11，它的余数有多少种可能？如果整除的话，余数看成0；如果没有整除，余数可能出现1、2、3、4、5、6、7、8、9，还可能出现10，但是不可能出现11。按规定，不同的余数对应着不同的校验码。比如余数是0的时候，它对应的校验码就是1；余数是1的时候，它对应的校验码就是0；余数是2的时候，它对应的校验码是X……这就是身份证号的最后一位可能是0、1、2、3、4、5、6、7、8、9、X的原因。

下面来看一种简单一点儿的算法，它依然是利用弃十一法进行的校验码运算。只要是正规的书店买到的图书，每一本书都会有一个ISBN编号，叫国际标准书号。

目前ISBN编号有两组：一组是10位的，另一组是13位的。一个含有校验码的10位ISBN编号，它的前9位是有具体含义的，你可以通过这9位数字看出这本书是哪个国家、哪家出版社的。

第10位怎么算呢？比如，某一本书前9位的源号码是730904547，将第一位数乘以10，第二位数乘以9，第三位数乘以8……将9个乘积相加，最后得到226。然后计算226加上谁，可以被11整除，结果发现226加5就可以被11整除。按照这个算法，校验码就应该是5，由此就得出第10位的校验码。

那它怎么起到校验作用？

假如把第一个数输错了，本来是7，不小心输成了8。按照乘以加权因子再相加求和的方法，上面那个和已经不是226了，而是236。这时236需要加上6才能够被11整除。那按照这个算法，校验码应该是6，而不是5。

所以在真正操作的时候，如果有一位数字不小心输错了，但是最后校验码还是原来的数字，这时系统就会识别出这个号码是无效号码，是一个错误的号码。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算法，但是它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为整个系统的运转提供安全保障。

校验码无处不在

在日常生活中，校验码是非常常见的。

平常去商店或者超市购物，你会看见条形码。条形码的最后一位也是校验码。识别的时候，只用拿扫描枪扫一下，机器就能根据条形码的粗细来识别不同的数字。

条形码蕴含的信息太少了，毕竟只有几个数字。所以除了条形码，我们还有二维码，二维码蕴含的信息更多。二维码中的黑白小格，实际上就是数字0和1。它不仅含有校验码，还有其他信息，比如识别码。

平常在扫二维码的时候，如果拿手盖住一块，是不是还可以扫出来；或者二维码有一些地方破损了，但是依然可以扫出来。这就是识别码在起作用，它是更复杂的数学工具。



春 洗

●林 深

夜深了，一室灯光，如琥珀色的固体，里面有我，和一只蜷猫，沉睡如婴。

突然，睡猫被什么惊醒，用目光去捉。原来是雨，轻轻悄悄在叩窗。没有滚滚雷声鸣锣开道，春雨的脚步很轻，轻到只能先被一只猫发觉。想起这日是春分，才明白夜色中有春客到访。我始终没有起身，一场春雨落在耳中，听觉开始潮湿，空气水淋淋的，夜也是水淋淋的。

细雨，在玻璃窗上散步，一滴雨点踩进另一滴雨点的脚印里，趴在玻璃上往屋里看，看累了，雨珠又滚落下去。

春雨有任务在身，要去造访春草大地、春树森林。风把春天喊来，其实是一句“空话”，其余的全都丢给春雨去兑现。可春雨也实在是好性子，不急不慌，路过人的日子张望一下，路过动物的日子也要看一看，趁便把日子洗刷一番。

这场春雨，很解人，天明已停，路人不必慌乱奔走。窗外栏杆下，几点雨珠亮晶晶的，看对角度，便有夺目的光亮。一夜春雨，把天地都洗过，留下一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就悄悄走了。

每场雨后，都有一个把世界打扫得干干净净，又不声不响离开的人。

(孤山夜雨摘自《今晚报》2023年4月21日)



夏天的样子

● [日] 松下幸之助

○胡晓丁 译

希望夏天就是夏天的样子。对那挡也挡不住的烈日、擦也擦不干的汗水，任何人都无可奈何，所能做的只是拼命地喝水，默默地忍耐。即便如此，我仍然希望夏天就是夏天的样子。

正是有了这样的夏天，才能有秋天的收获。

这样的夏天让人难以忍受，但大自然一直在默默忍受，让万物之根牢牢地扎入大地，从暑热中吸收能量，为秋天储蓄收获的果实。如果夏天不再是夏天的样子，秋天也就不再是秋天的样子，收获的喜悦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希望夏天就是酷热的夏天。

人生路上的坡道，爬起来挥汗如雨，需要不停地喘气。然而，再怎么艰难，再怎么无奈，这条坡道也一定要爬上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积蓄起人生收获的力量。这看似在消耗能量，实际上，却可以积蓄起伟大的力量。

爬坡时轻轻松松未尝不可，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在爬坡时能流点儿汗。有时，我甚至希望眼前的坡道能一直爬不完，就像希望夏天就是夏天一样。

(秋水长天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人生心得帖》一书)

在工业生产比如汽车装配，或者更复杂的FAST天文望远镜的装配过程中，成千上万个零件就需要二维码的帮助，以完成组装。

美国数学家莫里斯·克莱因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中

说过这样一句话：“数学知识如果脱离了它丰富的文化基础，就会被简化成一些毫无意义、充满技巧性的程序，数学的形象这时候就被扭曲了。”

任何一个数学公式、数学算法、数学定理背后都有它产

生的源泉。比如身份证号中的算法，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它背后有着数学思想演化的脉络。

(本文经中科院格致论道讲坛公众号“SELFtalks”授权刊登，本刊节选，陈玉斐图)



秋天的两种指向

●穆 涛

“秋”这个字，在古代有一种写法是“穫”，从禾从龟。“龟”指龟卜，即将龟甲火烧之后以裂纹占卜吉凶。“秋”的字面意思是以收成盘点一年的得失，并预判来年的走势。

《尔雅》给“秋”的释义是“白藏”和“收成”。“秋为白藏”，秋在五色中对应白，“气白而收藏”，收藏是收敛。“收成”一词，含着收获和成器这两种指向。一个人有了收获，要知道收敛，要慎重思量，才能更上一层楼。在成功中反思，是典型的中国智慧。春是一年的开始，在开始中领会初心和动机；秋是结果，在结果中洞察大义。成语“明察秋毫”“多事之秋”，以及古代刑法中的“秋后问斩”，都是这种智慧思维的外延。

秋在五行中属金，这是“金秋”一词的由来。一年四季中潜伏着五行的运行原理，五行通顺则治，五行悖逆则乱。中国古代社会推崇德政，提倡以德涵养社会。德政既可润泽民心和民风，也可应对天灾带来的变数。

据《礼记·月令》记载，中国古代政府秋季3个月的工作要点，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1. 农历七月，开始对死刑囚犯行刑。

2. 加强军事训练，练兵比武，做好作战准备。

3. 命令司法官员审核法规制度，修缮监狱，严格执行，维护治安。

4. 完善堤防，防范水灾。修宫室，起墙垣，筑城郭。

5. 农历七月，进入天地收敛的时令。这个月，不分封诸侯，不任命重要官员，不奖赏土地，不外派大使，不大量支出钱财。

6. 农历八月逢中秋，要敬月老。

7. 农历八月，筑城郭，建都邑，挖凿地窖、粮仓，开始储备过冬物资。

8. 农历八月，简化关隘通行手续，降低市场收费标准，出台鼓励商贸的政策。

9. 农历九月，命令百官全力做好各种物资的存储工作，以应天地收藏时令。

10. 命太宰总结农业生产

成果，妥善做好统计工作。皇帝的籍田物产收归神仓（储存祭祀所用物品的仓库）。

11. 农历九月，举行祭祀五方帝的大飨祭。

12. 召集国内诸侯，以及京畿之内的各县官员到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并颁布来年12个月的时令朔日。确定诸侯的贡赋，以及向百姓征税的标准。

13. 农历九月，天子教习民众田猎，操习5种兵器（弓矢、戈、矛、殳、戟），颁布养马和使用马的政令。

14. 农历九月，鼓励百姓伐木烧炭，以备冬天之需。

15. 农历九月，督促官员审理案件，不要出现积案。

“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淮南子·时则训》）这是“准绳”“规矩”“权衡”3个词的出处。中国人自古重视四季的变化，受益于四时，也受制于四时。

（忆江月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国人的大局观》一书，本刊节选）



领水果

一天，我取了快递回家，恰巧碰到邻居大妈，她问我买了什么。我解释说：“不是买的，这是我在网上种树领的水果。”说罢，我还向她详细演示了具体操作流程。

过了几天，邻居大妈在小区里碰见我妈，她得意地说：“你以前笑我，说我为了领几个鸡蛋排半天队，如今你儿子浇了大半年的水才领几个水果，你咋不笑了呢？”

60岁的一天

下班后，看着在广场上跳舞的阿姨叔叔，我问同事：“你有没有想过60岁时的一天该怎么过？”

同事答：“上班呀。到时候咱们还没退休呢。”

房产市场

当寄居蟹找到尺寸过大的新壳时，它会等待其他需要新壳的寄居蟹聚集过来。然后，它们会调查彼此壳的尺寸，接着互相交换适合的壳。

我真的要被气死了，寄居蟹的房产市场居然比我们的先进！

幸福时刻

吃晚餐时，我听到隔壁桌情侣的对话。

男：“说一下今天让你感觉最幸福的事。”

女：“下班后，你骑车载着我来夜市吃卤肉饭。”

男：“说实话。”

女：“你骑车载我来吃卤



肉饭。”

男：“说实话。”

女：“吃卤肉饭。”

睡醒

老板：“你怎么每天来上班都跟没睡醒一样？”

我：“我睡醒了来上班不就迟到了吗？”

心在滴血

我流鼻血了。书房里没纸巾，我赶紧跑到客厅喊我爸：“爸，我流鼻血了！”

我爸也特别着急：“快拿手接住，我刚拖完地！”

生日

去年老婆过生日，我正好出差。没时间陪老婆，我只好给她发了500块钱的红包。

今年老婆过生日，我推掉了所有工作，准备带她去吃大餐。

老婆：“不用这么复杂，像去年一样就好。”

我：“还给你发红包？”

老婆摇摇头，说：“还出差！”

真实感受

他每次和女友约会，总要花掉半个月的生活费，因此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这天，女朋友在电话里生气地问：“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他鼓起勇气说出实话：“我……我看不起你。”

套路

昨天在电影院等人，一个陌生的女孩羞涩地过来对我说：“打扰一下，我的现金不够，我能用支付宝转账跟你换50块钱吗？”

我没多想就从钱包里拿了50块钱给她。

她用手机扫完我的支付宝，突然羞红了脸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的支付宝没钱了。”然后，她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加你的微信转账给你好不好？”

晚上，那个女孩发来消息：“亲，你听说过健康减肥餐吗？”

常用句式

用“这个……这个……”造句。

小学生：这个是小猫，这个是小狗。

初中生：这个是醉翁亭，这个是岳阳楼。

高中生：这个是让我过目不忘的萤火，这个是让我一眼万年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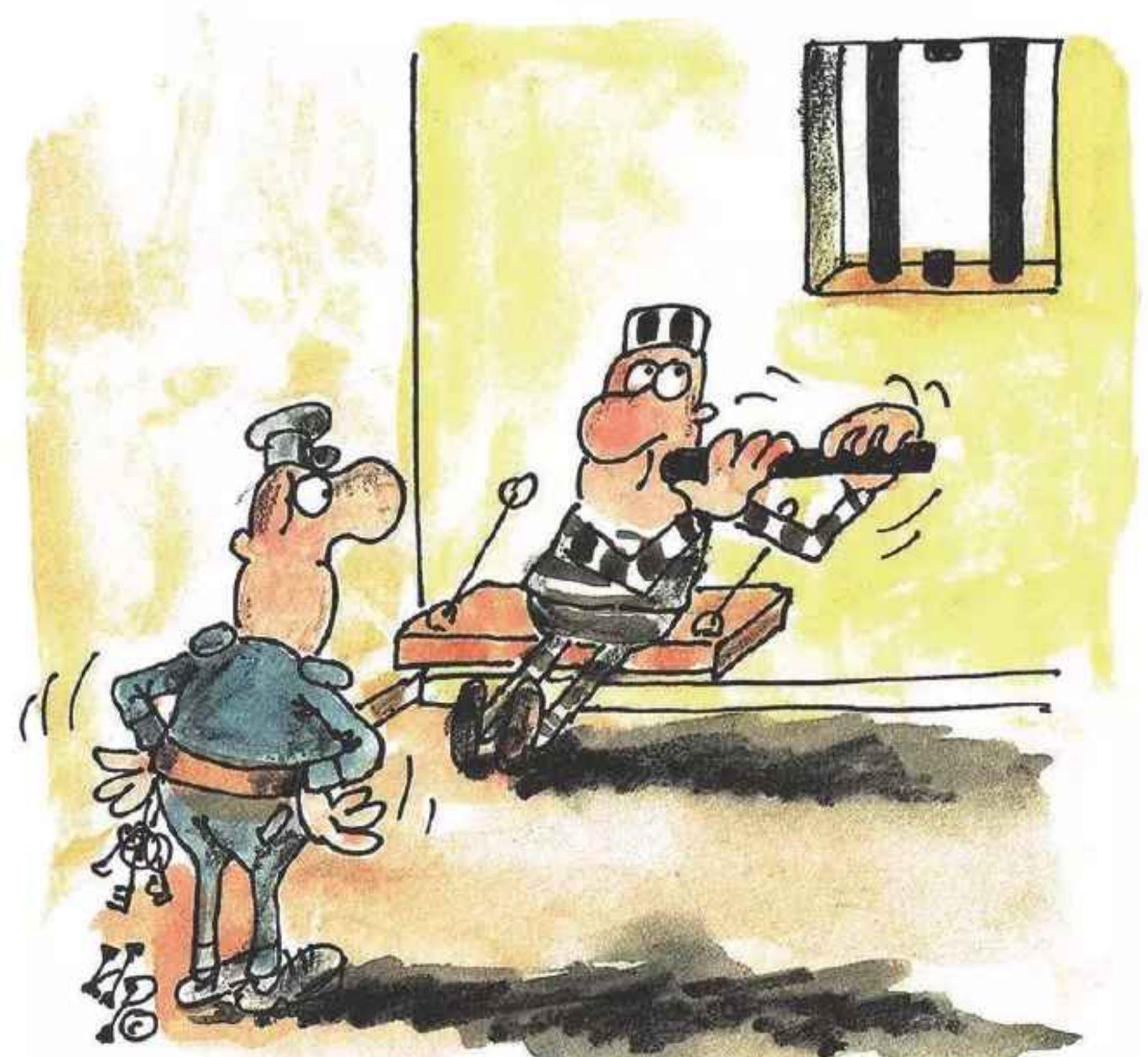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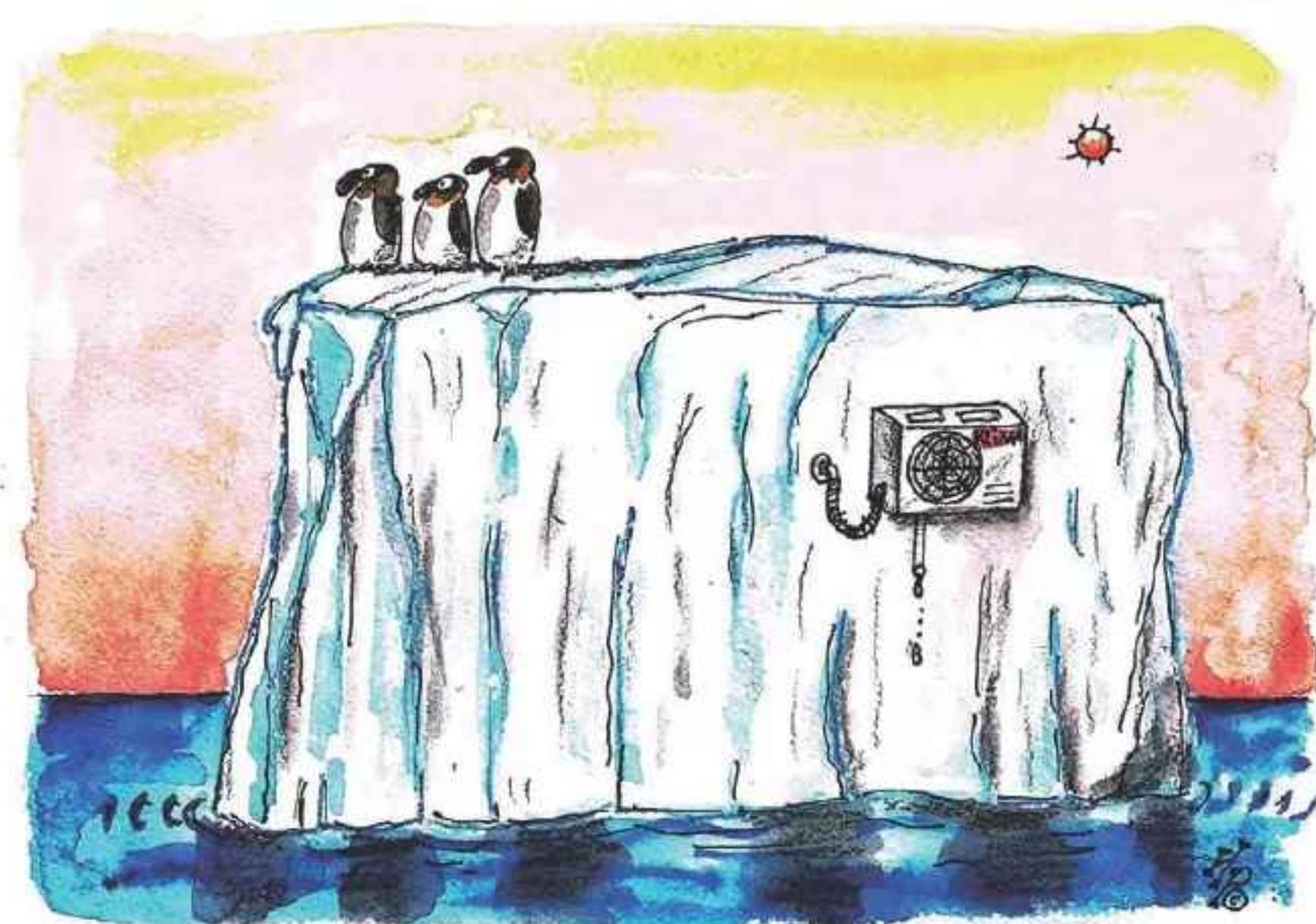
大学生：这个，这个，二两饭。

（白丁儒、赵泽浦等摘）



漫画欣赏

● [伊朗] 伊里恩·特伦达菲洛夫



迟桂花

● 肖复兴



杨家老四是我们大院的农艺家。他来者不拒，逮着什么种子就撒什么种子，然后等着它们随意地开花，把他家门前不大的空地挤得满满当当的。他爸嫌他花种得太多了，便对他说：“糖吃多了不甜，花养多了不香。你把你的这些宝贝拾掇拾掇，拣点儿好看的种种，剩下的都给我拔了。”

高一下学期开学没多久，刚过了清明，他还真把这些宝贝拔得干干净净，随后扛回来一棵长得不矮的小树。这棵树虽然小，但他一个人根本扛不

动，是钟家的大女儿和他一起扛回来的。

一开始，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棵小树上了。我们大院里的树不少，但没有这种树。大家都好奇地问他这是什么树，他一脸汗珠地告诉大家是桂树。但是，钟家两口子老眼毒辣，见微知著，看出了端倪。自家的大女儿肯定和杨家老四好上了。否则，这样一棵树，那么远的道儿，她是不会和人家一起去抬的。不过，钟家两口子暗中观察，不动声色，心里有数就是了。因为他

们知道这个宝贝闺女是个顺毛驴，戗毛是理不顺的。

钟家大闺女叫钟锦钰，我们大院里的孩子都叫她金鱼。上了高中之后，她戴上一副近视眼镜，我们就都管她叫龙睛鱼。在钟家的三个孩子里，她不是最聪明的，却是学习最用功的，一门心思上大学。她和杨家老四是怎么好上的？听说她先喜欢上了杨家老四种的花，然后喜欢上了人，算是典型的爱屋及乌吧。

后来，我知道了，杨家老四之所以把以前种的那些花都拔了，改成种桂树，是因为听了龙睛鱼的话。龙睛鱼说：“花和树，树更好，树又高又大，开一树的花又多又香。你种的那些花都是草本的，每年都得种一次。树就不用了，种活了它，命比花的长多了，每年都会开花。”杨家老四觉得这话有理，但不知道该种什么树，龙睛鱼便提议种桂树。

杨家老四喜欢农艺，爱钻研这门学问。他把原来种花的土全部换了。我问过他为什么非得换土，他说：“花草树木对生长的土壤需求不一样，就像不同的人对生活的需求不一样，有人喜欢吃甜的，有人喜欢吃酸的。树和人是一样的。听说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吧？”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冬天来临之前，我见他用黄色草绳从树的根部一直包到树干中间。我帮他忙活的时候，他对我说：“桂树是南方的树，娇气，怕冷。你帮我看点，别让那帮孩子把草绳



给掰走了。”

杨家老四种上这棵桂树的第二年秋天，桂花就开满了树。桂花不大，米粒一般小，金黄色一片，缀满枝头。一粒一粒的小花本不起眼，但聚集成阵，花香就像攥紧的拳头一样，击打出来是那样有力。浓浓的花香像长了翅膀，飞遍我们大院，比春天开的丁香还要香，还要好闻。

这棵桂树，给我们大院庸常的日子带来了新奇的欢乐。那时候，我们小孩子的心思都集中在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棵桂树上，根本没有注意到，就在桂树一天天长大的同时，杨家老四和钟家大闺女的感情，也一天天在长呢。桂花开满树的时候，他们的感情也悄悄地开着花、喷着香呢。

这一切是瞒不过钟、杨两家老人的眼睛的。他们都是过来人，知道这种年龄的男女常在一起的结果，就像树到了季节要开花，哪有不让树开花的道理？钟家两口子都是中学老师，看杨家老四爱学习、爱钻研，当然喜欢这样的好孩子。杨家看钟家是诗书之家，钟家大闺女性格文文静静的，长得又白白净净的，自然更是喜欢。因此，他们两家都悄悄默许，对这段感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一年秋天，我们大院弥漫着桂花浓郁的香气。桂花飘落的时候，制作糖桂花是我们大院“开天辟地”的大事。大家都很好奇，我们一帮孩子更是一早跑过去看。做糖桂花的主角是钟家太太，杨家大婶在一

旁当帮手。桂花早在杨家的窗台上晾干了，杨家大婶早就备好了红枣、蜂蜜和白糖。钟家太太从家里拿来了米酒和桂圆，然后教杨家大婶怎么样一层层地将这些东西放进盛满水的铁锅里，将它们煮开，熬成黏稠状。最后，钟家太太放了一点点盐，糖桂花就算做成了——做法并不复杂，跟我们熬粥差不多。糖桂花闻起来真的很香，尝一口，甜里面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是糖的甜无法比拟的。

桂花第二次开放的时候，杨家老四和钟家的龙睛鱼都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杨家老四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龙睛鱼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仿佛人只要一上大学，就跟鲤鱼跳过龙门一样，立刻长大了，恋爱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想怎么爱就怎么爱。杨家老四和钟家龙睛鱼可以双飞蝶一般，明目张胆地手牵着手，大摇大摆地出入我们大院了。

每个星期天从学校回到我们大院，杨家老四和钟家龙睛鱼，都会一起侍弄给他们带来感情和好运的桂树。每年暑假他们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日子，他们两个还会在树上系上一根红丝绳，作为还愿和感谢的表示。每年秋天桂花开放的时候，钟、杨两家都会聚在一起，做糖桂花，然后给全院每家送一小碗，这成了我们大院的保留节目。

不记得从哪年的秋天开始，这个保留节目消失了。起初，大家并没有在意，因为开始的几年秋天，只是钟家不再

来杨家煮糖桂花，杨家大婶还会煮，而且照样把煮好的糖桂花给每家送一小碗。忽然，有一年的秋天，大家没有等来糖桂花，心里闪了一下，有些空落落的，才觉得好像缺了些什么。

我后来仔细想了想，糖桂花和我们告别的具体日子，应该是在钟家大姐龙睛鱼大学毕业，和同班那个印尼华侨结婚之后。听杨家小六子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祸根。大学毕业，龙睛鱼被分配到北京一家航天科研所工作，杨家老四被分配到黑龙江研究马铃薯退化问题。这是导致两个人最终分手的最重要原因。当年，龙睛鱼希望老四能够留在北京，但老四坚决要去黑龙江，他毕业实习就在黑龙江，对马铃薯退化的研究产生了兴趣。那时候，马铃薯退化在中国是件大事，是重要的研究项目，为此从北京调去了好几位老科学家，他正好想跟老科学家们学点儿“真经”。

不管怎么说，本来挺好的一对儿，就因为这个退化的土豆，便“孔雀东南飞”了，我们大院的街坊都替他们惋惜。

杨家老四去了黑龙江，他家门前的那棵桂树没人照料，开始还行，几年之后，开春后没有人施肥剪枝，入冬前又没有人用草绳包好保温，树渐渐凋零了。秋天来的时候，开的花稀疏零落，全院飘香的盛景再不存在了。

我临去北大荒那年的夏天，望着这棵失去元气的桂树，想起老四和龙睛鱼，心里

十分感慨。老四大学毕业到黑龙江，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日子过得飞快，我都二十岁了，老四都往三十岁上奔了。听小六子说，他哥哥一直没有结婚，可人家龙睛鱼都有两个孩子了。我在北大荒待了六年之后，重回北京，再到我们大院的时候，钟家早就搬走了，杨家还住在老房子里，只是门前的那棵桂树不见了，听说杨家老四还一直单着。

自那以后，我有好多年没再回过大院了。去年春天，听说大院就要拆迁了，我便回大院看看。没有想到，一进门就看见了小六子。他告诉我，他哥哥老四二十多年前就被调回中国农业大学教书了。他研究的马铃薯退化问题，有了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的奖励。不管怎么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为老四高兴。

一天，我让小六子带路，找了一趟杨家老四。如果不是小六子领着我进老四的家门，向我们彼此介绍，我们真的都不敢相认了。我们都老了。他身边站着一位女士，年龄也不小了。不用说，她是龙睛鱼的取代者。

都说往事如梦如烟。但是，再怎么如梦如烟，小时候的事、年轻时候的事，还是很難忘记的。坐稳之后，没等我开口，老四便先对我说：“我听我家六子说了，你关心的不是我，而是钟家的钟锦钰，我就先告诉你，省得你惦记。我从黑龙江回北京后，她确实找过我一次。那时候，她已经离婚好多年了，两个孩子都被前

夫带到国外去了。不知道她从哪儿听到了我回北京的消息。当然，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听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希望能破镜重圆。那时候，我刚到北京，还没房子住，暂时住在学校的招待所呢。下班之后，我就带着她到了招待所，见了她。”说着，他指了指坐在身边的老伴。他和他的老伴都笑了。

在来的路上，小六子告诉我了，这位女士是他哥当年在黑龙江研究土豆时的助手。两个人一起从黑龙江被调到北京，他们在离开黑龙江的时候结了婚——龙睛鱼差了一步。人生有些事情，失之毫厘就往往相差千里，和农耕稼穑一样，错过了季节，不是不可以补种，但补种也需要恰到好处的时间。

我想既然龙睛鱼曾经找过杨家老四，两个人应该有联系，便问老四：“她现在住在哪里？”

老四摆摆手说：“她得了癌症，已经去世四五年了。”

我心里一惊，在我的印象中，龙睛鱼还是和杨家老四恋爱时的样子，是她和杨家老四一起抬着那株桂树时一脸汗珠的样子。

离开的时候，杨家老四和他老伴送我。老两口身体硬朗，晚年幸福。我不由得想起龙睛鱼：如果当初她和杨家老四在一起，或许不至于得这个病，起码还可以活到现在，那么站在老四身旁的这个女人，就应该是她了。人这一辈子，真是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送到楼下，我才注意到他家楼前种的是一片桂树。刚才来的时候，我光顾着上楼了，没有看到这一片桂树。我笑着对他说：“我认得出来，你是相中了这片桂树，才搬到这里来住的吧？”

他笑着说：“巧合，完全是巧合。”

我笑他：“哪里有这样的巧合！”

他说：“真的是巧合。如果我真相中了桂树，也会选当年种在咱们大院里的桂树。那是早桂，开花早，开花多，开花香；不会是这种，这种是迟桂花，开花不行，又开得晚。”

（大浪淘沙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们的老院》一书，本刊节选，李晨图）

两种爱情

● [俄] 伊·安年斯基

◎ 童宁译

有一种爱情像烟：
紧挨着它，你会迷醉，
给它自由，会消失不见……

做一道烟，但会青春永在。

有一种爱情像影子：
白天卧在你的脚下——看着你，
夜晚无声把你拥抱……

做一条影子，但会朝朝暮暮，永不分开……

（玉人歌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一切都像在拯救：白银时代的爱情诗》一书）



这幅简略到“草率”的《墨兰图》，其实蕴含着浓重的情感。它的作者郑思肖，是一位个性极强的画家。

当你把目光投向这株墨兰的根部，会发现那里不同寻常。这株墨兰是没有根的，或者说，它的根部没有土地，看起来，它像生长在空中。

郑思肖画兰而不画根，是为什么呢？这要从郑思肖所处的时代说起。

郑思肖经历了从宋到元的改朝换代。他的人生也因此被分为两段——前半段在南宋，在他年近四十时，南宋灭亡了；后半段在元朝，直到他在七十八岁那年去世。对他来说，南宋就是他深深扎根的故土。人近中年而故土被夺，郑思肖悲痛欲绝。这株无根的墨兰正是他心情、感受、处境的写照，也是他那个时代无数宋朝遗民心境的代表。

除了画兰，他还做了很多事以表示不忘故国。比如，他把名字改成“思肖”，因为“赵”是宋的国姓，由“走”和“肖”构成；不光改名，他平时无论坐卧，都不面朝北，因为南宋是被来自北方的元军所灭；“坐必南向”，表示心系故国南宋，所以他还有个号叫“所南”；他给自己的居室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叫“本穴世界”——把“本”字之“十”插到“穴”字中间，“本穴”就成了“大宋”。他用这种执拗的方式表达着个人的反抗。

宋亡后的那些年，每逢祭祀的日子，他就到野外去大哭一通，朝南叩拜。随着时间的流逝，

无根之兰

●田玉彬

理解他的人越来越少，或者说，被时间抹平伤痛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他的感情依然强烈，他的做法依然执拗。只要听到有人说北方话，他就会把耳朵捂住，赶紧跑开。人们知道他性情孤僻，不易相处，也不介意。

元代高僧明本禅师听说了他的名声，想见他，他不肯见。有一次，两个人偶然在梅应发家碰见了。一见面，不免有些尴尬，两个人就这样沉默不语地坐了很久，明本忽然开口说：“所南何不说法？”郑思肖说：“两眼对两眼无法可说。”要走了，明本说：“博学老子。”郑思肖随即说：“世法和尚。”明本禅师为了表示对郑思肖的尊重，态度谦卑，乃至到了恭维的程度，可是郑思肖一点儿都

不买账，还讥笑明本禅师徒有其名。其实，明本禅师是一代高僧，并非他想的那样。

梅应发是宋理宗时的进士，入元后放弃做官，所以郑思肖肯去他家。而明本禅师受到元朝皇帝和贵族的尊崇，因此被郑思肖拒绝。

被郑思肖拒绝的人里，还有著名书画家赵孟頫。赵孟頫出身于宋朝宗室却入元朝为官，郑思肖对此很是厌恶，于是和他绝交了。

晚年，郑思肖把房子卖了，用房款周济穷人；把大部分田产施舍给寺庙，自己只留了数亩作为衣食来源。他还对佃客说：“等我死了，这田就归你了。”

临终前，他嘱托友人说：“烦请你为我做个牌位，上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说完，气绝而逝。

郑思肖，这株无根之兰，以超乎寻常的倔强，守护了他的精神之根，也留给后人无尽的叹息。

(孤雁儿摘自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国画，好好看》一书，杨禄曾图)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国际土著语言十年”项目，这个项目是为了联合各个国家的力量，关注世界各地土著语言的存活和发展情况。

有数据显示，土著人群占全球总人口的近6%，但在全球6700多种语言里，土著语言多达4000种。有学者就说，土著语言相当于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但是，这些土著语言正在急速消亡。据保守估计，到21世纪末，全球将有超过一半的土著语言消亡，平均每两周就有一种土著语言消亡。原因很简单，土著语言的使用人数太少。土著们为了融入现代社会，不得不放弃使用母语。久而久之，这些语言就被人遗忘了。

项目启动仪式上，有大使倡议，项目最终要形成一个联合国公约，使得“每个土著妇女都能用自己的语言安抚自己的孩子，每个土著儿童都能用自己的语言沟通玩耍，每个长者都能用自己的语言传递经验”。

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说，语言有一个神奇的作用，就是会影响我们对时间的感知。

比如，在汉语表述中，说过去一个礼拜会说“上个礼拜”，说未来一个礼拜会说“下个礼拜”。要知道，在英语里，关于时间可没有上下这一说，只有前后的概念。在他们的表述里，

只有“前一个礼拜”和“后一个礼拜”。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研究者推测，这可能与两种语言的读写习惯有关。在古代中国，文字的读写方向是从上到下，使用汉语的人会形成一种思维惯性，“上”代表着先发生，“下”代表着后发生。而英语的读写方向是从左往右，所以使用英语的人会觉得“前”代表着先发生，“后”代表着后发生。

语言不仅会影响我们对时间方向的感知，还会影响我们对其形状的感知。在汉语里，我们会用“长”“短”来表示时间持续的长度。其实英语、法语、德语，也都是这么表述的。这说明，我们把时间的形状想象成了一条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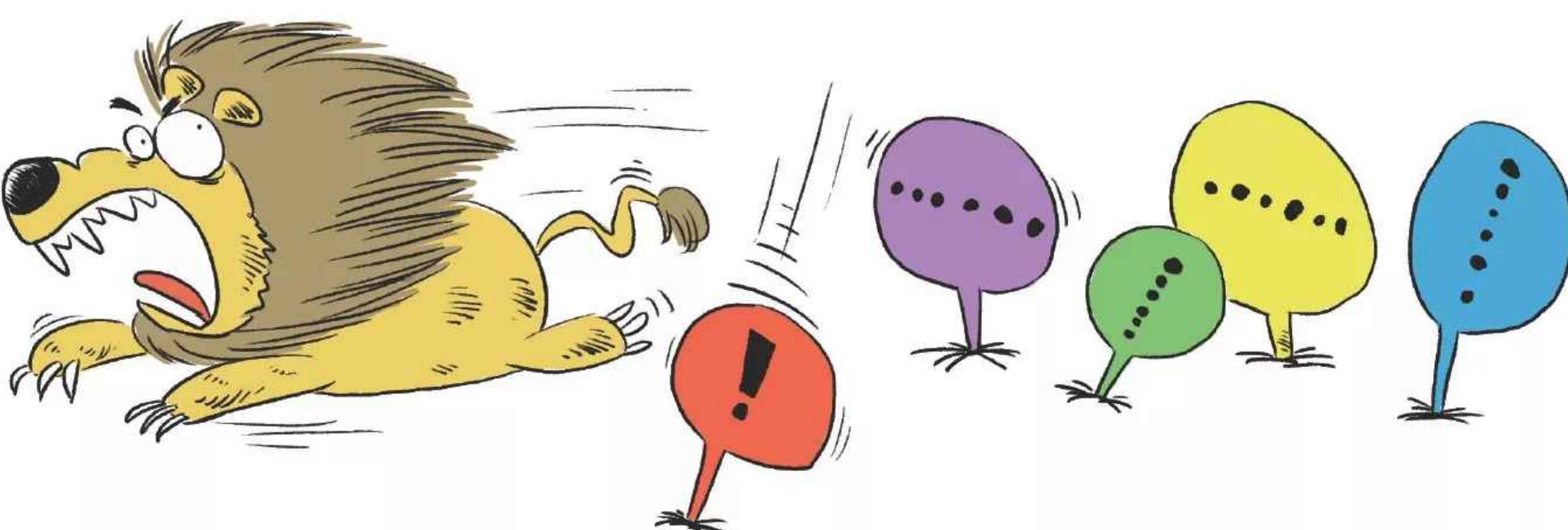
但有一次，一位英国的认知学者去希腊参加研讨会时，惊讶地发现，希腊人并不是这样描述时间的。希腊语把时间描述成一种三维实体，就像某种可以装东西的瓶子。所以，希腊人把持续时间久称为时间“大”，或者时间“多”；把持续时间短称为时间“小”，或者时间“少”。

那么这对我们的现实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学者推测，我们对时间的表述可能影响物理学的发展。

时间是物理学中的关键变量。在牛顿的世界观里，时间被看成一条无限延长的线，时间点在线上严格按照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不能交换位置；但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时间被看成一个三维空间，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同

语言的力量

●李方圆





时存在，甚至可以交换位置，就好像在一个瓶子里四处游动。

爱因斯坦的理论一出，石破天惊。但是其实在希腊语里，这种时间观早就存在了。所以，有学者担忧，主流语言对时间的描述，可能阻碍了物理学的发展。

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它说，语言中的时态决定了人们思考未来的方式。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学英语，最头疼的就是时态，总是记不住，因为在汉语中是没有时态的。

语言有没有时态，会对思维方式产生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它会影响一个人对未来的重视程度。有研究者发现，使用没有未来时态语言的人，比使用有未来时态语言的人，每年把钱存入银行的可能性高了31%，退休时积累的财富多了39%，吸烟的比例低了24%，积极锻炼的比例高了29%。这是不是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

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有未来时态的语言，引导着人们把未来和现在区分开来看。而没有未来时态的语言，会引导人们把未来和现在看成同样的东西，未来和现在这么接近，人们自然会对未来更加重视。

最近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就是有了各类翻译工具后，我们就不用学外语了。但是看了这篇文章你会发现，学习不同的语言，有的时候也不全是为了交流，它还能让你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希望今后你能对其他国家的语言多一分好奇，多一分探索的欲望。

(子夜歌摘自“得到”App, 刘刚图)

公明仪是春秋时期的音乐家，能作曲、善弹奏，七弦琴弹得尤其好。天气好的时候，公明仪喜欢背着古琴到户外弹奏。

这天风和日丽、山色如画，公明仪心情大好，一个人坐在地上弹奏美妙音乐，路边一头黄牛正在慢悠悠地吃草。公明仪心想：我的琴声动人心扉，使人陶醉，牛听了是否也很享受呢？想到这里，公明仪立刻对牛弹奏起“清角之操”。公明仪弹得很投入，并深深沉浸于雅正的音乐当中，可那头牛无动于衷，甚至没有停下来看他一眼，这就是“对牛弹琴”成语的来历。

“对牛弹琴”出自《理惑论》，后被收录于《弘明集》，但这只是故事的上半部分，故事的下半部分其实更精彩。公明仪见牛听不懂高雅古曲，就依蚊子牛虻的嗡嗡声和失群牛犊找母牛的哞哞声临时作了一首曲子，演奏给黄牛听。

当公明仪奏响“蚊虻之声”和“孤独之鸣”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原本正在吃草的牛顿时垂下尾巴、竖起耳朵仔细听起音乐来。

听不懂“清角之操”，但听得懂“孤独之鸣”，看来，牛并非不懂音乐，只是对自己不感兴趣的音乐漠不关心，对那些熟悉的音乐则兴趣盎然。有感于牛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弘明集》的作者僧祐感叹道：“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

(田晓丽摘自
《民间故事选刊》
2023年第3期)



午后的上学路上，小泽哭了3回。

这段路只有几百米，出村，穿过田埂，再上一道斜斜的坡，就到了那所孤零零的村小：江西省高安市华林山镇朱家教学点。因为没有脚趾，无法走太多的路，小泽只能坐在自行车上，由祖母推着去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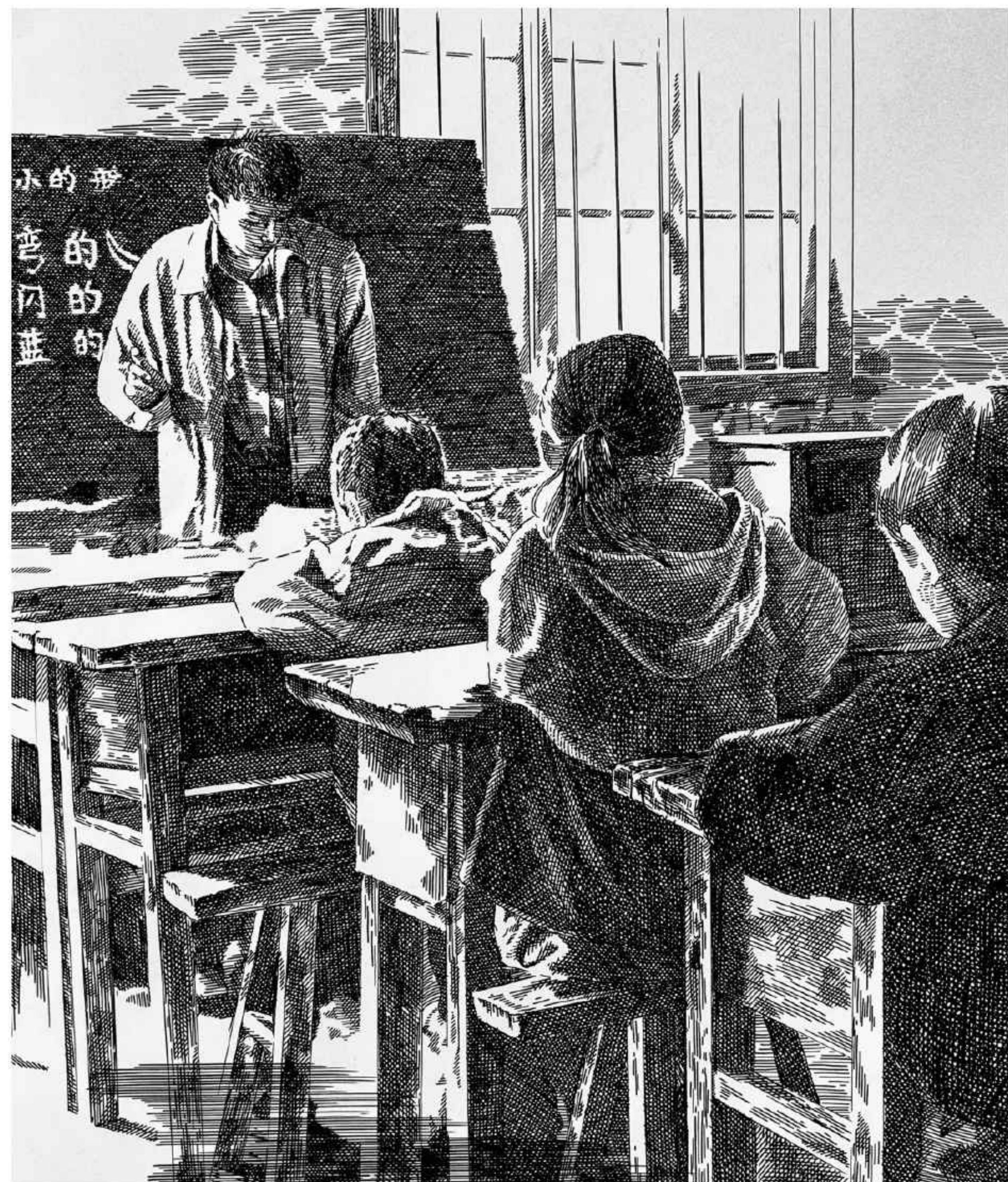
几百米的路程，小泽需要忍受全身皮肤强烈的瘙痒和疼痛——他罹患先天性皮肤松懈症。衣裤的摩擦、稍微升高的温度，甚至一阵风，都能给小泽带来强烈的不适感。他今年12岁，却只有1.2米高、20公斤重，读4年级，是那所村小唯一的学生。

小泽所罹患的先天性皮肤松懈症，是一种基因变异造成的罕见病，患者体内没有合成皮肤所需要的结构蛋白，虽然皮肤可以生长出来，但缺乏人体皮肤应有的弹性、韧性。轻微的外力影响，就会让患者的皮肤表层、真皮层形成水疱，甚至溃烂。因为皮肤像蝴蝶一样脆弱，所以这类患儿被称作“蝴蝶宝贝”。

学校在村子旁的一座小山坡上。祖母推着小泽上坡的时候，李新江老师就迎过来，接过自行车，照看着小泽走进2楼那间教室。他是小泽的语文老师兼数学老师，也是这所学校里唯一的老师。

“蝴蝶宝贝”

12年前，伴随着一家人的期待和欢喜，小泽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家人发现，小泽的皮肤有问题——容易破裂，



蝴蝶宝贝

又难以愈合。一家人不知所措，他们并不知道，孩子的指头破了，需分开包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生林志森曾在科普文章中介绍：“由于皮肤修复倾向于用最短途径，因此损伤破口的相邻手指会长在一起。在睡觉时，人类的手指处于自然弯曲状态，如不加干涉，手指便会蜷缩在一起，影响患儿骨骼发育，造成残疾。”在小泽长大的村子里，这样的护理知识非常匮乏，小泽的双手因此失去了指头。

这个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小泽的父亲外出务工，小泽的

◎左 橙

母亲生下同样携带“蝴蝶宝贝”基因的女儿后，与丈夫离婚，独自离开。祖父母心疼孙子，觉得孙子“很聪明，眼睛一闪一闪的，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又喜欢读书”。他们每晚轮流守夜，照顾小泽——他总会被皮肤的疼痛惊醒，需要换药和安抚。

用于溃烂伤口的敷料是特制的，撕下时不会像传统胶带那样拉扯皮肉，但价格昂贵，“一块胶布就要150元”。扛竹子、种茶树、卖茶油……祖父干体力活儿赚钱，买来这些敷料，家里还有政府发放的低保补贴和爱心人士的捐助。除了



经济上的压力，照顾患儿也让老人衰老得更快。小泽的祖母今年刚61岁，却已经难见黑发、满面沧桑。

小泽家后院种着一些药用植物。祖母为他洗澡时，会把从山里摘来的金银花、河边石缝里的石菖蒲泡进水里。为了防止皮肤溃烂，小泽需要经常洗浴，冬季一天一次，夏季一天两三次。

小泽12年来没有吃过一粒米，全靠喝牛奶长大。关于该病的资料显示，患者全身皮肤包括食道、消化道黏膜会受影响，食量上不去，患者往往严重营养不良。所以，12岁的小泽看上去比同龄孩子矮小。

一位老师

2019年，李新江通过“三支一扶”考试来到华林山镇，初来时的感受是“偏僻”“新鲜”。

李新江刚来时，学校还有4名学生：1年级的小泽、3年级的小瑞（升5年级后去了华林镇中心小学）、两名幼儿园小童。如今，学校只剩下小泽一名学生。

一开始，李新江教两名小学生语文和数学。1年级和3年级共用一间教室，李新江一会儿给1年级的小泽上课，一会儿给3年级的小瑞上课。他觉得，与课程教学相比，在心理、情感层面关心学生要花更多心血。

“父母离异、由爷爷奶奶带大”，李新江的两名学生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李新江发现，他们都怯于表达，习惯点

头与躲闪。在教授课本知识之外，李新江要关注他们乃至他们家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小泽的家庭情况更加特殊，他的祖父母偶尔也会向李新江抱怨“好苦”“没办法”“不公平”。李新江只能通过聊家常，开解老人。比如和他们聊“小泽最近在学业上进步很多，比很多同龄人要聪明”。

“惟有蜻蜓蛱蝶飞”

2019年，第一眼看见小泽，李新江震惊于孩子身上大面积的溃烂与疤痕。一开始，他让小泽跟着自己朗读课文，但小泽不予理会，就呆坐着，也不出声。李新江一遍遍地引导他，一遍遍地自己读，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小泽才开始跟着他读课文。

李新江的课堂常常被小泽的哭声打断。做题时间长了，小泽的皮肤会因为摩擦而起水疱。祖母会循着哭声过来，用针挑破水疱，擦掉脓水，涂上红霉素软膏。这时候，李新江会让小泽喝瓶牛奶休息一下，再问：“可以接着上课吗？”

小泽视力不好，李新江要把数学习题本上的题目用较大的字抄在草稿纸上。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小泽聪明，做题正确率很高”。年复一年，李新江发现“小泽3年级时比2年级时进步很多，4年级时又比3年级时好很多”。

这天，一节数学课后，小泽开始复习新学的《清平乐·村居》。在此前的家访中，李新江曾让小泽背诵过这首词，小泽在祖父母面前流利地

背出整首词，李新江记得，老人的眼角有笑意。

讲这首词的时候，李新江用贴近生活的场景来加深小泽的印象。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李新江问小泽：“这家人有3个小孩，你想当哪一个小孩子？是锄豆，还是织鸡笼，又或者是躺在溪边剥莲蓬？”

“这里的‘亡赖’不是贬义词。”李新江给小泽解释，“是形容小孩淘气可爱的样子。你有时候比老师还要深沉，想得比老师还多。老师知道，你身体有一些问题，不要担心，保持这份‘小儿亡赖’，你要有这份天真烂漫。”

最近，小泽又学了一首田园诗，也能背诵。这首七言绝句的最后一句是“惟有蜻蜓蛱蝶飞”。李新江觉得，在这所只有他们俩的学校里，自己就是引着“蝴蝶”飞行的“蜻蜓”。宁静的田园生活让这对师生从对方身上找到了希望和动力。

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名学生，朱家教学点的课堂就这样开了这些年。

在当地，孩子到了5年级就要去往乡镇中心小学就读。因为小泽的特殊情况，李新江觉得可能会破例，让专门的教师隔两三天过来上课，“送教下乡”。他说，不出意外的话，那名“专门的教师”，应该就是他自己。

（撷芳词摘自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王 娓图）



在人行道和一栋郊区住宅之间的狭窄草地上，我跪立在一堆新鲜的木屑前。我捧起两把木屑凑到鼻子前，闻到一阵湿绿色的香气：类似切碎的生菜和芦笋，伴随着淡淡的单宁味。四个小时前，一棵美国红梣还矗立在这里。而现在，它的树干和枝叶都被工程队拖走了。树桩研磨机旋转的锯齿将树干底部和根系上部粉碎成一堆锯末，地上一圈金黄色的树叶标记着树冠的范围。

我低下头，再次吸气。我闻到茴香和菌菇土的味道。气味很强烈，好似我正张嘴潜游其中。一下子，美国红梣多年来积累的香气都被释放到空气中。

沿着街道往下走，今天又有三棵美国红梣倒下了。最近，在北美洲各地，有数亿棵美国红梣被砍倒了，而这些都是一种名为白蜡窄吉丁的甲虫造成的。北美洲有许多以木材和树皮为食的本土甲虫。但是，疾病和啄木鸟及其他鸟类的取食在大多数情况下足以控制虫害的规模。然而，白蜡窄吉丁是最近才出现的，几乎没有经历过控制本土甲虫种群的生态限制。由于在本地几乎没有天敌，白蜡窄吉丁得以肆意繁殖。它们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从城市和森林中清除了这种原本在北美洲很常见的树木。

在美国红梣被砍掉的第二天早上，我回到街道上的树桩旁。磨碎的木头气味已经很淡了。我闻到了新翻整的土壤的味道，以及一丝昨天的青草味。

美国红梣叶片的柔和香气，与橡木的锐利和松树的辛辣相得益彰，然而它再也不会出现

在这片街区。沿路两旁的房屋没有了遮蔽，郁郁葱葱、夏绿秋黄的树冠已经消失了。美国红梣的消失也挫伤了林产品贸易。在北美洲，一个极具文化意义的损失是失去制作棒球棒的木材。美国红梣是一种强度高、重量轻的木材，曾经是制作棒球棒的首选材料。美国红梣木球棒撞击棒球的声音曾响遍美国。但现在，声音变了。叮当作响的铝制球棒成为主导，而由其他木材制成的球棒在击球时只会发出暗哑、浑浊的声音。或许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变化，但这是木制品，尤其是家具、橱柜、地板和木工制品在整个商业领域消失的征兆。人类的手工艺、工业和生计现在必须建立在日渐脆弱的生态基础上，这是一个持续恶化的过程，因为一个又一个本土树种被外来的病害或昆虫清除和毁灭。

这些人类感官可知的损失揭示了一种更重要的生态损失。树木是生命的乐园，现在它却消失了。以美国红梣叶片为食的本地蛾类毛虫必须找到其他宿主，从美国红梣树上找寻食物

的潜叶虫、蚜虫和其他昆虫也必须找到其他宿主。而这些昆虫中的大多数很可能都找不到——一种常见树种的消失无法轻易、快速地通过种植其他树木来弥补。因此，一种树的消失会松解和削弱此地生命网络中的一部分。可以从美国红梣树上啄食的昆虫没有了，候鸟也不得不更拼命一些，这样才能为它们从热带飞往北方森林的迁徙之旅补足能量。

当美国红梣被砍倒时，我感受到的香气流动是树木语言的一部分。人类的鼻子“偷听”



闻树的方式

● [美] 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 陈伟译

带着书的男人



〔越南〕林 丁 ◎钱云华 译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不管是古代社会还是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对拿书的人大多怀有敬畏之心，怀着一定的尊敬之情。这是一条真理。皮埃尔·裴是如意村的自行车修理工，大字不识一个，但他知道那条真理，于是他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拿着一本书。

一开始皮埃尔·裴的手上只拿一本书，但后来他意识到，他拿的书越多，大家对他的印象就越好。于是，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至少带上3本书。每逢节日或遇到重大活动，他外出的时候则带着一打书。

树叶、树干和树根向群落其他成员发送的化学信息。植物细胞会向空气和水中释放分子，它们的表面布满了接收外来信息的受体。人类对各种香味的称呼，诸如“叶香”“刺鼻”“苦涩”或“松香”，是对植物传递的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分子混合物的拙劣翻译，这些分子混合物在植物间传递，或是由植物传递给其他生物，如土壤中的微生物和飞过的昆虫。每个分子都像一个单词。从一片叶子上飘出的十几个分子是植物诉说的语句，植物想要表达的含义就写在有机化学的语法中。从早上到下午，从春天到秋天，气味混合物的性质不断变化，这是充满交流意义的叙事弧。即便运用最先进的实验设备，我们也只能解析这种语言的一小部分：植物根系向根际微生物发出信号，启动合作联盟；一片受伤的树叶发出一阵警报，提醒邻居当心；叶片向掠食性昆虫发出信号，请求建立

至于带的是什么书，那就不重要了。《人性的弱点》《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托斯卡纳艳阳下》……只要是书就行，但皮埃尔·裴好像特别喜欢那些印着小号字的厚书。也许他觉得那些书会让他看起来更像学者，显得更有学问。他家里图书馆的规模迅速扩大，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会计学的大部头著作，还有世界各大城市的黄页。

以他修自行车的微薄收入，皮埃尔·裴买那么多书实在不容易。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他不得不砍去其他所有的开支。很多时候，他只靠面包和

糖来维持生活。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家里的厚书皮埃尔·裴一本也没有卖掉。他的肚子常常饿得咕咕叫，但其他村民给予他的尊敬让他的身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1972年，皮埃尔·裴对书的绝对信仰终于得到回报。一场惨烈的战争在那一年爆发，他们村里所有的房子都被烧成了灰烬——除了皮埃尔·裴的那间摇摇欲坠的茅草屋。他抱着头，战战兢兢地蹲在地上，几乎毫发无损，因为至少有一万本书将他团团包围，并保护了起来。

(王世全摘自《译林》2023年第1期，连培伟图)

一种联合对抗植食性昆虫的伙伴关系。

闻一棵树就是加入这场对话，尽管这场对话用的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尽管它很复杂，但这种语言并非完全无法理解。我们人类的祖先在森林中和草原上生活了千百万年，所以我们的鼻子也懂得了植物香气的某些含义。在健康树木的气味中，我们会感到宾至如归。茂盛树木的叶香意味着水土丰饶，闻之令人身心舒畅，缺少这样的镇静剂则令人感到不安。

当一棵树被拖走，光秃秃的街道上只有湿沥青和工程队的旧卡车泄漏的机油味时，我们的身体明白，生物联系、生命力和可能性都丧失了。通过生态美学——对生态系统的欣赏和思考——我们被周遭其他物种的故事所吸引，其中既有相互联系的故事，也有彻底失去的故事。

(庆长春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十三种闻树的方式》一书，刘 宏图)

“懒式修行”，就是要让你被各种念头占据的头脑安定下来，聚焦当下。这和正念相似，只不过你得假装自己是一只树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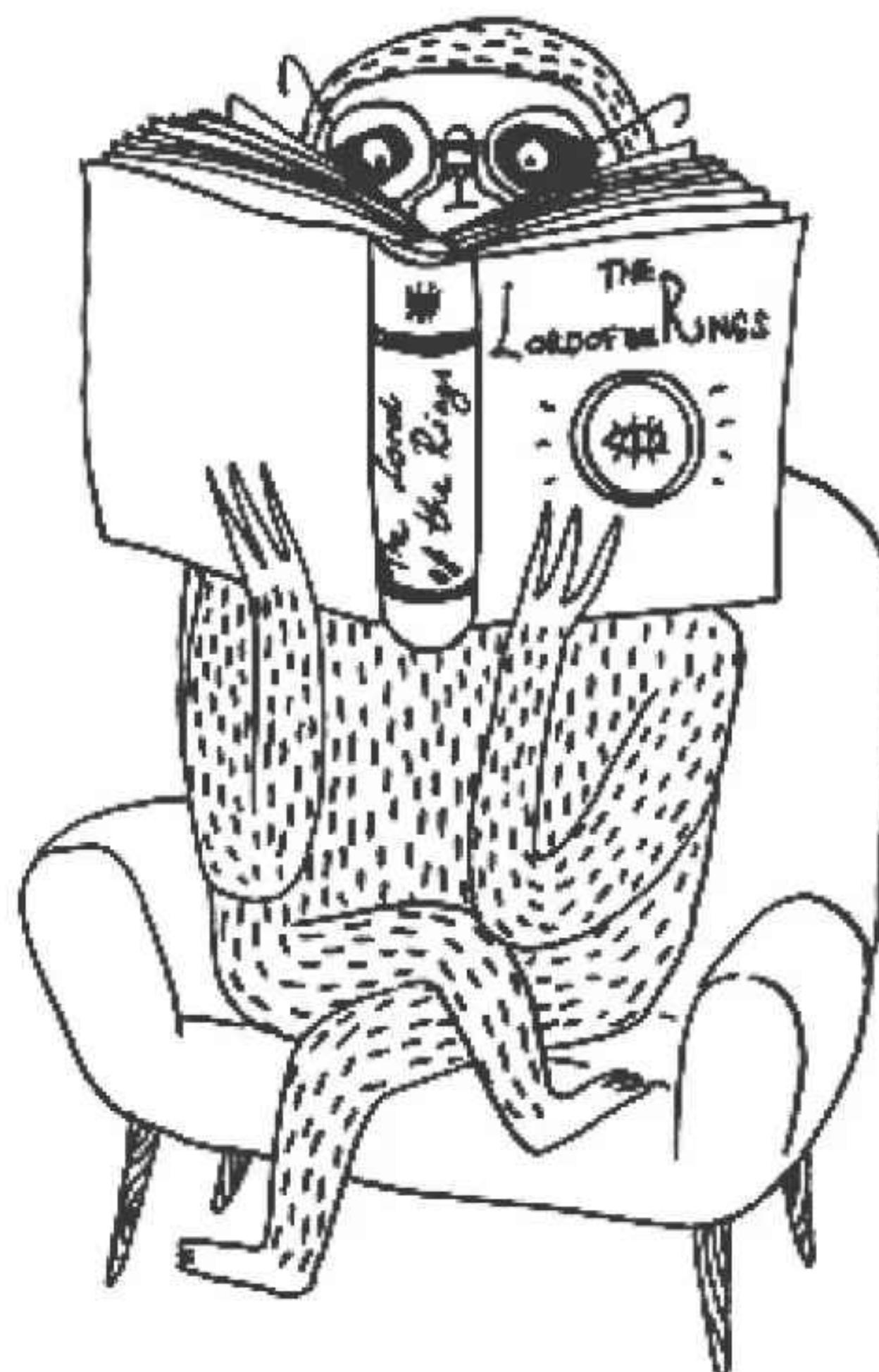
“懒式修行”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但最好是摆出“树懒式下趴”的姿势，身体朝下，四肢伸开，头歪向一边。要是办公室有人问你这是在干嘛，你就回答他们“回头再聊哦”，然后就再也不用聊了。

懒式节奏

如今这日子实在是做什么都快。我们开着快车去快餐店吃快餐，随后快马加鞭地赶去看快节奏的系列片《速度与激情》，接着飞奔回家几句话聊完电影有多糟，最后冲刺上床做个速战速决的梦。

你见不到任何一只树懒会做这样的事。就凭它每小时241米的地面行进速度，树懒根本不怕头顶上方的超速抓拍摄像头，除非那儿停着一只美洲角雕。

在练习“懒式修行”时，你将学会如何通过放慢速度，从生活中收获更多东西。这意味着慢慢用餐，有意识地觉察咀嚼和吞咽的动作。这意味着上班时稳稳地干完一份工作，在切换工作时让自己休息一下。这意味着你在做散步和读书这类活动时要不紧不慢，这样你才有时间发现有趣的细节。这意味着不要紧贴着别人



一只树懒的自我关怀

● [英] 蒂姆·柯林斯
◎ 陈 赢译

的车还不停闪车灯，就因为那些车跑得比限速慢了一丁点儿。

正因为慢，树懒在地球上生存了几百万年。它们的主要天敌是靠观察动静来发现猎物的，于是树懒就这样逃过了掠食者的注意，可以继续享受惬意的生活。

放慢速度，跟树懒同步，这样可以抵御现代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危害。正如树懒逃过了老鹰、蛇和美洲豹的追捕一样，你也能帮助自己避开压力、焦虑和超负荷运转。

懒式度假

理论上，要暂时逃离繁忙

的生活，像树懒那样慢悠悠地闲逛，出门一周是最理想的休假时间。可在现实中，休假往往跟我们要挣脱的生活一样让人焦头烂额。

在跟树懒开会时，我向它们描述了人类的休假方式，请它们发表看法。

嬉水，感受可爱的细微之处。树懒大师们很赞同这种休闲方式。你可能想不到，树懒是游泳健将。所以，它们很喜欢“扑通”一声跳进水里的主意。它们还说，这是个“懒式修行”的好机会，建议人类可以花点儿时间环顾四周，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有许多可爱的细微之处等着我们去感受：水里哗啦啦地开出一朵水花，阳光刺啦啦地灼烫着毛孔，氧离子随着一口深吸气从鼻孔钻进胸腔。你甚至可以脸朝下卧倒在日光躺椅上，就算姿势活像一只树懒，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你的旅行，被困在手机里了吗？树懒大师们提醒各位观光客不要整天举着相机见啥拍啥，一门心思地想着发什么样的美图到网上，然后几秒钟就刷新一次微信朋友圈，看看有多少人点赞。

没必要当野心勃勃的背包客。树懒大师们说，对所有注重好心情胜过个人卫生的背包客，它们都表示赞许。不过，它们并不喜欢雄心勃勃的背包旅行攻略。树懒们觉得背包客



应该放慢脚步，争取和它们同步，在间隔年，用树懒的速度逛一逛当地的商店就差不多了。

懒式居家

留白多一点儿，内心就会更静一点儿。树懒的家里除了用来荡秋千的树枝，其他什么都没有。清理杂物能让你更接近树懒简朴的生存状态。一张舒服的床和一个沙发是必需品，能让你卸下一天的疲惫，但要避免用其他家具把房子塞得满满当当。桌子和床头柜可以选带抽屉的，收纳东西会很方便。房子的留白多一点儿，你的内心也会更静谧一些。想打造树懒生活的自然环境，养一些室内植物也是个好办法。要刷墙的话，颜色可以选舒缓的绿色和棕色，这是树懒会用在家里的颜色。

厘清琐事和真正重要的事。能把家务处理得棒棒的，那当然很好，可如果你在家无时无刻不被烦冗的家务缠身，或许是时候重新考虑了。你没见过哪只树懒戴着橡胶手套天

天在枝头上洗洗刷刷吧？很显然，这个建议是顺着上一条建议来的。你的居家物品数量越少，打理它们的工作量就越小。安排固定的时长来做家务，但不要超时哦。毕竟，总有掸不尽的灰和擦不尽的尘呀。把你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放在首要位置，把剩下的事情都抛在脑后吧，这样你才能像树懒一样享受更多轻松自在的时光。

仰望高清巨幕，漫随云卷云舒。还记得以前电视带给我们的快乐吗？下班回到家打开电视机，侦探剧播了半集我们就睡着了，电视真是个放松神器。可现在呢？我们要订阅15个不同的流媒体服务台，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浏览没完没了的播放菜单，就为了找一个最吻合心情的节目。等好不容易找到想看的了，加载缓冲又出了问题，我们只能对着转圈圈的缓冲加载条干瞪眼……一如既往，树懒可以教你一招。它们不知道热播电视剧昨晚播了什么剧情，因为它们看的不是电视，而是天空。

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它们呢？关掉电视机，抬头看天吧！你看，它可是一块三维立体，且有着4K高清分辨率的宽屏幕布呢！

养只小动物，帮你更好地开悟。虽然养树懒是犯法的，但你可以考虑几个替代方案。兔子、仓鼠、豚鼠都很可爱，而且很容易养，大部分时间它们都在睡觉。也许最好的选择是养一只慵懒的猫咪。要是你的宠物猫正好有蓬松的长毛，那么它懒洋洋地趴在一缕阳光下的样子，就几乎和树懒一模一样了。在“懒式修行”之路上，关注某只具体的动物能让你获得更多领悟。

只要你愿意，日常生活里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转化为安抚心灵的“懒式练习”。只要你放慢速度，全心投入，刷牙、切菜、铺床……这些小事都能成为“懒式修行”，让你拥有安然静好的当下。

（豆叶黄摘自东方出版社《一只树懒的自我关怀》一书，
〔立陶宛〕卢卡·瓦图）



我的独特性是一个幻觉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胡 桑译

集体的密集实质包围着我，它晦暗不明、冷酷无情，守持另一个自然。但至少我被分派了一个领域，我可以在里面自由运动，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享受机体毫无误差地运行所带来的幸福，活在芸芸众生之中。

然而，当我必须成为自己的避难所，从而对抗文明的压力时，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所藏身其中的那个世界，爬到我身上，



不断地提醒我，我的独特性是一个幻觉，甚至在这里，在这个我自己的圈子里，我被缩减为一个数字。

（晓晓竹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旧金山海湾景象》一书）



作为普通人的达尔文

有人认为，达尔文有拖延症，在《物种起源》出版前的那些年，他除了抚养孩子，就一直游手好闲：在显微镜下解剖藤壶，在笼子里养鸽子……他在《园艺年鉴》上发表了许多小论文，文章主题多为盐、井用桶绳、果树和老鼠色的小马之类，没有一篇文章与物种进化有关。他在水疗中心一待就是几个月，身裹湿毛巾，泡冷水浴，备受折磨。达尔文在这段时期的行为出人意料。

查尔斯·达尔文性格复杂、勇气十足但为人腼腆，悟性甚高但总是苦恼。他头脑聪明，有一副柔软的心肠和一个像涂料混合机一样不安定的胃。倘若达尔文性格单一、坦率易懂，那他也就不会如此有趣了。

除了远离社会、投身科学，达尔文也喜欢赚钱，并且不仅通过当作家赚钱，还时刻关注投资事务，并通过购置农场再出租获利。1848年，达尔文的父亲过世后，达尔文和兄弟姐妹以不公开的方式分割了遗产，这带给达尔文一笔高达45000英镑的巨额财富。接下来的几年，他和妻子埃玛共同的年收入高达3700英镑，他们将其中一半用于再投资。

与家庭遗产和投资收入相比，达尔文出版作品的收益真是太少了，但也不至于少到不值得一提。他的《“小猎犬”号所到地区的地质史与博物学考察日记》第一版收益为零，第二版的收益尽管数额不大却也差强人意。很快，达尔文从一般作家变成酬劳丰厚的专业作家。出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在科学界树起一座

高耸的里程碑，这部书的前两版给达尔文带来61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收入，但这只是开始。

达尔文并不贪婪，他只是有理财习惯，善于统计财富，注重细节。他手头有许多收支簿，记录了他从结婚到离世共计43年的收支情况，如1842年付给管家帕斯洛25英镑的年薪、1863年花在置办鞋靴上的18先令等。

工作狂达尔文

1846年，达尔文有4个孩子——两男两女，还有一个孩子即将出生。他总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直到埃玛年近50也不例外。埃玛一生总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3个夭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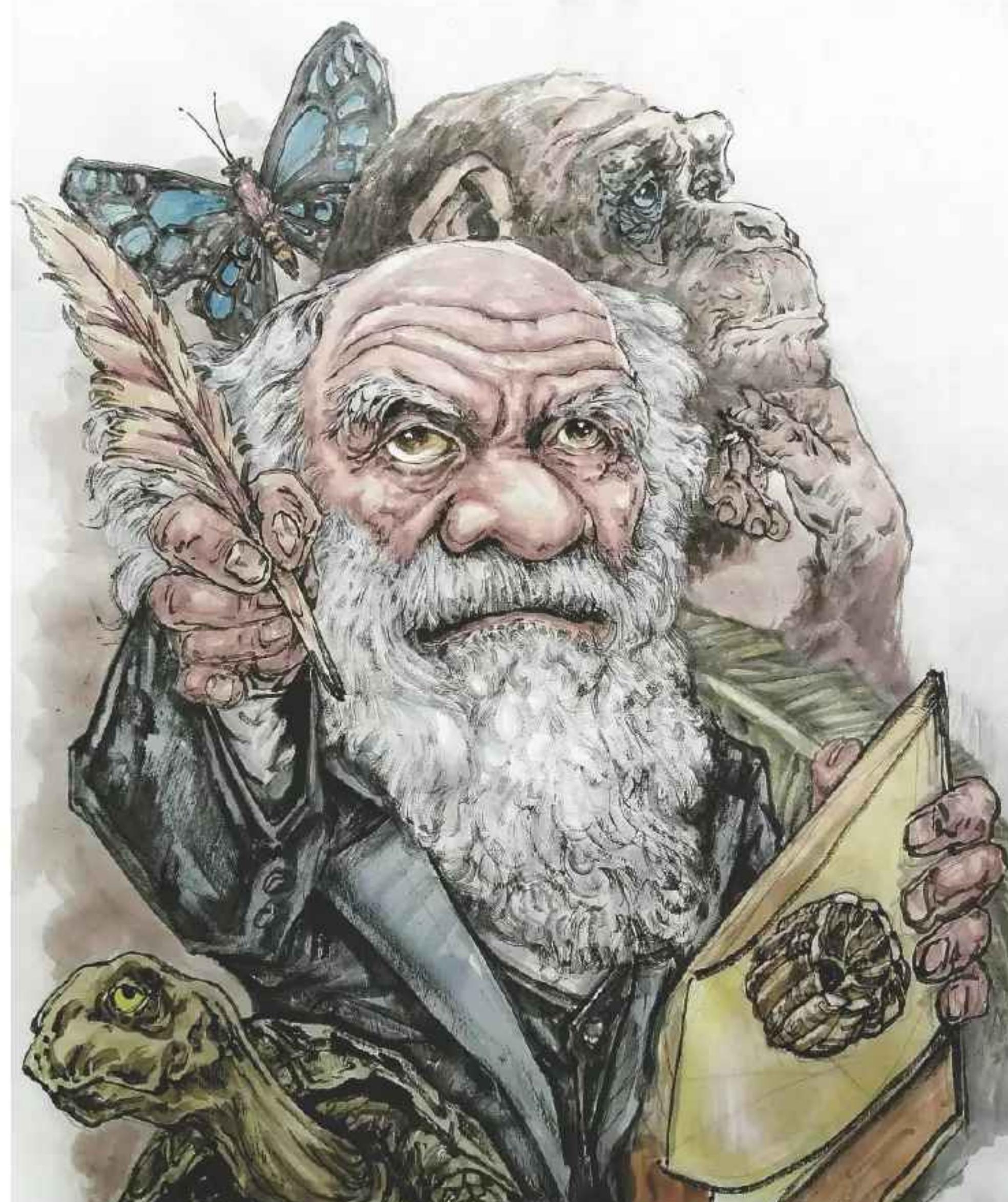
最终，达尔文为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苦恼不已——孩子们大都体弱多病，达尔文认为他们或许是遗传了自己的体质，他因此愧疚不已。

达尔文曾在自家宅邸后面租了一块土地，这块地位于草场西侧，种了桦树、角树、山茱萸等多种树木，还用冬青树围了栅栏。有一条砾石小路绕地一周，达尔文

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路上散步思考，后来人们称其为“达尔文的思想小路”。

这条环形小路不长，大约只有0.25英里（约400米），所以，达尔文有时会走上好几圈，每走到一个特定地点，他会像拨算珠一样把石头踢到路边，以记录圈数。他常常看孩子们嬉戏玩耍，观察鸟巢，享受日常事务带给他的平静和慰藉。

不受疾病干扰时，达尔文工作努力，毫不停歇——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工作狂——研究项目一个接一个，没有假期，也没有庆功会。



达尔文和他的拖延症

● [美] 大卫·奎曼 ○ 郝舒敏 译

微书摘

历史哲学并不是对流逝时间与悠长过往的再现，也不是对宫廷权谋抑或匹夫暴起的钩沉，而是要提供一种精神的秩序，为过往赋予意义，为当下确定坐标，为未来勾勒方向。

——施展《枢纽》

童年的陷阱之一，就是只存有对事物的感觉，却不了解

原因。当理智成熟到足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时，内心受到的伤害却已经太深了。

——卡洛斯·鲁依兹·萨丰
《风之影》

人之所以相遇，从地理学角度来说，是时间和空间的双维同步，也是不易啊！可能城市和空间也是有人格的，你被一座城市完全接纳后，也许就很难再轻易地移情别恋。好的

城市不只是设计出来的，也是

由旧时光和原住民们创造出来的。

——李昊《城归何处》

我一直对尊严格外执着，我曾认为最重要的是活得有尊严，但现在我发现，有比活得有尊严更困难、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带着尊严死去。对我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奥莉娅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



达尔文不是那种完成著作就打开香槟庆祝的人。

1846年10月1日，也就是达尔文改完《南美地质观察》校样那天，他打开了一瓶保存已久的标本，这是他在参与“小猎犬”号航行时带回来的，里面装着十几只藤壶。这些藤壶种类奇特，形态极小，会在特定的海螺壳上钻洞。11年前，他在智利海岸附近的乔诺斯群岛上收集了这些标本。现在，达尔文打算解剖这些小动物，将它们辨认清楚，并写一篇论文。开始时，达尔文心情愉快，以为这项工作不会花太多时间。谁知，藤壶分类学最终占据了他整整8年时间。

拖延8年才继续的《物种起源》

1854年初秋，达尔文终于结束了看似遥遥无期的藤壶研究。他在日记中语气沮丧地抱怨道，藤壶研究项目竟花费了他8年时间。4卷本蔓足亚纲著作的最后一卷要几周后才能出版，但在9月9日他就把标本打包好了。他早就受够了需要眯着眼进行的解剖、费力劳心的绘图和显微镜下藤壶抖动的蔓足，迫切地渴望开展下一项研究。根据另一份日记，同一天，达尔文“开始整理物种理论的笔记”。

这些笔记就在桌子中央。他已经花了16年时间思索物种演变，不断完善自然选择学说，阅读生物学文献，思考收集到的关于野外适应性和变异的资料，提炼1842年完成的大纲和1844年拟好的草稿中的论点。

在此期间，他出版了8本书（不包括由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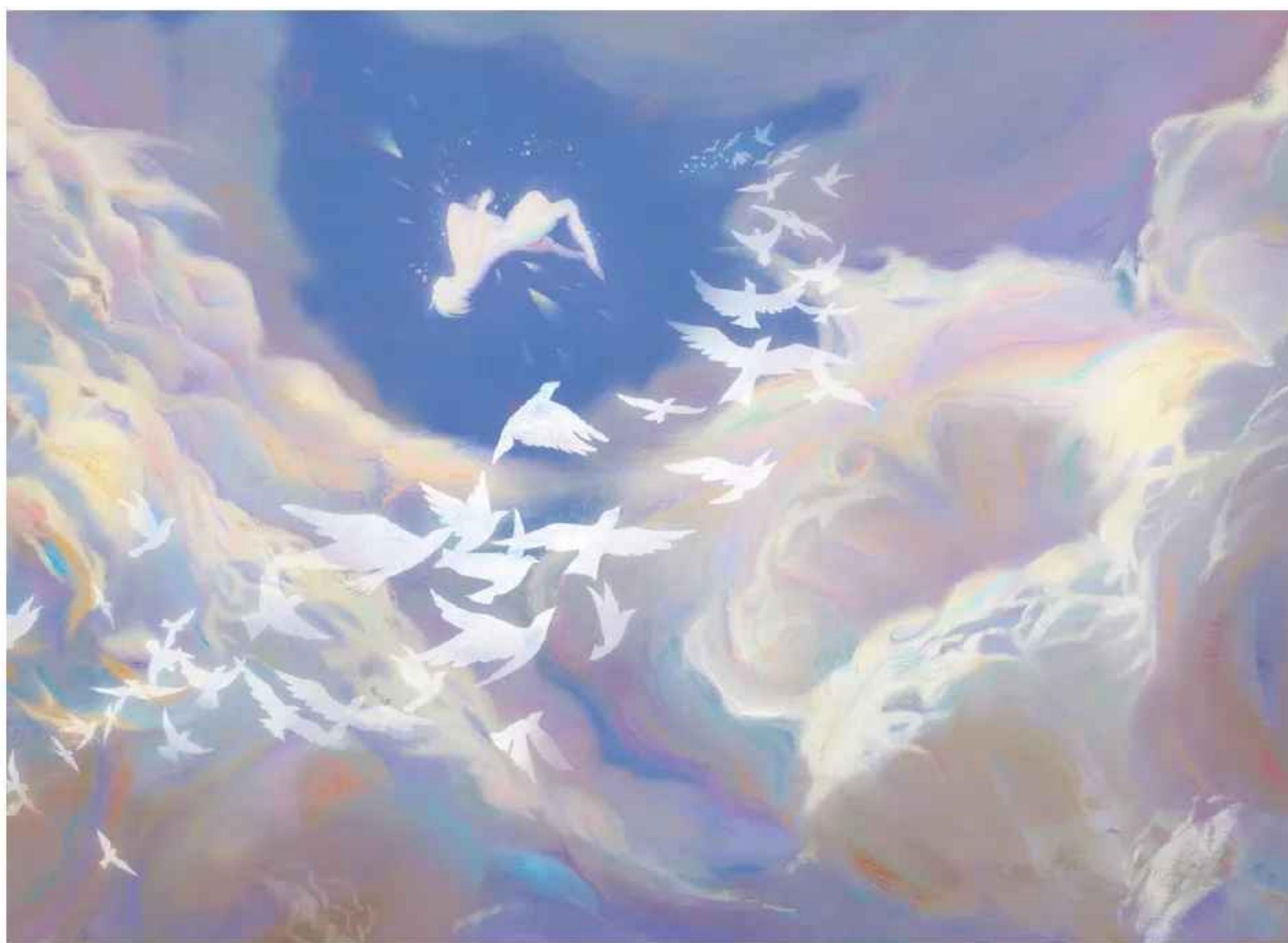
编辑的《“小猎犬”号的动物学》），其中7本是专业书籍，一本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旅行纪事。他成了一名擅长处理棘手动物群体分类问题的专家，在专业学科领域得到了重要奖项的表彰认可。他曾经担心“唯有详细绘制过许多物种的人才有权审视与物种有关的问题”，现在他已经得到这种权力。

那么，是时候把物种理论公之于众了吗？不，还不是时候，达尔文还没有准备好。他开始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填补证据中的空白之处。1855年末，达尔文起草了一封正式信函作为请求信，打算寄给海外的联络人和熟人。这封信的标题点明了达尔文的需求，正文措辞仿佛一份分类广告。

信的标题是“兽皮”，正文开头如下：“任何品种的家鸽、家兔、家猫，甚至家犬的毛皮，只要个头不太大，都可以。在人迹稀少的地区经过几代人培育的家畜非常重要。”他请求各位朋友帮他一个大忙——寄一些标本。除了禽类和兽类的皮，达尔文还想要家畜的肱骨和股骨，头盖骨数量也越多越好。他希望看到饲养在牙买加、突尼斯等异国他乡的家养动物可能会有的变化，并乐意支付运输和剥皮的费用。正是这些标本对写出《物种起源》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九回肠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不称职的英雄：达尔文与难产的〈物种起源〉》一书，臧强图）





她像鸟飞往她的山

●小口述 ◎程静之 采写

记忆

在继母来之前，我的记忆是很破碎的。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河北老家。那时候，父亲和生母还没有离婚，他们经常打架。我在老家上过几天学，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爸坐在门口等我，问我在学校里学什么了，我打开田字格的本子给他看，上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我”。

父亲和生母离婚时，我也不懂那意味着什么，只是之后我再也没去过姥姥家，爷爷奶奶又过世得早，家里就剩下我和我爸两个人，他只好带我出去打工。到了北京，我们住的地方在丰台区西道口，是正对着铁路的一排平房，我爸租了其中特别小的一间，里面就有一张炕、一个灶台、一口烧饭的大锅，还有一个箱柜。

小时候，我爸其实挺疼我的，过生日的时候，他会买2块钱的炸鸡排给我吃。我爸对我的爱其实是粗糙的、沉默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挺快乐、自在的，我跟我爸在一起，有吃有喝，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也不觉得自己在吃苦。

后来，继母就来了，开始跟我爸搭伙过日子。继母真的给我带来太多摧残，不仅是身体上的，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比如有一次，学校要收学杂费，她拖了很长时间不给我。老师让我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罚站，说什么时候把钱交上，什么时候停止罚站。那种感觉像被拉出去示众，对自尊心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是班里的课代表，觉得太丢了，我不理解继母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心想，大家不是都喜欢好学生吗，所以我就认真

学习。我经常拿奖状回家，没想到继母直接把奖状烧了，还让我把灰烬扫干净。我的自信就这样一点点被磨掉了。

在学校，我也交不到好朋友，因为打工子弟流动性特别强，同学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今天来了，明天走了。在我的概念里，友情是短暂的，伙伴是会突然消失的。

我的成绩一直是数一数二的，老师也说我是個好苗子，但父亲从来没有因此夸过我，上到初一他就让我出去打工赚钱。他身边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深陷在继母制造的痛苦里，一心想着只要不在家里待着，怎么着都行。就这样，我离开了学校。

孑然一身

我打的第一份工是在山西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父亲把我送到木樨园客运站，买好了票，让我自己坐客车到太原，到了那边会有人在车站接我。上大巴车前，他偷偷塞给我200块钱，让我照顾好自己。

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家，想到新环境，我没有害怕，反而很激动。在饭店，我的工作是给顾客点单，端菜，站在包间门口等顾客叫，还要给客人推销酒和饮料，然后收集瓶盖儿来拿提成。

做服务员虽然是一项集体工作，但我还是没办法跟同事交朋友。交朋友的前提是认识自己，我从学生突然转变为打工者，没有经历逐渐社会化的过程，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怎么跟别人交流。那种感



觉就像一头没睡醒的小牛，突然被丢到地里，和大牛一起拉犁，小牛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机械地模仿。在饭店里，我仿佛一个空心人。

那几年，我总是干不满一年就换一份工作，做过电话销售，装过暖气片，在网吧当过收银员，还被骗去过传销组织。为了生存，我必须努力挣钱。

走上社会，我感觉自己已经孑然一身。2009年父亲去世后，我更是完全没有支点了。那天，我突然接到亲戚的电话，亲戚说“你爸快不行了，快去医院看看”。我这才知道，我爸出了车祸，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没希望了。我在拔管之前见到他，他的身体是热的，手也是温的，但已经没有意识了。那时临近中秋，前几天我爸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中秋要不要回家，我说：“不回，我回去干嘛？”我只是在赌气。不承想，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父亲走了之后，我被动地完成了亲情的切割，最后一丝家庭联系完全断掉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托住我。其实当时我完全不理解“死亡”，父亲的死好像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还是该上班就上班。直到这些年，之前没有处理好的情绪，会时不时冒出来，比如听到某首音乐、看到某个东西，我会突然想到父亲。

重生

自卑对我来说是一种阻力，也是一种推动力。

2011年，我成年了，开

始在北京一家快递公司当客服。那时候，我没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知，但对当下的生活有了具体的感知。我每天负责处理客户投诉，所做的工作都是工具性的，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被看见的“人”。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摆脱这种机械和麻木。

在一次投诉中，我认识了一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对我说：“你挺聪明的，人生不应该止步于此，你应该去参加成人考试，继续接受教育。”

在网络上了解了自考以后，我很快选定了北京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一方面觉得自己有些自卑，另一方面想通过学心理学更加了解自己。上班的时候，我把考试用书放在手边，边看书边工作。下班后，我回到月租200元的木板隔断房，房间非常小，连张桌子都没有，我就坐在床上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那么专注，完全沉浸在备考状态里，所有能量都汇聚在书上的字里行间。

第一次考试，我报了4个科目，都高分通过了。从专科到本科，加起来一共30多个科目，我考了大概4年时间，终于在2015年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学历证书。我好像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重生。

关系

早早进入社会，相当于我跑在了很多同龄人的前面，但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对我来说，一个很难的事

情是把自己的情感交付给他人。我不是一个轻易对别人交心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不会永远待在我身边的，可能很快就走了。所以，我会跟朋友真心相处，但也可以接受一个人随时断联。

当然，我的男朋友一直在我身边。我跟他是在自考的学习群里认识的，那会儿他20岁出头。通过接触，我知道他的父母也离婚了，他是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的。后来，我们合租一起备考，彼此引导，日久生情就在一起了。

在相处上，我最初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感情上，我比较贪婪，非常需要他在身边；我常因一些小事和他闹别扭，就像孩子用吵闹引起他人关注一样。有时候，我会因为不安全感闹脾气，且很容易吃醋。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亲密关系，所以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好在他有耐心，也比较包容，最主要的一点是，他真的打心底里重视我、肯定我。没有他的支持，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2016年，我跟男朋友准备换工作，就离开北京来了深圳。选择深圳的原因很简单，我听说深圳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我觉得自己很矮，不适合穿裤子，适合穿裙子。

在深圳，我顺利找到一份金融工作，一个月工资过万。刚开始，我很有干劲，干了一年，跟男朋友在深圳买了一套小房子，拼命工作还房贷，但越干越迷茫。我感觉到，虽然从机械的工作里走了出来，但

在企业里，个人是那么渺小无力，我的投入与幸福回报比特别低，我深陷于很多当代年轻人共有的因意义感缺失而产生的迷茫中。

这时，一个朋友跟我提到，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专业很不错，跟我之前做过的产品经理的工作密切相关，建议我去试一试。我其实挺擅长读书，所以就想，不如把我的优势发挥出来，换一个赛道，继续读书，看看在学术领域能不能有所建树。我再次有了往上走的目标，决定去申请香港理工大学——一方面可以摆脱学历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想体验校园生活，弥补我没有怎么上过学的遗憾。

2018年，一个温暖的冬日早晨，我醒来后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香港理工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我躺在床上高兴地笑了。

蜕变

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我们跟人的沟通有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一种是意义性的。在工作中，我很容易被当成螺丝钉，但学校是一个剥离了利害关系的地方，我跟同学和老师能够平等地相处。在相处的过程中，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真正地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我的角色变了，身边人的角色也变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开始进入我的生命。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在中国人的审美里，她肯定算胖的，但她爱穿短裙，总是特别自

信。有一次，我们俩在草坪上坐着，看到有人在弹吉他，她就和着吉他唱了一首《喀秋莎》，身边人都为她鼓掌。在学校的广场上，我还看到跳舞团里有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高，站在身材修长的女孩们中间，她跳得不算好但是非常自然。我恍然大悟：身材不完美的人也可以很舒适、很自信地展示自己。

这样一群人虽然不完美，但活得那么阳光、那么有勇气，所谓“缺点”也丝毫不妨碍身边的人喜欢他们。这带给我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我开始慢慢地把自己打开。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2020年申请读博士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申请者大都来自国内外顶尖的学校。我向一位老师提出申请，但他的研究方向跟我的不匹配，面试完之后，我就觉得没戏了。可是有一天中午，我突然收到另一位教授的邮件，对

方表示愿意当我的导师，如果我同意，就在当天下午4点前回复邮件。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相关领域是全球有名的教授，只是考虑到能继续上学，我就同意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看了我的简历，知道我工作了十几年，没怎么上过学，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后才来到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凭着这些经历直接选中了我。他说，他尊重像我一样努力的人。他还说，之前他也有一段边打工边求学的经历，知道那样很辛苦，所以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我感觉自己真的被看到了。在那之前，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他让我意识到，原来成就不一定用考了多少分、挣了多少钱去衡量，我经历的所有痛苦、克服的所有困难，都是我的成就。

我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过去，发现它们并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我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那些我想摆脱的生命底色，让我成为我。

我学会跟自卑相处、和解，活得越来越轻盈。当然也有放不下的，比如父亲的死亡、母爱的缺失，但我觉得复杂的情绪体验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我不是一个自怜自哀的人，也不会拖着很重的东西前行，否则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满路花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阅读全文请扫描二维码)



喜剧收场

● 雪小禅



那天，我不期然撞见了旧人。我怀揣着刚到手的稿费去买今年最流行的靴子，在把脚伸进靴子的刹那，忽然看到了他，他在挑选高帮的女式靴子。呆呆地看了彼此几秒钟，他笑了，说：“我想给妻子买一双靴子。”

原来，他已然结婚了。他应该很幸福吧，不然，为什么看到他时，他脸上有那样明媚的笑容？

我也笑，问他：“她个儿高还是个儿矮？”

“不如你高。”他说。

“那不要穿太高帮的靴子吧，会显得整个人头轻脚重的。”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心无城府地为他出主意、当参谋，帮他选了一双棕色的短靴子，“这种乖巧的样式适合小巧的女孩子。”

我们俩居然还和卖家讨价还价起来，最后都买了靴子。他执意要帮我付账，我拒绝了他。因为分手后，他不再是我的什么人——虽然我曾因为他买的口红颜色不对而跟他闹，虽然我曾因想吃一碗热的牛肉面就让他半夜带我去吃，虽然我曾是那样任性，但现在，他是别人的撒娇对象了。

他问：“你过得还好吗？结婚了吗？”

我摇头，然后又点头，那一点儿难过又浮上来，可能是怕他觉得我落魄。其实没有，我已经不是那个整天嚷着要爱情的女孩了，就像

我从前喜欢悱恻伤感的爱情故事，但后来，经历了起伏与碎裂，我便更喜欢看相守到老的爱情故事了，喜剧收场的故事总让我心里暖意盎然。

所以，他提议去喝茶时我没有拒绝。不是要重续前缘，更不是要和旧人怎么暧昧，我们看着外面春天的阳光，喝着菊花茶，说着单位里的人和事、发了多少奖金，还有他新婚的妻子。

我想起张艾嘉唱的那首足以让人泪湿的《爱的代价》——“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如此的心平气和，甚至没有一丝涟漪。

一个下午的时光过去了，我们握手告别。在我转身的时候，他忽然说：“以前，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多原谅吧。”我背着身子，心里一热，又往前走，他又叫了我的名字：“还有，如果以后有什么为难的事，就打电话给我，我尽力，好吗？”

我不想流眼泪，但还是因为他最后的一句话，湿了眼角。我转过身来，慢慢走近他，轻轻地拥抱了一下他，以表达我对这个朋友的感激。是的，我没有看错他，他就是这样一个大度而善良的男人！

有的时候，喜剧收场，同样让人泪湿。

(女冠子摘自微信公众号“青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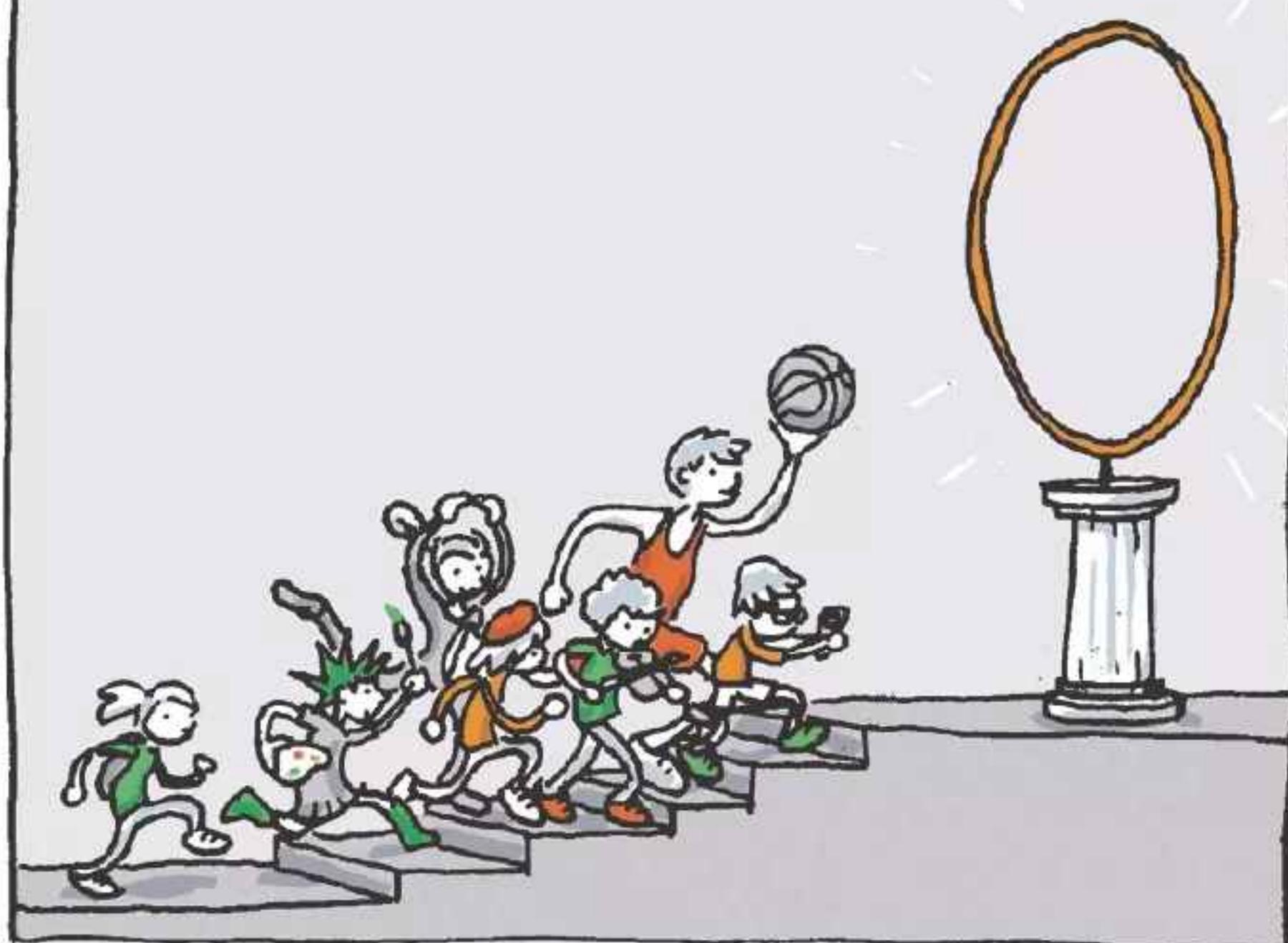
献给毕业的你

● [美] 格兰特·施耐德 绘/著
◎柳翰文恒 马历恺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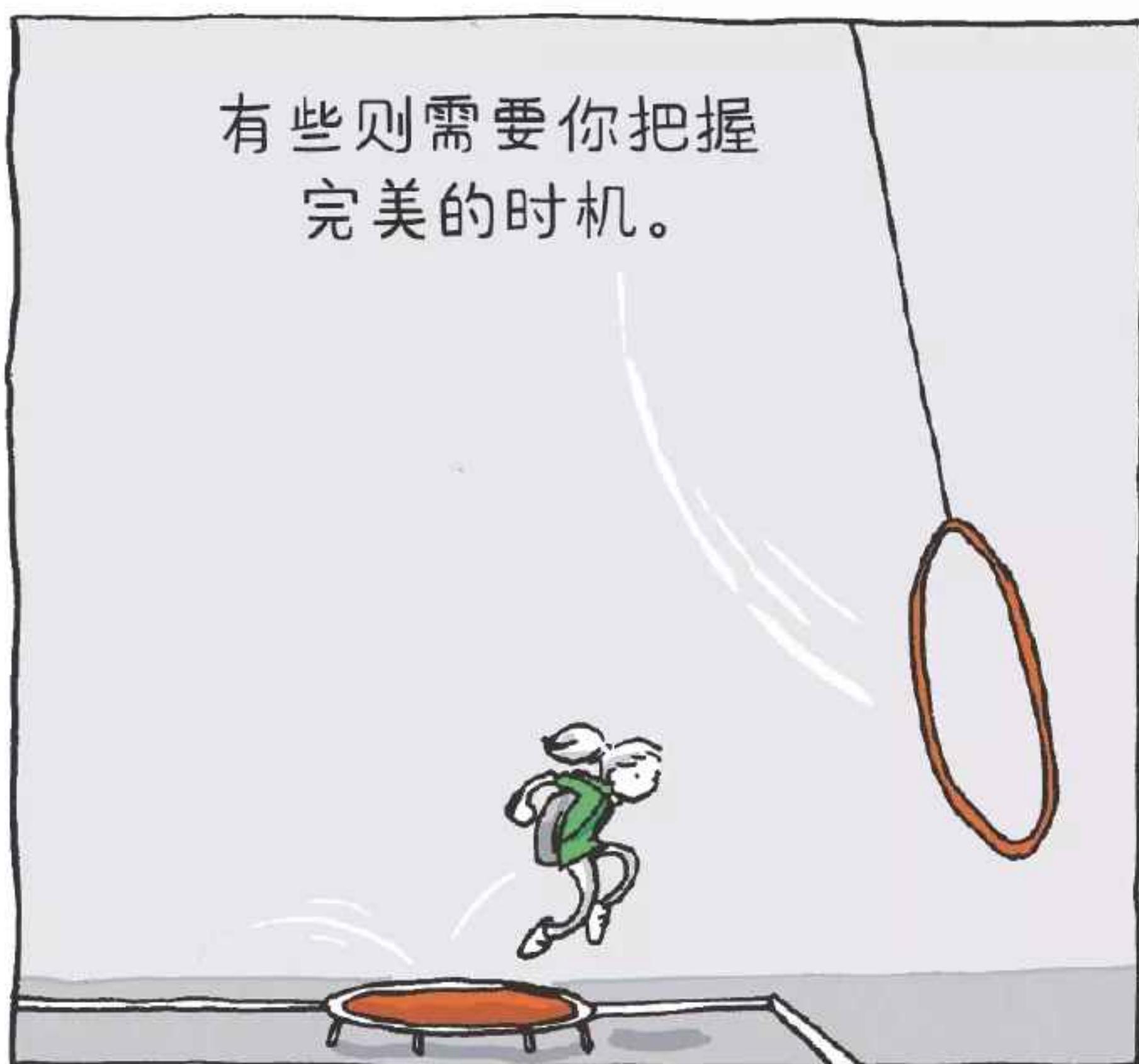
为了接受教育，你需要跳过一个一个圆环。



有些圆环竞争极为惨烈。



有些则需要你把握完美的时机。



有许多圆环起初看似遥不可及。



繁复无聊也是家常便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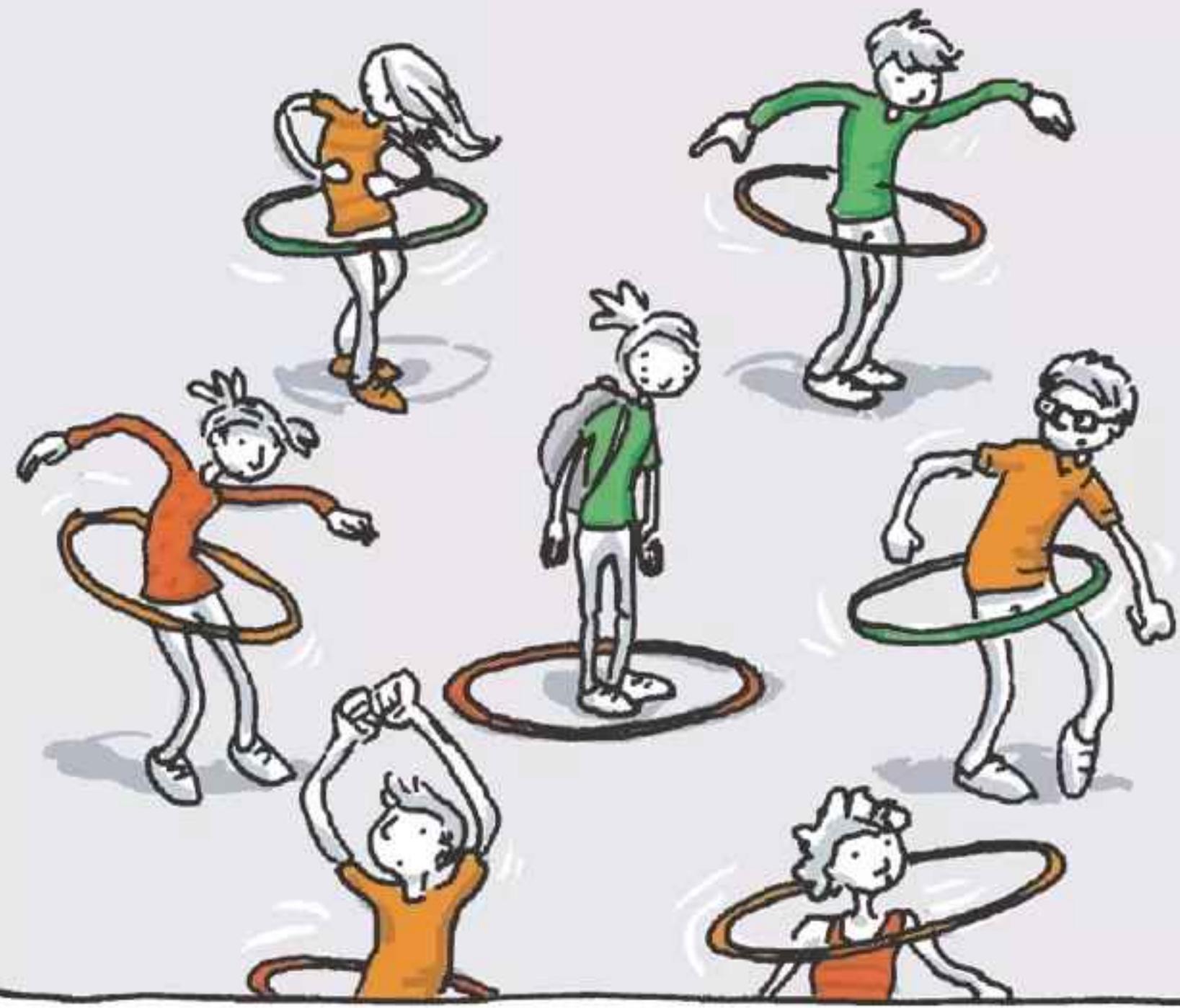


你会被灼伤，





甚至被羞辱，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
你的想象力会被点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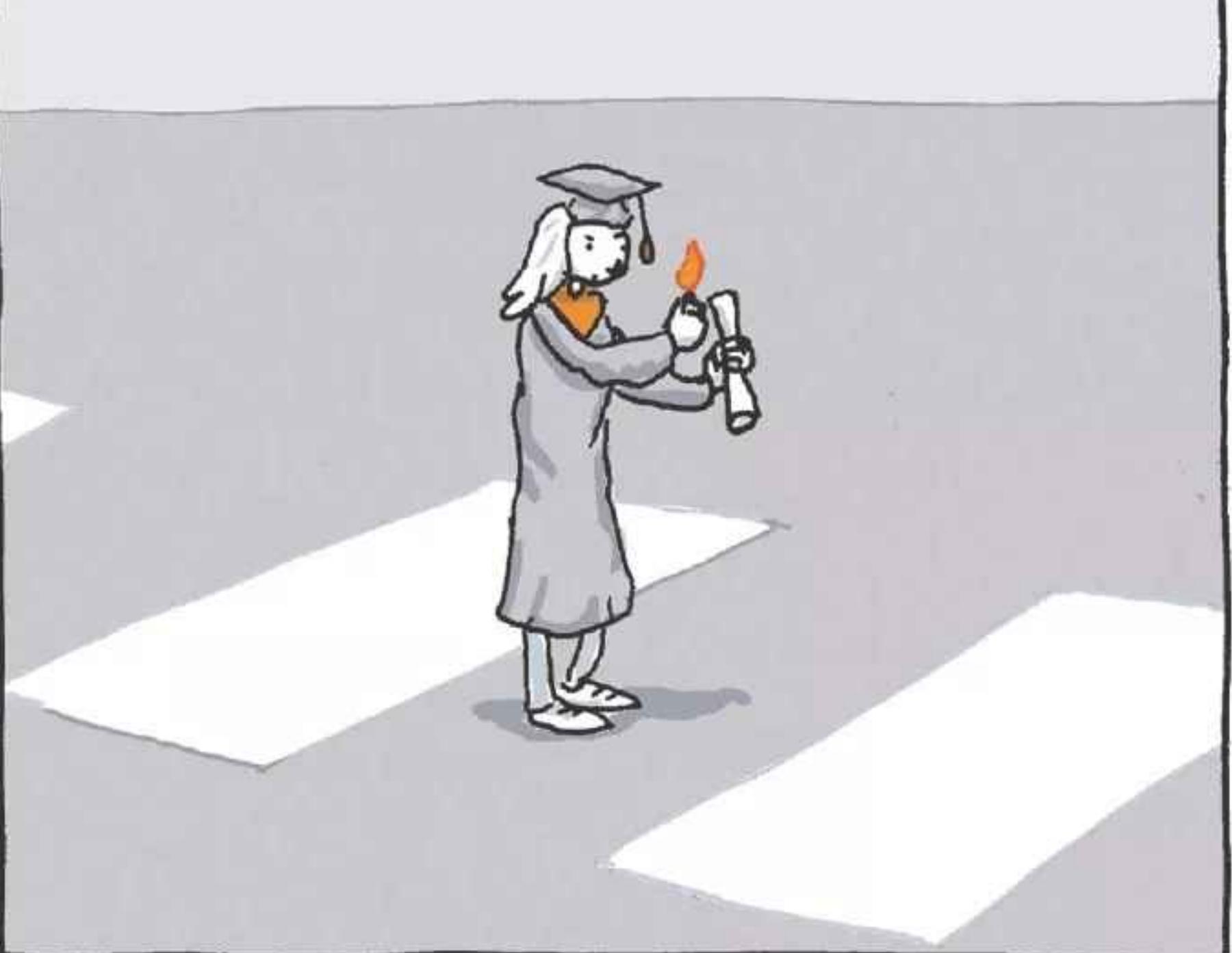
凭借坚持和努力，你终会
抵达最后一环……



然后来到一个再也看不见
圆环的地方。



你应该就此停止跳跃吗？



不！现在你必须自己创造
圆环了！



(选自四川美术出版社《灵感的形状》一书)

西奥德里克·沃勒自小就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一直到他中年。母亲一死，就剩下西奥德里克独自面对这个现实世界了。他这样的人，对哪怕简单到乘火车这样的小事也会感到烦恼和不安。

一个秋天的早上，他在一节二等车厢安顿下来后，仍旧觉得心神不宁。由于约好载他前往车站的马车没有安排妥帖，西奥德里克只得亲自为矮脚马套上挽具。

当火车缓缓驶出车站时，西奥德里克开始想象自己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马厩气味，他的外衣上兴许还沾着一两根发霉的稻草呢。所幸车

厢里除他之外，唯一的旅客是一位大约跟他同龄的女士，对方似乎正在闭眼小憩。还没等列车提到正常的速度，他就异常鲜明地感受到，他并非仅跟那位女士安静相处。他身体上有一个热乎乎的小东西，虽看不见却令他极度痛苦、咬牙切齿地扭动身体。他衣服里面钻进了一只迷途的耗子——肯定是在他给矮脚马上挽具时跑进来的。他偷偷摸摸地跺脚、摇晃，伸出手野蛮地抓、掐，却都未能将那位擅闯者“驱逐出境”。西奥德里克想马上找到办法结束这一切。但是，除非脱掉衣服，他不可能将他的苦恼彻底除去。然而要当着一位女士的面宽衣，

单是想一想就足够让他羞愧得面红耳赤了。

眼下这位女士从各种迹象来看都已睡熟，而那只耗子的前生肯定是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的一员。有时，它会一脚踩空，向下滑落个两厘米左右，然后在吃惊或者更可能是愤怒之余，它竟会张口咬人。西奥德里克被逼无奈之下，一边极度苦恼地盯着他沉睡的女性旅伴，一边迅速、无声地将他的旅行毛毯的两角固定在车厢两侧的行李架上。这样一来整节车厢就被隔成了两部分，在临时布置好的小小更衣室里，他飞快地脱掉一部分衣服。就在那只行迹败露的耗子朝地板上拼命一跃之际，那条毯子滑落下来，碰倒了桌子上的物品。就在此时，被惊醒的女士睁开了眼睛。西奥德里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毯子，一把将它拽到下巴底下，然后顺势倒向角落。

“我想我是感冒了。”他绝望地说道，“我怕是发了疟疾。”他轻轻地打着战——既是出于恐惧，也是想证明自

耗

子

●〔英〕萨基

○冯涛译





俗话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人们视狗捉耗子为不务正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古代，狗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捉耗子。

猫的驯化远远没有狗的驯化早。先秦时期，猫还属于野生动物，逍遥自在地在山林间游荡，跟宠物的概念丝毫不沾边。猫的主食是出没于农田之中的田鼠，而不是家鼠。周朝岁末举行祭祀时，迎请的八种神中就有猫，并且人们将猫和老虎归为一类，可见猫在当时是野生动物。正如《礼记·郊特牲》郑玄注所云：“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那么，鼠患是怎么解决的呢？答案是，训练捕鼠犬。《周礼》记载，周代有“犬人”一职，其职责之一是“凡相犬、牵犬者属焉，掌其政”，郑玄注解说：“谓视择，知其善恶。”贾公彦进一步解释说：“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观其善恶；若食犬，观其肥瘦，故皆须相之。”

捕鼠犬当然也需要“相”。《吕氏春秋·士容》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这条狗显

已。

“我手提箱里有白兰地呢，您能否帮我拿下来？”他的旅伴说道。“绝对不行——我是说，我从来不服用任何药酒。”他向她诚挚地保证。

“我猜您是在热带得的疟疾吧？”西奥德里克跟热带的联系仅限于一位在斯里兰卡的叔叔每年送给他的一箱茶叶，他觉得就连疟疾也在弃他而去了。

“您怕耗子吗？”他冒险问道，脸红得更加厉害了。“除非是成群结队的。为什么问这个？”

“刚才我衣服里爬进了一只耗子，这可真是尴尬死了。”“要是您衣服穿得很紧就好了。”她评论道。

“我只得在您刚才小睡的时候把它弄了出来。”他咽了口唾沫又补充说，“就是为了把它弄出来，我才弄——弄成这样的。”“弄掉一只小耗子也不应该感冒呀！”她叫道，态度轻率，



●许 晖

然自视为追捕獐、麋、野猪、鹿的猎犬，因此要把它后腿绑起来，让它明白自己的职责是捕鼠。

至迟到西汉时期，猫就被驯化了，专门用来捕鼠。唐代，家猫开始大规模地繁衍起来，家家户户都开始养猫捕鼠了。

（狸奴儿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00个日常俗语中的古代社会史》一书）

令西奥德里克非常厌恶。

他全身的血液都凝聚到了脸上，然后，随着头脑逐渐冷静下来，极度的恐惧取代了全然的羞愤。火车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从车厢另一侧望着他的那双眼睛令他动弹不得。

“我想我们快到了。”她说道。

西奥德里克不顾一切地掀掉毯子，手忙脚乱地将散落在地的衣服往身上套。然后他跌坐回自己的座位，衣冠俱全，几乎发狂。列车已经减速，就要停下来了。这时，那位女士开了口。

“您能不能帮帮我忙？”她问，“劳烦您叫一位行李搬运工来带我去乘出租马车。您身体欠安，我还这么麻烦您真是过意不去，但我这么个瞎眼妇人到了站真是寸步难行哪！”

（余 娟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萨基短篇小说选》一书，李晓林图）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影视剧里的坏人，为什么都爱吃甜的

●梅姗姗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比较大？吃根棒棒糖吧。”当电视剧《狂飙》里杀人不眨眼的鱼贩老默从口袋里掏出两根棒棒糖时，某种奇怪的错位，让这个人物的形象变得愈加复杂起来。

用食物隐喻人物，这种刻画手法在影视作品里并不少见。无论是大导演昆汀的电影《被解救的姜戈》里那个爱吃糖果蛋糕、满嘴蛀牙的种植园主，还是《绝代艳后》里奢华无度、爱吃各种甜品的玛丽皇后，或者是《爱尔兰人》里没有冰激凌吃就会发飙的老帕西诺，坏人几乎都很喜欢吃甜食。

甜，这种在日常生活里代表快乐和美好的滋味，怎么就成了坏人的身份标识？

1

中文语境里的甜，很少跟“坏”扯上关系。“甘之如饴”说的是“感觉像糖一样甜”，“甜言蜜语”——即便有点小坏——是在说这个人很会说话……这或许跟我们从古至今都不太缺糖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制糖技艺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麦芽糖的记录，蔗糖加工技术则在盛唐时期被引入，并在适宜种甘蔗的川渝、岭南地区不断发展。清朝后期，甜菜头作为制糖原料也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几乎一直都有糖吃。

西方就不一样了。在欧洲，直到公元1000年，还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蔗糖的存在。他们的

日常饮食以豆类粗粮为主、蔬菜肉类为辅，即便是欧洲王室，充分认识到甜味也是大航海时代以后的事情。而且因为欧洲强国大多地处温带和寒带，不适宜甘蔗生长，所以在殖民者占领热带岛屿之前，蔗糖在欧洲都是绝对稀缺的食材。经历过极度的稀缺，才会有极度的反弹。等到巴巴多斯等盛产甘蔗的热带岛屿被全面殖民并全力生产蔗糖时，糖在欧洲的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癫狂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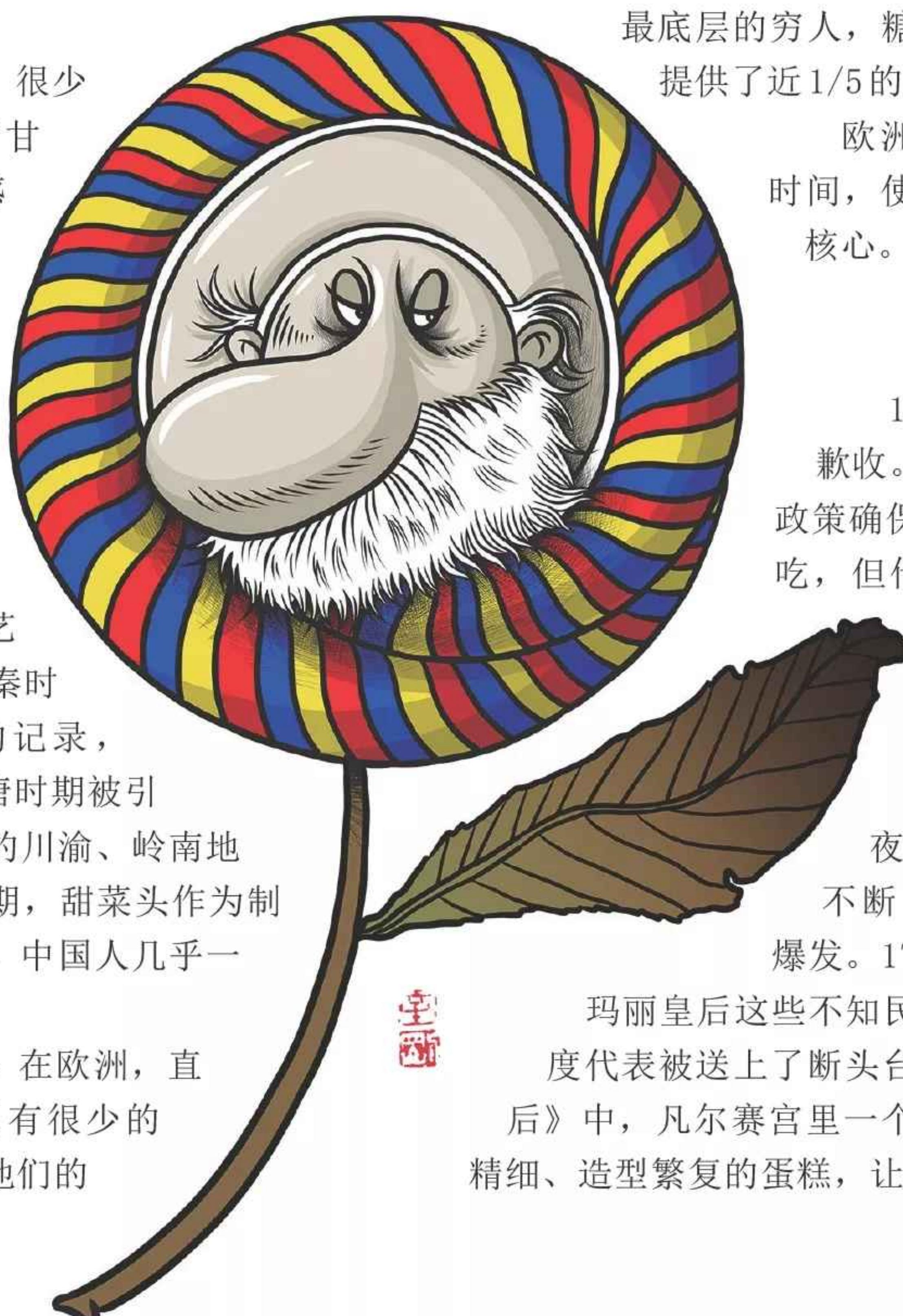
1650年，英格兰的贵族和富翁们变得嗜糖成癖，蔗糖也开始频频现身于他们的药品制剂、文学想象和社会等级的炫耀过程中。最迟到1800年，在英格兰人的日常饮食中，蔗糖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到1900年，即便是英国最底层的穷人，糖在其日常饮食里都提供了近1/5的热量。

欧洲用了不到300年的时间，使糖成为饮食的绝对核心。

2

1774年，法国小麦歉收。国王原本应该通过政策确保老百姓至少有面包吃，但他竟选择提升粮价。

老百姓的不满早已累积多时，又听闻凡尔赛宫里，玛丽皇后夜夜笙歌，香槟甜点不断。1789年，大革命爆发。1793年，路易十六和玛丽皇后这些不知民间疾苦的奢华旧制度代表被送上了断头台。在电影《绝代艳后》中，凡尔赛宫里一个个色彩艳丽、做工精细、造型繁复的蛋糕，让人印象深刻。





法国王室从15世纪起疯狂食用甜食。一场宴会7道菜，从第5道开始出现甜品——水果馅饼、蛋奶沙司、橙子香橡糖果、威化饼干、甜酒、糖雕。直到今天，法国最佳工匠奖的甜品师考核里仍设有糖雕环节，美轮美奂的作品虽不再有洛可可时期的艳丽，却仍能让人从中窥见曾几何时的奢华。糖雕和基于糖的甜品也随着王朝的覆灭，变成了“奢侈”和“挥霍”的代名词。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商人集团更是直接复制了英国的殖民模式。他们将大量非洲人贩卖到美国东南部各地。在那些气候适宜甘蔗生长的地方，一个个种植园拔地而起。导演昆汀的《被解救的姜戈》就是建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虚构故事。无论是莱昂纳多扮演的种植园主的姓氏谐音就是糖（Candie），还是他种植园的名字叫糖园（Candy Land），或者是他满口的蛀牙和随时在吃的蛋糕和糖果，都是对当时奴隶制度和农场主欲望的讽刺。糖在这时被赋予了另一种“坏”：独属于殖民者、奴隶主的贪婪与卑劣。而糖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欧美人对“贪婪”和“欲望”的隐喻。

③

中国人对糖是没有恶意的。《狂飙》里的老默之所以吃棒棒糖，其中包含着糖在发展过程中进化出的现代意义。

18世纪后，糖成了所有人都唾手可得的日常食材。曾经属于贵族的糖雕，逐渐变小变简单，成了普通人家孩子的玩具。而糖作为人类味蕾很容易接受的滋味，也成了妈妈哄孩子吃饭时的法宝。不过此时的糖，只是变成了孩子喜欢的食物，并没有特殊的意愿。

糖成为“纯真”的代名词，需要商业的助力。到了19世纪，随着广告行业的兴起，糖果被广告商利用，被赋予了“纯真童年不可缺少”的内涵，糖果从此跟“单纯”和“美好”画上了等号。

老默的棒棒糖是女儿给他的。在察觉到爸爸有一天情绪状态不太对时，女儿将心比心，把自己喜欢的棒棒糖送给了爸爸，并告诉他，如果有压力，吃根棒棒糖就好了。这时的棒棒糖，为坏人的内心安上了一层难以名状的矛盾感：他杀了很多，但在他残忍冷酷的内心深处，还保留了一丝对女儿的爱。

（茶瓶儿摘自微信公众号“风味星球”，辛刚图）

鸡问

●黄永玉

二月小公鸡，乳毛尽脱，复生之羽仅臀部三数根，自觉可观，乃仪行于道。

一成年公鸡独立瓦垅，雏鸡不识为何物，昂首问曰：“尔其谁？”公鸡侧首视而不答。雏鸡复问：“尔习何技？”亦不答。

雏鸡复问：“尔习何技？”亦不答。

雏鸡怒，弯脖整小肉翅欲作长鸣，反复不得宛转。公鸡啄其弱冠，掷其于墙外曰：“速入托儿所！”

（若子摘自中信出版集团《给孩子的动物寓言》一书）



观人

●刘墉

对外人特别有耐心的人，对家人不见得耐烦，因为他有限的忍耐力已经在外面消耗光了。

对人特别有爱心的人，不见得容易相处，因为他付出得愈多，内心要求报答的就愈多，表面上不说，却迟早因为不平衡而发作。

遇到这种人，要同情他，别亏欠他，而且最好保持美感距离，别成天腻在一起。

（秋水长天摘自《广州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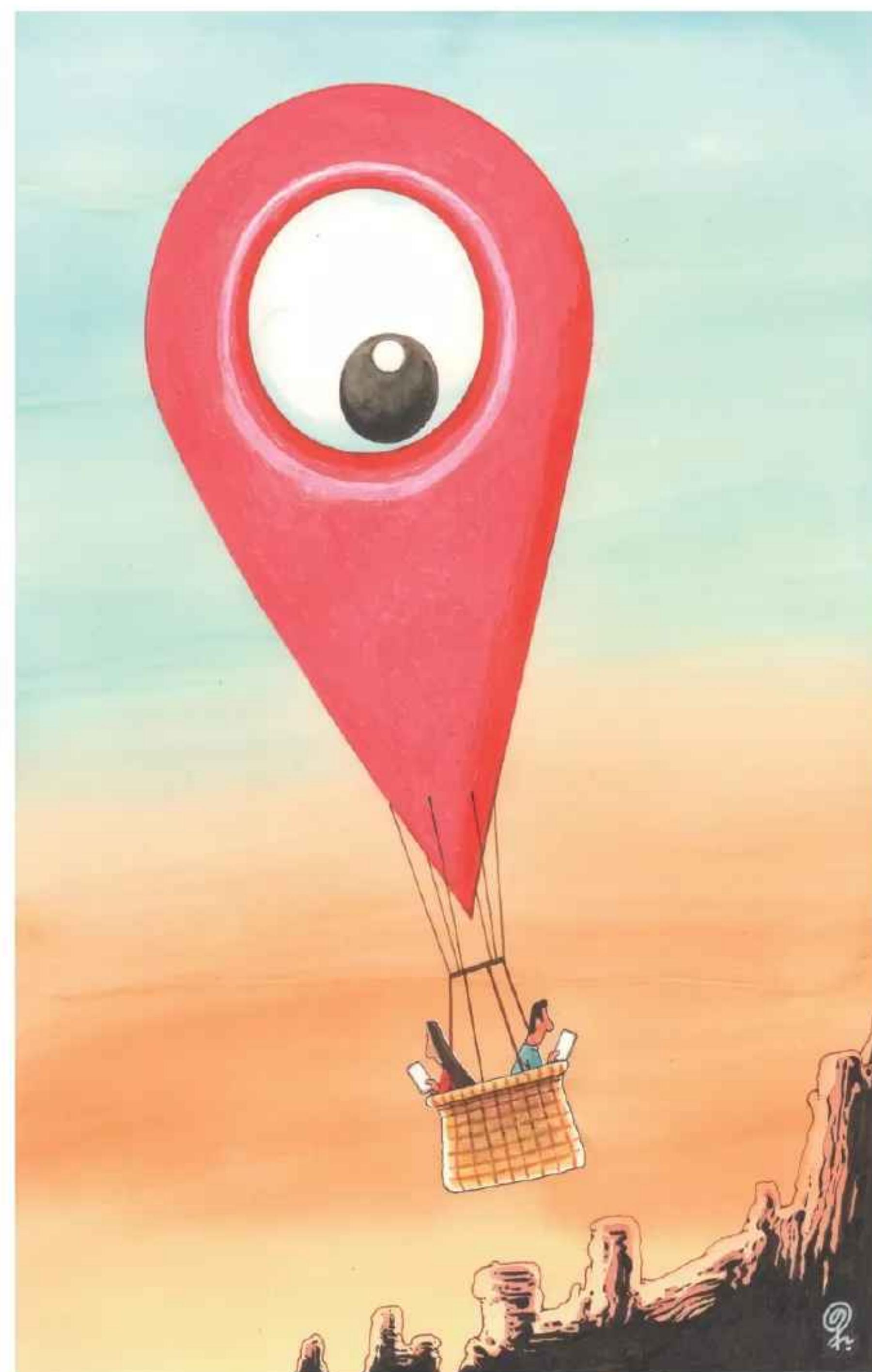
如今，各大互联网平台都显示用户的IP属地，且用户方无法选择开启或关闭这一功能。目前，这些平台公开的用户IP地址归属地，一般只标注到省一级范围。一些用户支持平台强制在前台显示用户IP属地，他们认为网民会因此收敛，比如，在“伪现场”发布的新闻会不攻自破；也有用户表示担忧，认为个人隐私会被继续蚕食。

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和平台建立连接的基础就是IP，收发双方的IP地址必须是公开的，用户的IP信息会被平台服务器记录下来。这也是即使用户关闭设备的定位功能，平台还是能获知IP属地信息的原因。人们担心IP会泄露自己的隐私，担心有人通过这个信息精准定位到个人，或者顺着它撬动自己更多的信息。

IP，网络世界的门牌号

在现实中，人们用经度、纬度标记地理位置；在网络空间里，人们依靠的是IP地址。IP地址，就是IP协议——TCP/IP通信协议——所定义的地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刚开始尝试网络连接时，互联网并不像今天这样万维网(WWW)一家独大，那时出现了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因特网、ALOHA网、阿帕网等不同类型的网络，不同网络之间的信息互通成了难题。于是，有人开始研究计算机网络共同遵守的“语言”。终于在1978年，TCP/IP通信协议被开发出来，所有网络下的计算机都能“对话”了。



顺着IP地址， 他们能找到我家吗

●睿 悅 biu

就可以直接找到你家；但在网络空间里，人们知道了你的IP地址这个“门牌号”，并不一定能找到这台设备的具体位置。因为IP是可以移动和变化的。

暴露的信息，又多了一个

人们在网上暴露的信息太多了，现在又多了IP属地，人们担忧隐私会被一步步蚕食。

如果仅看IP地址，这个担心可能是多余的。即便知道具体的IP地址，查询时显示的也只是国家/城市、经纬度、IP主机名称、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等信息。使用者姓名、准确地址、电话号码等可直接定位到个人的信息，仅靠IP地址很难获得。

但平台不仅仅掌握IP信息，它们获得的多

可以说，互联网本质上就是一个IP地址对另一个IP地址的访问的总和。IP地址往往是被分配的，在某种意义上，用户并不拥有它。具体而言，当你使用家中宽带联网时，运营商会给这条宽带分配一个IP地址，连接在其上的所有设备，同享一个IP地址。而当你使用移动信号访问网络时，则由附近的移动基站分配IP地址，随着你的移动，你获得的基站IP也会不断变化。

无论是运营商、基站还是数据中心，都有真实存在的地理归属，因此其发放的IP地址也如电话区号一般，标示出了这些属地信息，如220.181.22.1——北京电信、210.22.84.3——上海联通。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知道了你的门牌号，



种数据，依旧可以还原一个人的大部分信息。以某主流平台为例，其用户协定中显示，其获取用户的信息包括用户身份与鉴权信息（如自然人身份、账号、基本资料）、使用过程信息（如位置、联系人）及设备属性信息。如果用户使用了特定服务，还会收集身份证号、面部识别特征、支付账号等更进一步的信息。此外，个人在该平台发布的内容、好友关系、活动痕迹等，也属于平台的信息采集范围。

其实，除了隐私，人们还担忧属地信息加上其他信息，会为显示IP属地增加其他含义，比如助长“地域黑”、经由属地信息预设发言立场等。隐私泄露对个人权益造成的侵犯，从来都是综合所得。

我该怎么保护自己

IP地址公开的信息，属于个人信息范畴，尚不涉及用户隐私权。

在网站论坛时代，人们无须登录就能发言，靠IP地址互相辨识。但在今天，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表达欲望和发布量级都急遽增长。在某种意义上，IP并非一个能完全独立出来的数据，它往往和人们的生活信息有着强绑定关系。

在一些介绍“人肉”的教程中，心怀恶意之人只需用一个抓包工具，再给某个人打一个

电话，后者的IP信息就被“钓鱼”了。接着，他们会用IP查询网站对IP进行大致的定位，并将数据导入经纬度解析网站……再到相关网站查询受害者注册过哪些平台，继续在各个平台搜集对方信息。

除了IP，人们有时分享出来的照片也带有位置信息。因为他们在用手机拍照时，往往都默认开启了标示地理位置的功能。所以，在分享照片时注意隐藏位置信息，在手机设定里关闭“精确位置”选项，可以避免不怀好意的人从照片中得知你的具体位置。

另外，你可以在搜索引擎和网络平台上先“人肉”自己，留意自己的哪些信息已经暴露，尝试删去不想暴露的信息。在各个平台上，选择用不同的用户名进行注册，同时避免将密码设置成相同的格式和内容。

最后，提防未知来源的软件，避免安装恶意软件——一旦被入侵，包括个人账号、密码、照片、购物记录、行程记录等个人隐私都会被窃取。

黑客们会对已泄露的用户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并集中归档到一起，搭建“社工库”，并用此牟利。查询和搭建社工库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情节严重的要承担刑事责任。

(犯 花摘自微信公众号“果壳”，毕力格图)

出门在外，全靠基站。我们的手机能上网、打电话，都是通过与基站进行信息传递实现的。由于每个基站覆盖的范围很有限，在高速行进的列车上使用手机就要在不同的基站之间频繁地切换信号。

假设基站覆盖的区域半径是1千米，而高铁的速度动不动就飙到350千米/时，你在高铁上视频通话3分钟，中间就换了差不多10个基站，随便哪个没切换好通话视频就会卡成“静帧屏保”。而且高铁上不光是你，还有几百个用户同时发



高铁上为什么信号不好

● 曾晗

起切换请求，系统更是堵得一塌糊涂。

高速带来的另一个麻烦是多普勒效应。高铁跑得快，意味着信号发送机和接收机之间的相对速度也很大，接收到的

信号就会偏离原本的频率，这将导致基站信号接收性能下降，还会影响系统性能。

此外，目前的高铁列车基本上都是全封闭的金属腔体，你仿佛坐在一个有电磁信号屏蔽功能的盒子里，本

来就容易走丢的通信讯号经过这一道穿透损耗，就更弱了。

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以看出高铁的移动信号优化仍旧任重道远。下次坐高铁的时候，你还是带一本书吧！

(冉冉云摘自微信公众号“湖北发布”)



在秦朝考“驾驶证”需要几步

● 孙琬璐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但凡开车上路，必备机动车驾驶证。在古代，人们多骑马，那么骑马需要“驾马证”吗？

在正式骑马上路之前，古人也得按照规定和章程拿到“驾马证”，而且一点儿也不比现在考驾照轻松。“驾马证”的由来可以追溯到秦朝。秦朝《除吏律》中记载，如果一个人连续四次没有考到驾马的证件，就要被罚做一定的徭役。当然，这是针对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骑兵而言的，如果他们的驾驶技术不达标，会直接影响战局的走向。但是，你也不要以为普通百姓考“驾马证”能轻松多少，百姓“驾马证”考试的流程、内容、标准与骑兵的是一样的，只是少了些限制而已。

在唐朝，除了“驾马证”，还有“牛车证”“驴车证”等，考试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唐律》中提到，驾驶员必须持证上岗。此外，拥有上述“驾驶证”的人必须在官府备案。在有运输需求时，雇主只能聘用这些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不但为政府解决了部分收支问题，而且降低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不过，大家也不要过于高看这些“驾驶证”。



虽然当时拥有“驾驶证”的人少之又少，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美差一件——既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又可获取一定的社会信赖与尊重——可是一旦出了问题，真正承担责任的就是驾驶人员。尤其是那些给达官贵族干活的驾驶人员，如果哪天自己的雇主心血来潮做了什么愚昧至极之事，比如两家雇主想在街头搞一场对飙赛，出事后挨处分的人还是驾驶人员。所以，唐朝的“驾驶证”可以说是一个有效的问责机制，以此约束驾驶人员，使其遵守交通规则。

下面，我们以秦朝的“驾马证”考试为例，看看考“驾驶证”要考几个科目。

科目一俗称马脖子系铃铛。考试时，考官让考生驾马跑起来，马脖子上铃铛发出声音的节拍必须和马蹄的保持一致。

科目二有点儿像现在考的曲线行驶，俗称“S弯”。考试时，考生驾马沿着蜿蜒曲折的河道奔跑，且不能让马蹄沾水，就像现代人考“S弯”时，车轱辘不能碰到线一样。

科目三俗称直线行驶。它与现代的直线行驶基本吻合，就是让考生驾马沿着操场的旗杆奔跑，且不能触杆。

科目四是上路实践操作。多辆马车交叉行驶，且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触碰或剐蹭。当然，不要以为考过了这四项就可以顺利拿到“驾马证”，还有终极考试等着你。

这便是科目五，俗称射杀野兽。考生要驾马把野兽驱赶到指定区域，并顺利将其射杀。看来古人考“驾驶证”，还得附加考个“猎杀证”。

古人考“驾马证”不容易。因为驾驭的牲畜具有不稳定性，容易受惊，所以驾驶畜力车上路——既要遵守交通规则，又要保证行人和车辆的安全——可谓难上加难。

（李金锋摘自《知识窗》2023年第3期，肖文津图）



若要了解一个人，除了去看他的书柜，就是去看他的冰箱。前者，是精神世界；后者，还是精神世界。因为冰箱里面装什么，装多少，怎么装，大多是由精神世界决定的。

于我，有一台松松快快的大冰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最完美的状态，是只存两三天内想吃的东西。这首先需要明确知道自己想吃什么；其次是确保三两天内能吃上、吃完；最重要的，是口腹的欲念相对稳定，上一秒想吃青椒、香菜、八爪鱼，到了饭点儿不会变。以上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妈就常常不知道吃什么，看见什么就买什么，买了没空吃，等有空了又突然想吃别的。所以每逢前来“视察”，打开我的冰箱，她总有一种想把它塞满的冲动，觉得我这日子过得不像话。我也总是严词拒绝，好不容易吃空了些，真不能再装了。等一盒酸豆角、两罐炸酱被放进去，招待我的除了一桌好饭，还有一句“早知冰箱总空着，你不如买台小的”。

浪费吗？不浪费，小了就挤了，大的才有空间感。就比如画画吧，总得有点儿留白。就比如写东西吧，总得起来喝口水，上一回洗手间，再回来坐下。就算不画不写，只以肉身行走坐卧，也难以想象七窍壅塞，内脏之间没有空隙。冰箱亦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腔体——缝隙，很重要；流通，很重要。它是消除一切焦虑的前提。

“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周的智慧，流传下来，常常被误解。费这么多笔墨讲一个故事，真不是为了教人解牛，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机会解牛。那是要干吗？当然是传授养生之道，消除内心焦虑，让人一辈子活得自在

顺畅。

旧时北方寒冷的冬季，大人们常把需要冷藏的吃食直接挂在窗外。大自然成了天然的冰箱。只要窗把手还受得住，只要窗檐下还有一丝空地儿，就会被榨干用净——一日比一日薄得透亮的塑料袋，显出里面支棱的排骨或带鱼尖尖的嘴，或者奶油冰棍儿包装纸的锯齿边缘。

时至今日，冰箱依然保留了某种展示的属性。就像有些人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冰箱贴，有些人干脆拿冰箱当留言板，上面用磁石贴着一个新学的食谱、一个总也勾不完的待办清单、一张写着“我爱你”或者“缴电费”的便条，

或是一张诗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这大概是一种把书柜搬到冰箱上的行为。当然，如果这么写了，这几样东西最好打开冰箱门就能看到。

机器按程序工作，唯有人类的想法每每不循常理，偶尔妙不可言。1948年，美国记者阿特·布赫瓦尔德前往巴黎拜访海明威，同行的一位朋友认真请教：“如果想成为作

家，需要做什么？”海明威回答：“首先，你得给冰箱除霜。”这真正是一个好活计，令人冷静。写不出来别硬写，读不下去就放下，且松松快快过一过生活。

“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什么好吃的、好看的，不必尽数收入囊中。人间不是宝绘堂，还是掂量着办，负担最小而满足感放大。每当想到，仅仅是打开冰箱门，我召唤出的光就比18世纪大多数家庭享受到的总量还多，我的快乐也随之变亮。

(凤楼春摘自微信公众号“大城小事 city and life”，邱 炯图)



冰箱咏叹

●梁 爽

父亲的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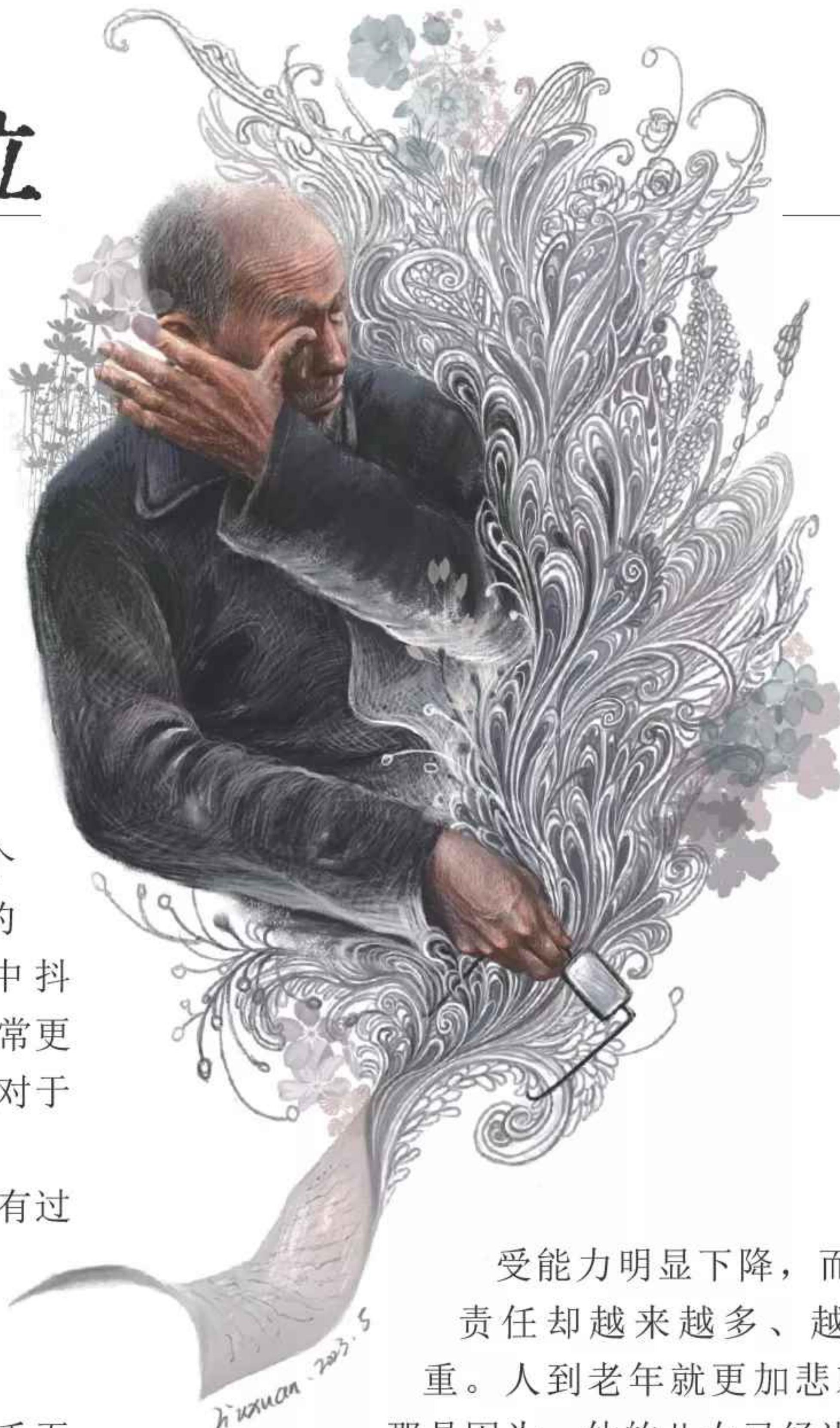
● 么书仪

1994年母亲的逝去，开始让我们频繁地看到父亲的哭泣：在医院、在太平间、在火葬场、在青龙桥墓地，父亲每一次直面母亲离世的现实都会号啕大哭。在母亲去世的最初五年，每一年我们都要去“上坟”五次：清明、忌日、上元、寒衣、除夕，父亲率领我们到坟前给母亲焚香、烧纸。每一次看着父亲在母亲的坟前焚化一大包金纸锭（那是他一个一个叠起来的），看着父亲痛哭时擦不干的眼泪，看着父亲稀疏的白发在寒风中抖动……我们都忍不住落泪，我们落泪经常更多的是因为看不了父亲的悲伤，而不只是对于母亲的追念。

小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之间有过亲密的话语和举动。可是，家里无论多穷，兵马司胡同52号母亲的东屋里，桌子上都会有雪花膏和香粉、粉扑、口红，那是母亲的奢侈品；父亲还会给母亲买一毛五一个（当时，那是很高的价钱）的果子面包（面包里有核桃仁、葡萄干之类的果料）、烤馒头，那些都是母亲所爱……长大以后我渐渐地明白，那些也是父亲对于母亲独特的“爱的表达”。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对于一起生活了整整一个甲子的母亲的亲情，全部化成了长流的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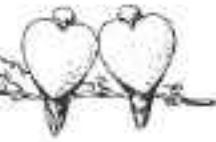
然而，父亲仍然是“坚强”而“自立”的。母亲死后，他选择了自己过日子，他学会了熬豆粥、包饺子、炖肉、炖鱼……他说：“我什么都行，不用你们管。”他炖的肘子非常好吃，葱、姜、大料、酱油等调料，都是严格按照早年他在肉食加工厂做临时工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比例放置的。他用炖肘子招待我们，也把炖肘子带到青龙桥去给母亲尝尝。

我慢慢体会到，“人到中年百事哀”其实不假，那是因为他的机会越来越少，他的心理承



受能力明显下降，而他的责任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人到老年就更加悲哀了，那是因为，他的儿女已经进入盛年，有自信却缺少历练，有勇气却缺少失败的经验，而此时，父母对子女的指挥已经失灵。有时候，老人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却无可奈何——不愿意儿女为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再一次付出代价，特别是无法弥补的惨痛代价。这时候，父亲就越来越多地把他的“忧心”和“无奈”化成泪水。

父亲最担心的是他唯一在外地的儿子，担心他因为择偶不良而生活不幸福，担心他的退休金太少，生活贫困，有了病没钱医治。他担心那个一个人过日子的女儿将来会没有了下梢。他也因为几个女儿“关系不和”而难过，他希望一家人都感情融洽。他尽心尽力地为我的三个妹妹做股票，不厌其烦地对她们讲述“买到最低价、卖到最高价”的原则和诀窍……让他做股票的女儿们都从他那里得到了钱、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年轻时其实很少为自己遇到的困境而落泪，他做行商、做装卸工、烧锅炉、修暖气管道、做和泥的小工、捡马粪、捡槐花、捡马齿苋、下乡种地……一直是能屈能伸的。

他一单买卖挣过几块金条，做一天小工挣过一块二毛钱，一天的工分也挣过三毛三分钱，可是父亲从不怨天尤人。母亲说过：“你姥姥说你爸爸心路宽，什么时候都是‘小车不倒总往前推’。”他的一生都是推着这辆小车往前走，他以为生活的意义就是自己的责任，就是“挣钱”和“抚养子女”。为了养活我们，供我们上学，他什么苦都能吃，只要能挣到钱他就不觉得苦，从没有为自己受的苦难而流泪。生性坚强的父亲，把一生的泪水都集中到了他的暮年。

父亲死后，我在父亲的遗物里看到一张信纸，那是父亲在母亲去世百日那天写给母亲的信的留底，上面写着：

“晴耕雨读”包含一股温润情怀，恬静、清澈，是一种心境的妥帖与安慰，不高雅也不难做，不复杂也不深奥。

它没有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万丈豪气和使命感，也没有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律与刻苦。它是与自然有个约会，去默默做自己应做的、能做的事。它更多地要人实现天人合一，听从自然、尊重自然，既不当自然的主人，也不做自然的奴仆。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这四个字是飘过的一丝茶馨，是静坐与清凉。

天晴了，去播种，用虔诚、执着，用手、用心善待田地里的每一株小苗；雨来了，就转身回屋，持册相坐，若垂

虔虞：

自从你到人民医院监护室之后，又由监护室去往西天，至现在已经一百天了。我实在太想你了，不知你现在在哪里。我给你烧去很多的钱，也不知你收到没有，深以为念。我真诚地希望你用什么方法告诉我你的情况和我们给你的钱你收到没有，托梦也可。你如果到家看我，我非常欢迎你。我真愿意你来看我，你很聪明，也必有灵验。旧历八月十五晚上或八月十六晚上，我给你送钱，地点在高碑胡同35号门前，你去取吧！

祝你好，不要惦记我。

蔼光

旧历八月十三日

父亲在给母亲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是泪流满面的。

父亲一定以为母亲能够收到这封信。

(少年游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寻常百姓家》一书，本刊节选，刘璇图)

晴耕雨读

●冯杰



玉帘，与雨而语。

我记得，在乡下，外祖父每天去田野时都会往肩上背一个箩筐，有时就那样空着。雨天，他会把箩筐放到屋里，让箩筐也躲躲雨。然后他静坐在门槛上，看一册他昔日用粮食

换来的典籍。我一直记着，在一挂薄薄雨帘的后面，是书卷与干草。

外祖父也许什么也没想。

将这种境界引入人生，该又是一种平常栖居的方式，是一种散淡的乡村人家的处世态度。感谢北中原的童年乡村，给我这样一个关于雨、关于乡土与书的透明的片段。

我想对“晴耕雨读”做这样一种读法的析释。

三十多年后，我写了这样一块匾额，挂在院子中门楣之上，每每经过，一抬头就能读到。

很简单，仅仅四个字：晴耕雨读。

(芭蕉雨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文字的虎皮花纹》一书)

1

从大楼出来，我抱着一个装着杂物的纸箱，一路小跑上了车。

雨细细密密地下着，但已没了先前的气势，被夜风拉扯成细软的银丝状，飘飘洒洒地，携着摩天大楼的霓虹，落入十里洋场。

将杂物箱放在副驾驶座上，我靠着椅背，轻轻舒出一口气。不远处的步道上，闪出两个姑娘的身影，她们没有打伞，手拉着手，拖踩着已经湿透的裤脚，在雨幕中嬉闹奔跑，身影越来越小。

随着那身影渐渐远去，越来越小，我的思绪也越飘越远。

10年前我第一次来上海时，也是这样一个雨夜。

2

2012年的寒假，我19岁，在一所二本院校读大一。

放假前两天，我瞒着爸妈，和班里另外5个女生通过学生会，报名去了上海的一家电子厂打寒假工。

那是我第一次出省。

被大巴车载着进入厂区，做了简单登记，领了工牌，通过了进厂须知培训后，我们就被领到了提前分配好的宿舍楼前。一辆堆满垃圾的三轮推车停在楼前，黄色的液体顺着车斗的缝隙滴落，在水泥路上形成了一摊深色印记，空气中散发着尿液、垃圾、方便面等混合后的怪异气味，楼上不时传出打牌声、尖

叫声、摇滚乐声……

我们几个站在楼前，谁也没敢上前一步。

最后，我们咬牙决定在外面租房住。

当天晚上10点，我们带上自己的被褥，冒着小雨一路狂奔，搬进了小屋。屋里只有一张床，床上可以睡3个人，床两边打地铺能挤3个人，我们决定轮流睡床。

简单收拾好行李，关了灯，我们已经累得没有说话的力气。那晚，窗外丝丝缕缕的冷雨，浸润着郁郁沉沉的清梦。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到一种一无所有的自在。

3

第二天，没有任何准备环节，我们开始了岗前培训。

一个个看起来毫无差别的车间，将厂区变成了一座庞大的迷宫。为了今后不迷路，不迟到，我只好趁大家吃饭的时间多往返几趟。培训中，一个看似简单的排线穿孔动作，我始终不得要领，只好在大家下班后，一个人留在工位上一边练习，一边偷偷抹眼泪。车间里24小





时开着的排风机将外面的潮湿阴冷带进车间，我常常担心自己会因此感冒，甚至误工……

时间就在我时而感到惶恐不安，时而责怪自己笨手笨脚中悄然逝去。

转眼便到了春节。厂里放3天假。我们几个商定，跑这么远来到上海，不能浪费一丁点儿时间，于是决定试着找一家酒店打打短工。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中介带我们去的是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

经过简单的培训，我们同一批50个人被分在后厨帮厨和传菜。我和另外两个女生，一上来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活儿——为一道叫“火芽银丝”的菜备料。首先选出长短粗细均匀的绿豆芽，掐头去尾，然后把细细的火腿丝穿进绣花针眼，再将绣花针穿过细长的芽身，将火腿丝塞入豆芽。

“干得不错，你们俩跟着她学，看她的手法。”领班夸奖我时，我先是受宠若惊，而后心中窃喜，庆幸自己在流水线上做了大半个月的排线穿孔，不承想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即便如此，那天四五个钟头下来，我们也才将准备出来当天要用的3盘的分量。

4

华灯初上，客人陆续进入酒店。突然，领班急匆匆走过来问，有没有学中文的大学生。我和另外一个叫玲子的女孩小心翼翼地举了手，然后就被领班拉上楼交给了贵宾厅的经理。临走前，领班特意交代我们：“这是贵宾包房，好好

表现，是有红包的。”

雅致的中式贵宾包房，分成里外两间，外间用来备餐。我们准备的，是40多人的家庭年夜饭。

四喜烤麸、烧鲢鱼、清炒虾仁、红烧狮子头、罗汉斋、烩塌棵菜、东坡肉、炒鹑春松、蓬蒿炒肉圆、暖锅……经理向我们介绍一道道菜品。而我的脑子已被各种菜名占据，心里一遍遍重复，生怕上菜时念错，哪还有工夫记哪道菜是鲁迅先生菜单上的私房菜，哪道菜是当年郎静山的最爱。倒是那盘火芽银丝让我印象深刻。

宴席之上的宾客大多是文化人，席间言笑晏晏，透着几分不落凡俗的文雅气。

酒过三巡，新春致禧过后，有人提议按座次行令，大家玩起了酒席上的游戏。席间，一句句古诗词此起彼伏，有些我以前听过，有些很生疏。

5

中途，有人提议让一位中年男人作诗助兴。他起身拱手求饶，但大家不愿就此作罢，一旁的晚辈更是跟着起哄。

“那这样吧，正好上午我回了趟老校区，故地重游，脑子里还真有个上联，你们几个起哄的小辈，谁要能对出下联，我便好好敬他一杯！”

经理早已在一旁的花梨木书桌上备好了笔墨纸砚，吩咐我和玲子过去。

只见那中年男人在宣纸上写下：

他年曲径通幽，春百花，夏嘉木，秋红叶，冬寒英，上无邪而下规矩，皆可风、雅、颂中寻意趣。

中年男子写完念了一遍，对在一旁展纸的我和玲子说：“你们谁会写毛笔字？麻烦他们对下联的时候，代为抄写。”

“我可以！”玲子马上接话，然后看了我一眼。我们俩都知道，字写好了很可能拿到一个大红包。

在场的年轻人很快便有人应对。

“他年曲径通幽，我对吾生学海无涯！

“那春百花，夏嘉木，我对山迤逦，水浩渺！

“秋红叶，冬寒英，我对烟微茫，霞旖旎！后边的还没想出来！”

“扑哧”一声从身边的玲子嘴里发出，显然那句“还没想出来”逗笑了她。

“你笑什么，难道你能对出我二叔这位大教授的下联？”刚刚说“还没想出来”的男生有些生气地说。

这话一出，玲子明显呆愣了一瞬，然后赶紧摇头。显然，她那不经意的一笑，冒犯到了客人。

“你，”那男生看向我说，“去叫下你们经理。”

事已至此，我有些蒙地转身，并趁着这个当口，拿下别在上衣口袋的笔，在随身携带的点菜本子上写了一行字，匆匆塞给玲子，出去找经理了。

站在贵宾包房外的经理听我说完屋里的情况后，只说了句“我来处理”，便进去了。

“你逞什么能！”领班压抑着声音，我感觉他的手指都快戳进我的脑壳了。

“没事，小孩子间的胡闹罢了。”这时，一道温和轻柔的声音传来。我抬起头，看到经理出现在门边，身旁是一位50岁上下、气质优雅的女士。我一眼认出，她坐的是主位，席上众人都叫她“大姑”。

与此同时，我感觉一只手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有些不知所措地低下头，眼里升起了一团水雾。泪眼模糊中，那只白皙修长的手上，一抹金黄中的点点星芒，竟奇妙地让我的心慢慢平复。

“吾生学海无涯，山迤逦，水浩渺，烟微茫，霞旖旎，天沧浪兮地寥廓，都在仁、信、义里作文章。”依旧是那道温柔的声音，“大姑”念的正是我给玲子写的那段话。

说完，她又补充道：“这对你对得很好。”然后，她将一张名片塞到我手里，说：“年轻就是要多历练，慢慢体会慢慢学，会受益终生的。”

6

“当当当”，我降下车窗，一张青涩秀气的脸庞出现在我眼前，是我带了两个月的实习生未未。

“刚看您下楼，我就追过来了。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这是我折的幸运星，希望给您带来好运！”未未一边说着一边将玻璃小罐塞到我手里。接着，她不等我回应，就匆匆向我挥手，再次跑入雨

幕。

“你也加油！”我看着未未渐行渐远的背影，向她道别，然后将车子启动，慢慢驶入车道，两边的路灯和行人往后退去。

那个除夕夜，当我们从酒店出来，已经是11点多。“姐妹们，跑啊！”6个“野丫头”手拉着手发了疯一样地跑着、笑着、唱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一路，一天的兴奋根本无法褪去。

当我们嬉闹着来到出租屋前，却看到房东阿姨正蹲坐在我们房间门前，她身旁散落着几个空的啤酒瓶。

“过年好！”听到我们的声音，她抬起头，对着我们举了一下手中喝了一半的啤酒说道。往日总是满脸刻薄的房东，如今喝得醉醺醺的。我们只好先将她扶起，搀回我们的房间。

“我要不是看在你们是学生的分上，才不会便宜200块的……我男人没了，也没个孩子……这大过年的，真是冷清呀……”絮絮叨叨，哭哭啼啼，一直到凌晨两点，房东才晃晃悠悠地走了。

睡前，我在被子里打开了酒店给的装有日结工资的信封，一共是400块钱，整整多出200块。经理交给我的时候却什么也没说。

两周后，假期结束了。因为房东除夕夜“大闹”出租屋，我们原本准备“报复”她一下，想着退租时往锁芯里塞点儿东西，但后来商量的结果是凑了200块钱放在了桌上。

7

在路口等红灯。我将车停在斑马线前，人群如潮水般穿过马路，脚步匆匆。路灯透过交织的人影，照在风挡玻璃上，射入车内，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上，一道流光映入眼帘。

2022年元旦，在豫园老铺黄金，我无意间看到了一款名为“繁星”的黄金点钻戒指，“大姑”手上的那抹星芒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心中一颤，然后买下了它——作为礼物，送给在上海奋斗了10年的自己。

毕业后，我试着打通了那张名片上的电话，来到上海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做了一名编辑。几年后，我成了这家公司的内容总监。在写专栏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当初的点点滴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此后的很多年里，我每每碰壁或走投无路之时，心里总会涌起一股力量，帮我悄然化解蜂拥至眼前的狼狈，这股力量肇始于一场风雨如晦的泥泞和滂沱之中。我孤身走在风雨中，全身被打湿，方向不明，前途未卜，孤立无助。

今天，我正式递交了辞呈，准备与合伙人创办一家公司。

红灯还在读秒中，我将未未送给我的那罐幸运星摆在面前。车外是灯火辉煌的浦东夜色，车内是霓虹灯下的点点繁星。

(勾犇图)



在我出生之前，我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大姐、大哥、二哥和二姐。据说爸妈最初的人生计划，就是养育四个孩子，最好两男两女。现在目的达到了，自然不会再有我的降临。所以直到前些天，二姐还摸着我的头说：“多亏当年老妈坚持，不然哪还会有这么好的弟弟？”二姐所言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二哥悠悠在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妈妈为此受了刺激，一口咬定悠悠哥还在人世。正是因为摆脱不掉丧子之痛，所以妈妈才怀了我。二是妈妈怀我时已经三十多岁，那时算高龄孕妇了，身体又不太好，妈妈动过不要我的念头，当时爸爸

在外地学习，有一次妈妈甚至都上了手术台，最终还是被拉了下来。这样才有了我的诞生。

我出生后不久，爸爸学习结束回到家中。爸爸被哥哥姐姐们围着，好一阵子亲热。突然妈妈说：“里屋还有一个小四呢，你还没见过。”这时爸爸才想起我来，妈妈对爸爸说：“你不在家，还没给小四起名字。”爸爸说：“已经有一群孩子了，就叫小群吧。”直到此时，我才算是“名正言顺”。

后来，外婆对我们家兄弟姐妹的名字，有过一段评论。大姐叫安娜，大哥叫小平，外婆说，安安稳稳，和和平平，都是好名字。二姐小时候爱哭，爸爸给她起名字叫小勇，希望她能勇敢一些，外婆也说很好。只是那位早逝的二哥，名字叫悠悠，外婆说这个名字不好，悠悠，多不安稳啊。但她说，小群这个名字不错，兄弟姐妹互相扶持，将来一定会幸福。外婆的

话没有大道理，却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后来我的儿子毛毛，他的名字是他外公起的，让人想到一根洁白的羽毛，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飘荡。毛毛成年后，果然喜欢独处，喜欢四处游走。我们留不住他，还开玩笑说，都怪当初没给他起一个安稳的名字。

我出生时，左手的虎口处，即大拇指根部，长着一颗小豆粒大小的黑痣，北方叫痦子，深深地印在皮肤之中。医生开玩笑说：“这个孩子丢不了了。”后来妈妈也对我说：“这个黑痦子是妈妈送给你的记号。”由于我是左撇子，做许多事情都用这只手，虎口处经常会被磨破，时

而那个黑痦子的颜色也会变淡，但慢慢还会恢复过来。

我十八岁中学毕业，跟随知识青年大军下乡务农。有一次干农活，我弄得满手血疱，虎口处几个大血疱高高鼓起，弄破了又长出新的血疱。后来大块的皮肤渐渐脱落，长着痦子的那块皮肤也坏掉了，皮下露出嫩嫩的新肉。我仔细观察，那个黑痦子不见了！当时我很失落，还打电话对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您给我的那个痦子没有了。”

过了一段时间，伤口长好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个痦子又从新肉上浮现出来，当时我高兴得几乎泪流满面。直到现在，那个黑痦子还在，只是三十年前妈妈去世后，它的颜色越来越淡了。

（南乡子摘自华文出版社《书后的故事》一书，黄思思图）



名字与痦子

● 俞晓群



我密切关注过细雨
进入茎叶的方式，它似乎从一株植物的内部
修改了它的色彩，我经常看到花朵说出的
全部供词：曼陀罗、墨兰、牡丹……
我敢肯定，一定有一些外部的力量
进入了事物隐秘的内心，这样的修改
是无声的，就像一个少年
被岁月的暗河修改成瀑布
又被时光的暖流，敦促成雨点
我也由此学会了
对每一个清晨和暮晚的修改
直到把世界变成一个人的梦

(四和春摘自《诗歌选刊》2023年第2期)



诗笺

被修改的事物

●冀北

